
[日]新海 诚/原作 [日]加纳新太/著
[日]田中将贺 朝日川日和/绘 枯山水/译
你的名字。
Another Side:Earthbound
百花

你的名字

Another Side: Earthbound

生活在东京的高中男生泷，以及生活在乡下小镇的高中女生三叶，以做梦为契机交换了灵魂。泷对女孩的身体感到陌生，对未知的乡下生活感到困惑，但还是逐渐习惯了这种感觉。他想更多地了解这具身体的主人——三叶，而“三叶”不同寻常的举止也让身边的人逐渐生疑……


上架指南：流行文学
ISBN 978-7-5500-2110-5
9 787550 021105
定价：38.00元

你的名字。

Another Side: Earthbound

[日] 新海诚 /原作
[日] 加纳新太 /著
[日] 田中将贺 朝日川日和 /绘　枯山水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的名字。= Another Side:Earthbound / (日) 新海诚, (日) 加纳新太著 ; (日) 田中将贺, (日) 朝日川日和绘 ; 枯山水译.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2

ISBN 978-7-5500-2110-5

Ⅰ. ①你… Ⅱ. ①新… ②加… ③田… ④朝… ⑤枯… Ⅲ.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Ⅳ.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9331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14-2017-0029

本书为引进版图书，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故本书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特此说明。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书　　名　你的名字。Another Side:Earthbound
原　　作　［日］新海 诚
著　　者　［日］加纳新太
绘　　者　［日］田中将贺 朝日川日和
译　　者　枯山水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游灵通　程　玥
特约编辑　马佳林
美术编辑　周文旋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印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6.375
字　　数　127千字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书　　号　978-7-5500-2110-5

赣版权登字：05-2017-49

earth·bound

① （树根等）紧紧地附着在地面上。

② （鸟类等动物）无法离开地表：an ~ bird 一只不会飞的鸟。

③ 为世俗所束缚的，过于现实的；缺乏想象力的，无趣的。

earth·bound

（宇宙飞船等）驶向地球。

（摘自《新英和中辞典（第7版）》研究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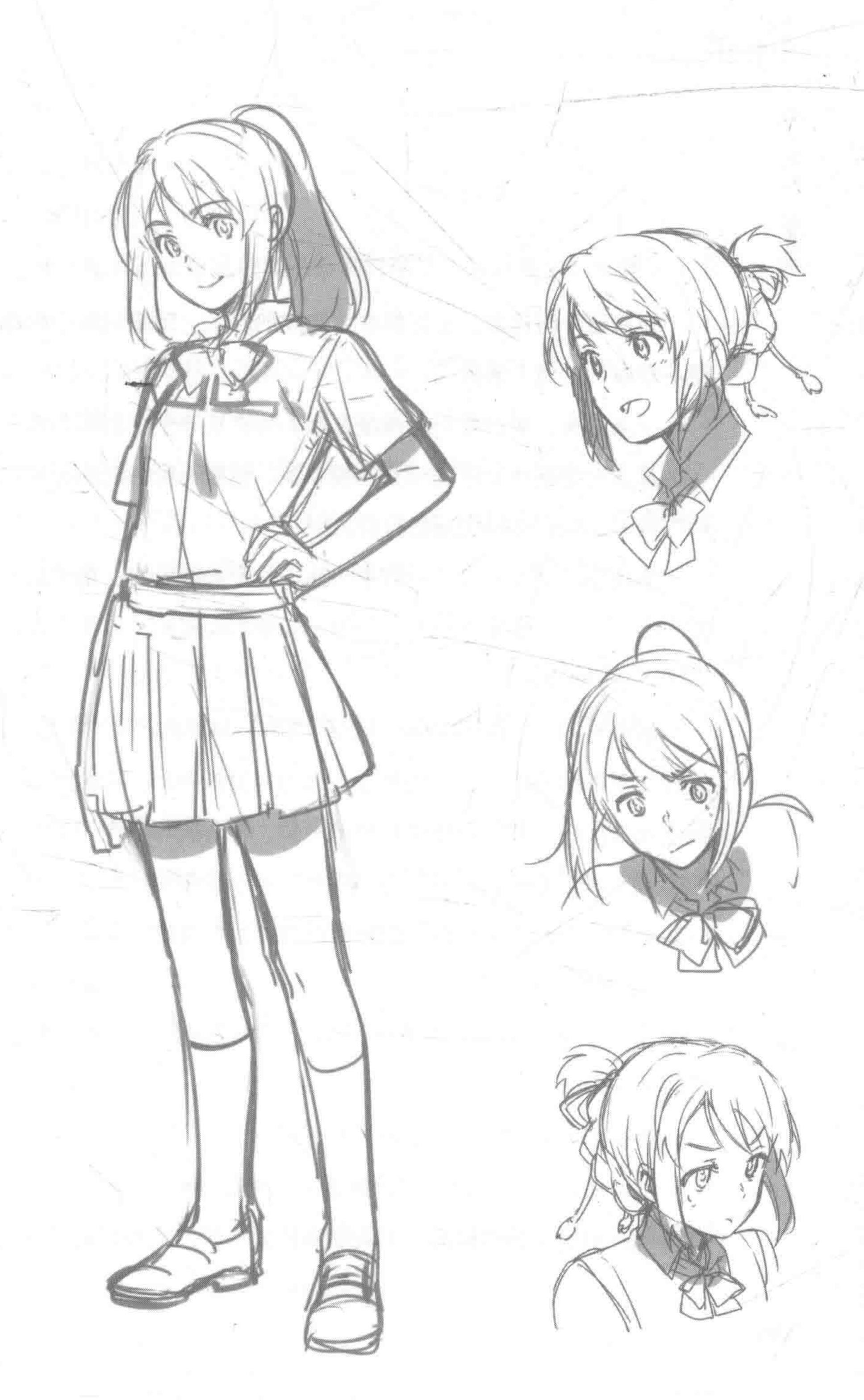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contents

第一章

有关文胸的一些考察



1

光从窗外泻进来，正好洒在立花泷的脸上。闭眼沉睡中的他觉得不舒服，便皱了皱眉头。

一皱眉头，他的意识便逐渐苏醒。每次从睡梦中醒来，他都有一种从水底渐渐往上浮的错觉。隔着窗，他能听见庭院内树枝摇曳的声响，如同水波轻轻地拍打着堤岸。

他慢慢感受到了自己的体重，由于整个人躺卧着，他的后背被重力牵引着。只要睁开双眼，新的一天就周而复始，容不得挽留。

不想睁眼。

他暂时陷入了似醒非醒的状态，身体轻飘飘的，像浮在半空中。这种介于苏醒和休眠之间的状态不知为何挺舒服的。啊啊，真希望能永远这样……就在他如此作想的时候，他的胸口萌生了某种不祥的感觉。准确地说，那所谓的“不祥”就浮现在他的胸口上方。

蒙眬之中他吓了一跳，随后意识到什么，挤出一句话来：

“今天是哪边？”

惊讶之余，身体不由得一阵摇晃。那一瞬间，强烈的不协调感传遍他的全身。

他震惊于自己的身体是那么单薄。

也就是说，原本覆盖在骨骼之上、构成身体的肌肉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某种柔软的、不太靠得住的东西，这种模糊的感觉让

他的心仿佛揪紧了。

“呜哇哇！”

泷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极不协调的感觉，如弹簧一般从棉被中坐起身来。

他快速环顾四周，这里是一个约十平方米的日式房间。

他对这个房间已经很熟悉了。

铺着榻榻米的房间里摆放着用于学习的桌椅。第一眼看到时，他的脑中顿时浮现出野比大雄的房间。他深感惊讶，心想：原来世上真的有把课桌放在榻榻米上的房间啊。不过，这个房间还放置着众多小物件，并不像大雄的房间那么单调无趣。墙边靠着一面长身镜，长押[①]上挂着女生的校服，百褶裙熨得一丝不苟。泷很清楚，一打开壁橱就能看见塞得满满当当的衣服收纳箱，想将棉被塞进去可得费一番工夫。

这是女生的房间。

窗外的树叶微微摇晃，照进房间的阳光也随之摇曳。他对这个房间的总体印象是“绿色”。这并不是说照进房里的是绿光，只是整体的氛围就是如此。

泷扫视着室内好一阵子，试图将环境的现实感与身体的非现实感重合起来。

“又来了……”

弄清楚状况的那一瞬间，泷的额头突然冒出汗来，濡湿了长长的刘海。他觉得有些不适，猛地摇晃了一下脑袋，脖子后面随即传

① 注：日式建筑的一种结构，柱与柱上端的连接部分。

来长发的触感，令他后背发寒。

泷抬起右手，张开手指，握住自己的左臂。

胳膊上的肉摸起来太过柔软，他不禁吓了一跳。如此柔软的胳膊还能履行应有的机能，实在不可思议。肌肤的质感也好，肌肉的构成也罢，都有些不对劲。不对，应该说这具身体总体上就和他既有的认知有所出入。这并非男人的身体。

这是女人的身体。

今天醒来的时候，他的身体又变成了女人的。

他做了一下深呼吸，然后缓缓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仅仅如此，他便意识到:身体的肺活量和以往不同。

——真是够了……

今天也得化身为女高中生，在陌生的小镇上度过一整天了。化身为不认识的女高中生，在一群陌生人之中小心度日，以免破坏本就陌生的人际关系——这着实给他带来不少压力。

而且……

——又是这具身体啊。

这具身体操控起来相当不易。

首先步幅差距太大，他常常走得急不可耐。

身体的重心也和原来不同，行动起来容易踉跄。脚踝太过纤细，感觉稍有不慎就会折断。

不只是脚踝，这具身体的每一处地方都很纤细。

他甚至担心一不留神手臂就会骨折。

他不清楚这具身体能经受多大的折腾，因而心生恐惧。

泷想着这些事情，同时用双手小心翼翼地触碰着这具纤细的身体，全身摸了一遍。他需要通过触感确认自己此刻正身处他人的躯体之中，否则很难说服自己这一切都是事实。

他一一确认了身体各处，之后将双手移向胸口。稍作迟疑后，他用手掌缓缓地按住了睡衣里隆起的部分。

掌心感受到极为轻微的反弹，带有些许弹性的胸部凹下去后变了形。

泷马上弯起所有手指，轻轻地握住了那隆起的部分。

嗯。

还蛮有料的。

虽说不是巨乳。

虽说没有那种摇摇晃晃、波涛汹涌的感觉。

虽说没有那种一把抓住后猛地放手就会砰然下坠的重量感。

但是——

哦，这就是胸部呀。

这还是足以让他连连点头，感叹人体的神奇。

嗯。

足够了。

这种大小，这份触感，足以让他欣喜。

泷一脸正经地揉着胸部。

每次这么做，他都莫名地感到放松。

他觉得这种不像话的状况实在很可笑，仿佛有个人在他的耳边说“开开心心地揉吧”。

他一边揉胸，一边在脑中不断地呢喃着“胸部，胸部，胸部”。等到他掌握了节奏后，事情便变得有趣了。

胸部，胸部。

握住，放开。握住，放开。

哇——

胸——部，胸——部。

泷觉得自己的行为未免太傻了，不由得笑出声来。

一番自娱自乐后，他挪开了双手。再继续下去就过火了。所谓的“过火”是指他会刹不住车。该怎么说呢，他觉得前方有一个不可触碰的开关。就好比喜剧电影里，脑子不太对劲的总统在秘密基地中突然伸出食指想按下按钮时，被身边的人全力阻止了的那一幕。没错，就是那种看起来非常危险的红色按钮。

——而且，要是被三叶知道了，我可没好果子吃。

泷觉得有些愧疚，茫然地环视着室内。突然一阵提示音响起，他猛地哆嗦了一下。

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那是几年前发售的全屏款式。

他拿起手机，看到了三叶留下的信息。手机里有一款APP，每天会在固定的时间显示文本备忘录。

——这家伙是考虑到和我交换灵魂的情况，才专门设定了每日提醒吗?

内容和往常一样，是对各种规则的确认。

<三叶 to 泷！>

绝对不准洗澡！

不准看·摸身体！

坐的时候要双腿并拢！

不准碰其他男孩！

也不准碰女孩！

此外，她还追加了其他事项——

还有，绝对不要用我的身体胡作非为。另外，我想你应该也很清楚，如果你敢走进女子更衣室，我会采取某种手段报复你的。

好可怕！

泷条件反射地拿远了手机。

这已经不是留言了，是威胁吧。

在这段时间里，他的身体同样也任由她支配，他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如此一来，他便彻底被她钳制住了，只能谨慎行事。

三叶是这具身体真正的主人。

具体来说，这事非常莫名其妙（泷自己也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居住在东京都千代田区六号街区的高中男生立花泷和居住在岐阜县Z郡糸守镇的高中女生宫水三叶，目前会周期性地发生人格的相互转移。

说得简单一点就是，两人会时不时地交换灵魂。

如果这样还是不明白，不妨去看看大林宣彦导演的电影《转校生》[②]，或者看看山中恒的小说《我是她，她是我》，大概就能有一个初步的概念了。

交换灵魂的频率大约是每周两到三次，日期完全随机，触发的契机是睡觉。

早上，泷的意识会在宫水三叶的身体里觉醒，而三叶的意识会在立花泷的身体里觉醒。一直到当天晚上两人入睡为止，这种状态都会持续。不过一觉醒来之后，一切又会恢复如初。

白天瞌睡一小会儿，灵魂交换似乎不会因此还原。这是泷在上课时打瞌睡后得出的结论。

第一次发生灵魂交换的时候，泷以为这不过是一场过于真实的梦。他本以为自己只是步入了梦境，在睡梦中变成了不认识的女人，在陌生的地方生活。

可一切未免太过真实了。

陌生的风景过于生动，听见的声音过于清晰，触感也十分明确，登场人物的行为模式合理得有些过分。

他甚至不经思考就能在笔记本上画出人物关系图。

他在梦中变成名为宫水三叶的人物，度过了一整天的生活。这样的梦不断持续着。

如果只是这样，泷或许会去找学校的心理咨询师谈谈，看看对方对这持续不断的怪梦有什么看法。要是这样事情就能解决，那倒

② 注：大林宣彦“怀乡三部曲”的开道之作，讲述了一对青梅竹马互换身体的喜剧故事，改编自小说《我是她，她是我》。

也还好。

可他渐渐觉得情况越来越不妙，因为他发现，每次在梦中度过一天，记忆也会相应地跨越一天。

当他梦见自己变成了宫水三叶，周二的次日便成了周四。

他还在打工的店里闯了祸，而他并不记得有这回事。

学校的授课内容也以天为单位从记忆中消失了。应该说，他根本不记得那天去上过课。

简直就像看漏了一集电视剧。

不过，若真的只是如此，去一趟专科医院多半也能解决了。真是的，要真的这么简单就好了。

泷在一本不知何时得到的笔记本上看到了陌生的字迹。

不对，说“陌生的字迹”其实不太准确。准确地说，他其实在梦里见过那种字迹。

那和宫水三叶笔记本上的字迹完全一致。

——在我发现问题时，那家伙也注意到了字迹的不同吧。

最关键的是，手机的日记APP里记录了每个缺失的日子里发生的各种事，而且用了相当欢脱的语气。

日记结尾的署名是“三叶”。

那天早上泷在自己的房间里醒来时，左前臂内侧用油性笔写着“三叶”两个大字。他很好奇为什么后面没有来一句“到此一游”。

到了这种地步，两人不可能还意识不到有对方这个人。

也就是说，这并非梦境。

宫水三叶并不是虚幻世界里的登场人物。

她和她身边的世界都是真实存在的。他的灵魂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她的身体，与此同时，宫水三叶的灵魂也进入了他的身体并四处活动。

对此，立花泷最初的反应是：

“真的假的？”

另一方面，宫水三叶通过手机的备忘录功能传达的第一条信息则是：

变态！

“我才不是变态！”泷第一时间在那条备忘录下方写道。如果我有意窥探女生的生活，那么被骂变态倒也无话可说，但这完全是不可抗力。谁想陷入这种麻烦至极的状况之中啊！

他飞快地打字表示抗议。

你都能肆意摆布我的身体了，不是变态是什么？

等到下一次灵魂交换时，三叶的回话却不容置喙。

什么叫“肆意摆布身体”啊？

这家伙难道没有意识到自己说了非常下流的话吗？

经过一段时间后，泷根据既有的少量信息，大致勾勒出了宫水三叶的人格形象。

——那家伙其实挺蠢的。

泷从棉被里站起身来，脱下睡衣扔在榻榻米上。比起揉胸，泷脱衣服时更觉得亏心。他从长押上取下校服换上。裙子这种可怕的

东西居然连皮带都不需要，只靠挂钩和拉链便能固定在身上。他常常惊讶于此，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腰部曲线”吗？接着，窄窄的、小小的白衬衫也顺当地套在身上，每一颗扣子都能好好地扣上，这个过程也让他不胜感慨。

对于这种事情，泷都会大吃一惊。

他拢起长发，用橡皮筋扎好。三叶本人应该会将头发扎得更精致吧，但对他来说这样已经是极限了。

穿戴好一切装束后，他勉强自己振奋起来。

不管怎么样，今天一整天他要扮演女生的角色。

要是不给自己鼓劲，他会过得很沮丧。

“你是谁？”

他怕别人会突然板着脸这么问他。要是真的被问了，恐怕他的心脏会停止跳动。

一直以来他观察着身边其他人的反应，在迷糊之中也逐渐了解到宫水三叶的言行举止是什么样的风格。

虽然大致摸透了，但想一整天都维持那种状态还是十分困难。还没到中午，他就露出了各种破绽。不知不觉中，他说话时便成了男生的口吻，其他同学顿时大感意外。他时常反省，但就是改不过来。

或许我还需要调整一下。

“啊，对了。”

泷注意到眼前就有绝佳的练习脚本，那便是三叶留在手机里的备忘录。那些内容可以视作宫水三叶言语风格的文字范本。他只要

能将这些话自然而然地念出来，就不会有破绽了。

试试看吧。

“……还有——绝对——不要用我的身体胡作非为！”

他觉得自己说得实在生硬，活像业余剧团的非专业表演。

“另外，我想你应该也很清楚！如果你敢走进女子更衣室，我会采取某种手段报复你的！”

泷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凶狠一些，但三叶的声音实在谈不上有什么魄力。

他又试着念了两三遍，越来越觉得自己像傻瓜，便停了下来。突然，他察觉到有什么动静，就四处张望起来。果不其然，有一双小小的眼睛正透过微开的拉门缝隙窥视着他。那双眼睛眨巴了一下，眼珠子滴溜溜地转着。

“呜哦！”

泷大声叫了出来，用的还是他本人的语气。在昏暗的日式房间里被人这么盯着看，就像走进了横沟正史笔下的民俗恐怖世界一样。

那是妹妹四叶。她和姐姐三叶相差好几岁，现在还是小学生。拉门稍稍拉开着，小学生站在门的另一边，正歪着嘴皱着眉，如同虾一般弓着背，一边后退一边轻轻地带上拉门。她没有说一句话，但脸上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好恶心。”

显然，这便是四叶想表达的意思。



泷匆忙地出了门。上学时有一半路程他和妹妹同行，所以不必担心会迷路。和妹妹分开之后，只要沿着山道直线前进，他便能抵达学校了。

这座名为糸守镇的小镇环绕糸守湖而建。糸守湖是山地正中央的凹地湖泊，面积不算大。这样一汪湖泊突兀地镶嵌在深山之中，多少还是有几分奇幻的色彩。由于湖水被群山环绕着，四周自然全是斜坡。小镇的道路和民宅分布的地方，多是对斜坡各处削高补低后勉强形成的平坦地块。因此道路基本呈环形，走着走着就能回到原地。

泷望向左方的风景。

道路下方低矮的斜坡上种着树木，越靠近湖泊植被越少，远景尽收眼底。轻风吹拂着糸守湖，微波荡漾的水面沐浴在晨光之中，如雕花玻璃一般闪闪发光。

湖的对岸是遍布绿意的山景，颜色或浓或淡，深深浅浅，营造出复杂的阴影效果。

泷来回看着群山之间的多样景致，心中不禁涌现了一股近乎感动的情绪。

难道说，这就是所谓的乡愁？

他出生成长于东京都二十三区，而且还是山手线内环，所以并没有所谓的乡村老家，也从未有过返乡的经历。

他不清楚患上思乡病的感觉，但不知为何心里有些发痒。

泷突然停下脚步，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的风景。他试图看得更

广更远，想将这里的全貌烙印在记忆之中。

光线在湖面上反射跃动，山景重归寂静，晨风吹来，抚弄着他的身体，拨动着他的发梢。

风里夹带着某种气味，那是水、泥土和植物的气息。气息仿佛被封存在肉眼看不见的透明小胶囊之中，顺着风一起碰上他的脸颊，随即弹开，留下微弱的气味。

来到这座小镇后，泷第一次体会到风也是有气味的。

他有预感。

从今往后，对他而言，“感怀”这一词语将会与眼前的这片景色画上等号。

泷并没有“回归故里”的概念，但眼前的这片景色不就是神灵赐予他的故乡图景吗？

虽然无法清晰地诉诸言语，但他在冥冥之中感受得到。

“大清早的，你在发什么呆啊？”

身后有人将下颌抵在了他的肩膀上。他回头一看，站在那里的是名取早耶香，正摇晃着她的双马尾辫。

不远处是身材高大、留着和尚头的敕使河原克彦。他正一边打哈欠，一边推着女式自行车朝他们走来。

根据泷到目前为止的观察，这两个人和三叶是青梅竹马，家里算是世交。在学校里，三人总是在一块玩，用当地方言来说就是“兄弟伙”。

一开始，泷考虑到和熟知三叶的人长期共同行动更容易露出破

绽，一度打算和他们保持距离，但很快就发现自己多心了。两人都比较大大咧咧，不会有事没事就怀疑三叶的（体内）人格。如果他做了什么不合理的举动，早耶香还会马上说“你在干什么啊”，他就会立刻调整。老实说，她还真是帮了大忙。

正因如此，泷在学校的时候都尽可能和他们待在一起。对于三叶来说，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要是更追求真实效果，他就不得不称呼他们为“早耶香”和“敕使”。对于泷来说，叫得这么亲热还是有些难为情，所以他往往用“喂”“我说”之类的开场白蒙混过去。

“你的头发又乱七八糟的，裙子也没折好。”名取早耶香轻轻地揪住泷（准确地说，那是三叶）的马尾，问道，“你又睡过头了？”

“我的确睡过头了，不过我也只能扎成这样……”

他露出泫然欲泣的表情，瞬间就放弃了用三叶原有的口吻说话的决心。

“至于裙子，我更是办不到。”

在泷看来，他完全不明白这世上的女高中生是下了多大的决心才成天穿着短裙走来走去。他觉得事不关己地在一旁欣赏倒还不错，可要是穿裙子的人是他自己，那真是让人恐惧至极。

早耶香纳闷地问道：“你之前不是说过‘裙子太长了’这种有违女高中生守则的话吗？”

“那家伙居然说过这种话……”泷的口中念念有词。

“等到了学校，我帮你扎头发吧？”

“啊，不用了。”泷婉拒了，继而又小声地嘀咕起来，“我怕到时

候解不开……”

“不过，三叶现在这样也挺好的，看起来像时代剧里的剑豪。”敕使河原插嘴说道，“就像《新吾二十番胜负》[③]之类的。”

“这是马尾，又不是发髻。”早耶香皱起眉头，用手肘顶了顶敕使河原，吐槽道，“而且你说的那是什么？是电影吗？”

“大川桥藏。”

“谁啊？”早耶香和泷异口同声地问道，两人交换眼神，举动一致得像左右对称的镜像。

2

宫水三叶就读的高中面积大得过分。这里只是地皮宽广，教学楼并不大，配套设施也很稀缺，故而愈发显得空旷开阔。再加上四周又都是山丘，让人觉得很荒凉。

泷走进教学楼，暗暗吃惊于鞋柜的数量之少。毕竟这里一个学年只有两个班级。

走进教室后，他看到班上半数之多的人都已经来了。一男两女坐在拉门附近的座位上，发现泷进来后便瞥了他一眼，随即又收回视线，坏笑着小声议论起来。

泷顿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他并不记得这三个人的名字，现在翻开笔记本查查自制的班级名册和人物关系图的话，倒是能知道这些信息，但他没有一点干劲。

---

③ 注：日本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播放的时代剧，主角为江户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的私生子葵新吾，由大川桥藏出演。

看样子，这三人应该是班上很吃得开的明星人物。不过在泷看来，他们的时尚品位着实不敢恭维。不知道他们的自信究竟从何而来，居然摆出一副名流的做派，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个没完。

泷将书包放在三叶的座位上。就在这时，三人组开始仰面朝天，含沙射影地嚷嚷起来：

“还叫什么‘大小姐’呢。”

“咦——什么呀？”

“邻居的老头子啊，对某个宗教世家的姑娘总是一口一个‘大小姐’地叫唤着——”

“咦？”

“噗噗，都什么年代了还叫‘大小姐’，好土气啊。”

“神社担任名主[④]不是战前的事了吗？”

“可有些人就是被惯坏了，根本搞不清楚现状，居然站在那么高的地方，在大庭广众之下跳舞。”

“那人是想当明星吗？”

“她也算是老年人的偶像吧？”

“那有什么意义。”（笑）

名取早耶香顿时皱起眉头，泷却像在听广播节目般面无表情。三人也没有特地对着哪个方向说话，只是继续大声地交谈着：

“还有那个，祭典上那个。”

“啊，你说那个啊。”

“把米嚼碎了再吐出来。”

④ 注：江户时代日本的地方官职，相当于村主任。

“好恶心。”

敕使河原猛地要站起身来，却被泷按住了肩膀。他有这份打抱不平的心是好事，但这种时候不是当事人出面的话，反倒不太合适。

——又来了啊。

泷在心中呢喃道。

之前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真是一群学不乖的家伙。

虽然有些话他听不太明白，但那肯定都是在说三叶。

糸守镇的居民大多是宫水神社的信徒，而三叶正是这座古老神社的宫司[5]——宫水一叶的外孙女。她和妹妹四叶平时在神社里担任巫女，而且不是那种只是年末年初时坐在神社办公楼里卖卖驱魔箭的行政人员。每到祭典的时候，她们都会有非常重要的仪式任务，算得上是正经八百的宗教人士。现在的宫水神社只是单纯的宗教场所，但过去曾拥有大片领地，说是当地的领主也不为过。直到今天，宫水神社在当地依然留有些许影响力，更何况三叶的父亲还是糸守镇的现任镇长。

如此一来，三叶自然受到众人的瞩目，而眼前的这三人想必是看她不顺眼，才这般冷嘲热讽吧。

——看你们正说到兴头上，还真是不好意思。

泷将意识切换到战斗模式。

——不巧的是，我可没办法装作什么都没听见。

他缓缓地迈开步伐。那两名女生此刻背对着他，于是他走上前去，张开双臂搂住了她们的脖子。

⑤ 注：神社的最高神官。

在外人看来，这一幕似乎只是三名女生亲密地搂在一起。其实泷的胳膊用劲不小，都快勒到两人的脖子了。“你干什么……”两名女生试图反抗，泷却强行将两人搂在怀里，接着凑近她们的耳边，开口说道：

“你们好像说得挺开心嘛。”

他的眼睛眨也不眨，直直地瞪着面前的男生。为了让臂弯中不断挣扎的两名女生也听清楚，他放慢语速说下去：

“不过我听不太清楚，能麻烦你们再说一遍吗？说说看，是什么很恶心呢？”

两名女生沉默了，男生的视线开始游移。

“来呀，说啊。”

三人都一言不发，除了“呃”“唔”这种支支吾吾的声音外，根本组织不出完整的句子。

“说不出来了？那我问你们别的好了。我们别说得那么含糊，指名道姓把话说清楚吧。那个老头叫什么名字？他对谁说了什么？”

“呃……”男生欲言又止。

“我(ORE)……我(WATASHI)[⑥]希望你们把话说清楚。我再问你们一次，你们想从我这里打听什么吗？”

“并没有。”

“是吗？没有别的了吗？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没有一个人回应。

泷压低声音，继续说道：

---

⑥ 注：“おれ(ORE)”“わたし(WATASHI)”均为日语中的第一人称用语。前者为男性用语，较为粗俗；后者多为女性使用。

“那么，从一开始就别嚼舌根。”

他放开了那两名女生。

泷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注意到班上的其他同学都沉默地看着自己。他拍了拍手说:“好了，到此为止。”其他人这才松了一口气，气氛也缓和下来。

他坐在座位上，支起手肘托着腮，想着这具身体的主人——宫水三叶。

看来经常有人像这样在背后说她的闲话，而且她似乎总装出一副没有听见的样子，沉默以对。

为什么泷这么确定呢？因为闲话这种东西，往往是当事人越没有反击，说的人就越起劲。那三人如此堂而皇之地说三叶的坏话，可见到目前为止她都没有反驳过。

真是搞不懂她。

面对这种明显的挑衅，难道不应该直接揪住对方的衣领，狠狠地吓唬几句吗？

泷越想越觉得不快，倒不是因为讨人厌的三人组，而是因为宫水三叶一直逆来顺受。

此时，早耶香突然敲了敲他的右膝盖。他这才注意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将右脚叠在了左膝盖上，如佛像一般盘腿坐着。

——饶了我行不行啊。

泷的脑子里飘浮着不快的残渣。他正在楼梯的平台上，这里是

鲜少有人使用的教学楼一角，几乎没什么人走动。今天他被安排打扫这块区域，现在是独自一人。倒不是因为其他人都偷懒了，毕竟这所学校的学生太少，教学楼也不大，所以轮班打扫的时候一个区域只安排一名学生。

泷随意挥动着扫把，心想：

进入不习惯的身体已经够让我头痛了，实在不想处理这么麻烦的人际关系啊……

他越想越觉得不耐烦。

身体难以驾驭不说，烦心事还接连不断，简直让他压力倍增。事情能不能一件一件地慢慢来啊？

三叶的胳膊有点短，拿笔或者其他东西的时候总有一种不协调的感觉。

当他朝着目标前进的时候，往往要比目测的步数多迈几步，这也让他觉得有点不协调。

这种偶尔有之的不协调感其实危险系数很高，因为不太明显，平时就容易掉以轻心。一旦出现了，神经系统会反应不过来。要是这种不协调感比较强烈，泷反而能时刻保持警惕。

而且，身体的力量也不足，总感觉缺了什么。

——不过呢，“燃料”倒是挺便宜。

在自己的身体里时，泷经常会觉得饥饿，但在三叶的体内就不一样了。

此外，或许是因为肌肉比较柔软，三叶的关节更灵活一些。

体重较轻，所以灵敏度也很高。

一旦习惯了，这具身体或许也不赖。

以泷的感受来说，就像踩着独轮车般轻松自如。

他扔开扫帚，打起响指来。一开始的两三下没有成功，但很快便响起了干涩的声响。

泷一边打着响指，一边跟着节奏扭动身体。

他的口中哼着低音旋律。

接着，他跳起了迈克尔·杰克逊的名曲《犯罪高手（Smooth Criminal）》的前奏部分。

他摆好姿势，静止在原地。

他踏着小碎步，然后静止，同时打起响指。

转身过后又是静止。

泷记得初中的时候，不知为何只有篮球部非常流行模仿迈克尔·杰克逊的舞蹈，他那时也学了不少。同学之间会比照网上的视频，相互比试看谁学得最像。这种比试永无止境，泷所在的社团全员无一例外。

三叶的身体比泷的轻巧许多，但相对地，跳舞时动作会有些不稳，无法随心所欲地保持静止，着实令人焦躁。

他的舞步总是失败，好几次差点扭到脚踝。

不过三叶的膝关节相当灵活，虽然弹力较差，却能做出某些泷的身体无法完成的复杂动作。

泷渐渐掌握了身体的节奏。

他用手指比出手枪的样子，瞄准前方。

接下来是太空步（Moonwalk）。

静止。

他试着跳了跳，对于重心的高度和手脚的长短逐渐有了把握。要是再习惯一阵子，他应该就不用担心会跌倒了。或许变成三叶的时候，每天早上跳跳舞会比做体操更有用。

他觉得自己的意识总算和运动神经接轨了。

泷整个人动了起来，顿时感到轻松愉悦。身体柔软是好事，说不定还能做出瑜伽那些惊人的动作呢。

他又静止了一小会儿，接着吐了一口气，放松身体。他放松双臂，松弛地垂在身体两侧。就在这时，楼梯上方传来了惊叹声。

泷抬头一望，发现三名女生正瞠目结舌地盯着自己看，同时轻轻地拍着指尖，代替鼓掌。

泷并不认识这三人，想必不是同班同学。是隔壁班的，还是低年级的学生呢？不过对三叶来说，她们肯定不是陌生人。毕竟这所学校里的人基本都相互认识。

“咦——好帅气啊。”

三名女生走下楼梯，向泷搭话。

“宫水同学居然会跳这个，好意外！”

“小宫原来是这样的人吗？”

泷只回答了最后一个问题：“不，我并不清楚这女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咦？”

“没什么。”

3

当天学校发生的事仅此而已。傍晚，泷回到宫水家，正好轮到他做晚餐。他将快发皱的番茄剥皮后做了番茄煮鸡肉，然后又弄了豌豆焗菠菜和白菜清汤。他在打工的店里看着主厨的出品依样画葫芦做了这些简单的版本。附近的农家时常会拿些蔬菜过来，放在家里的走廊上，有卷心菜、白菜……各种蔬菜应有尽有。今晚的菜式便是上述那几样菜，再加上几乎每顿都吃的煮羊栖菜、炒牛蒡丝以及米饭。四叶抱怨着“营养太不均衡了”，泷直接无视了她。

饭后泷也不去洗澡（不能去），脱下校服后小心翼翼地挂在衣架上，用刷子刷了刷裙子，随后还将洗好的白衬衫用熨斗熨了一遍。最后他换上睡衣，本想摸摸身体以慰劳一天的疲惫，但因为怕遭报复只得忍耐，便直接躺倒在床上。

他一躺下，整个人便陷入了睡眠的漩涡之中。

下一次灵魂交换发生在三天之后，中间隔了周末。他还来不及细细品味迷糊中的愉悦感，便被手机的闹铃声叫醒了。

喂，我不是说了不准做我不会去做的事吗?!现在大家见到我后都想让我跳一段，超烦的！

泷一拿起手机，就看到屏幕上显示着这段话。

禁止事项的条款中又追加了一行——

禁止迈克尔！

只看字面的话，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写得实在耐人寻味。

她还好意思说这种话，她不也肆意篡改了我的人际关系吗？“别随随便便就和奥寺前辈好上了。”泷在APP上如此写道。他还是揉了揉胸部，然后换衣服出门，朝着学校走去。和往常一样，他在半路上与早耶香、敕使河原会合，一边闲聊着一边走去学校，遇上对不上号的话题时就用健忘之类的理由搪塞过去。

“你没事吧？”名取早耶香一脸担心地看着他。要说到底有没有事，这种时常发生灵魂交换的情况委实算不得“没事”，不过他也无法和对方细说，只能用“应该没事吧”这样含糊的回答应付过去，但这种态度或许会让早耶香更加担心。

泷上课时心不在焉，不过为了避免之后三叶通过手机大骂一通，他还是机械地记着笔记。

他漫不经心，视线游移着，最后注意力被墙上贴着的课程表吸引住了，整个人向前探出身子。

——体育课？

他又确认了几次，没错，下一堂课是体育课。

泷悄悄地打开挂在课桌旁的书包加以确认，里面确实有一套紧身的体操运动服，应该是三叶昨晚准备好的。今早他直接拎着包就出门了，对此并不知情。

如果你敢走进女子更衣室，我会采取某种手段报复你的。

三叶的这句话瞬间浮现在泷的脑海里。

要说想不想进女子更衣室见识见识，其实他是想进去看一下的。虽说有这种想法，但他觉得还是不能付诸实践。先不谈道义问题，为数众多的女生在那里例行地脱下衣服再穿上衣服，待在那样的地方只会让他心生畏惧。

可话说回来……

——我总不能去男子更衣室里换衣服吧……

这是理所当然的。

下课铃响的同时，泷抱起书包飞快地冲出教室。要是名取早耶香或其他人拉着他去更衣室，那可就大事不妙了。

他抱着运动服走在走廊上，想尽可能找个没人的地方。最后，他在教学楼三楼一角的社会学科准备室前停下了脚步。

准备室里似乎没人，看起来也不会有人经过这里。说起来，这个房间一点也不像有人进出的样子，完全就是一间储藏室。

这里实在太合适了，不过门自然上着锁。

泷脱下一只室内鞋，对着门把手用力敲去。门锁咔嚓一声解开了。他转了转把手，轻松地推开了门。他知道这种老式的便宜按锁只要用室内橡胶鞋之类的硬物用力一敲就能打开，这是他之前从电视上的安全防范节目中学到的知识。不过，这种知识传播出去真的好吗？

换好运动服后，泷走出了准备室。他反手带上门，然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觉得自己的行为简直和小偷没什么两样。

体育课的教学内容是篮球，这是泷最擅长的项目。初中时代他可是小有名气的篮球高手，只不过他一直不长个子，升上高中后便放弃了。

连续投进三球后，他的情绪愈发高涨。篮球紧贴着他的掌心，这种触感让他既怀念又兴奋。

他突然想试试自己能随心所欲地操控三叶的身体到什么程度。

泷开始尝试投三分球，连续做了十来个假动作，通过绝妙的卡位抢篮板，最后还得意忘形起来，像变戏法似的玩了一招背后运球过人，然后上篮得分。

他聆听着身后篮球穿过篮网的声音，举起了拳头。

太开心了。

这一系列动作实在酣畅，不习惯这具身体的郁闷感逐渐消散。他全身上下大汗淋漓，仿佛打开了排气口似的，舒服得很。

裁判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声，泷一边用前臂擦汗一边走出球场，而隔壁球场的男生们几乎都直愣愣地看着他。

泷对着他们竖起大拇指。

——咦？

大家却没有什么反应。

早耶香飞快地跑了过来，一脸严肃地扯住他那身运动服的袖口，小声地说道：

“喂喂喂，你在做什么啊？”

“咦？”

“做什么呀？”

“什么啊？”

“……你没穿吗？”

“什么？”

“大家都死死地盯着你看。”

泷这才意识到事态有些不妙，不由得咽了一口唾沫。紧接着，他用双臂护住胸部，扭动着身体。这种举动非常像漫画里常见的反应，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

他凶神恶煞地看向那群男生，挥着拳头怒喝道：

“看什么看，蠢货——！”

下次灵魂交换的时候，唤醒泷的依旧是往常的手机闹铃。

他皱着眉头，蠕动着来到桌子的旁边。他拿过手机一看，如同惨叫般的文字随之映入眼帘——

我说你——！

字号还挺大。

泷划动屏幕继续往下看。

给我把文胸穿好！不过，要是你敢盯着女生的内衣看，那就是变态的行为，我一样会报复你！

泷先揉了揉胸，然后自暴自弃地脱下了睡衣。他痛苦地皱着脸，战战兢兢地拉开了衣橱最下层的抽屉，发现里面装满了文胸，摆放得整整齐齐。他无奈地从中取出一件，明显一脸不高兴。

说到底，泷不穿文胸完全是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穿。

应该这么说，他内心深处比较抗拒，并不想去学习如何穿文胸。他总觉得要是自己接受了这件事，能轻巧地穿上文胸了，那么就身为男人而言他是非常失败的。极端一点说，“我是男人”这一根本的性别认知会被颠覆，他觉得自己会因此陷入危机。不过……

——用别人的身体去讨那些愚蠢男生的欢心确实不太合适。

他完美地无视了自己也是愚蠢男生中的一员这一事实，开始调查文胸的构造。

意外的是，三叶的文胸挺花哨的。泷取出的这一件应该就是所谓的薄荷绿色，这种明快的绿色在当下很流行。不知为何，他总觉得带有明显颜色的文胸很可怕。尽管四下无人，他还是觉得会有人突然从怀里拿出枪指着他。

泷扶着抽屉，看了看其他文胸，发现基本都是糖果色，一时找不着普通的白色款式。他觉得仔细找找的话应该还是有的，但实在下不了手。抽屉里的文胸一件件摆得整整齐齐，要是弄乱了，之后三叶肯定会报复他。事实上，他都无法叠好现在手上拿着的文胸再放回原来的位置。

看来三叶比较喜欢这种色彩鲜明的时尚内衣。虽说这种事情知不知道都无所谓，不过他还是了解到了这一点。泷觉得有颜色的内衣看起来很廉价，但三叶的内衣质地似乎不错，做工也很精细，说不定价格也不便宜。

罩杯的部分有着相当立体的形状，似乎无法折叠成四方形也无

法熨烫。知道这一事实后，泷暗地里松了一口气。他可不想增加一项折叠和熨烫内衣的任务。

泷用手指按了按文胸主体外侧，发现摸起来挺稳固的，内侧却很柔软。他捏了捏，才发现罩杯其实挺厚的，这并不是为了让胸部显大，而是为了维持罩杯那独特的形状。他按了按又松开手，确认着罩杯的触感。他渐渐理解了这种构造的必然性，但转念一想又觉得这东西这么柔软，万一被人对准胸部插上一刀，根本起不到什么防御作用。

那我为什么非得穿这种东西呢？真是莫名其妙。不对，泷其实知道大致的原因，但就是不愿深入理解。文胸的边沿有少量硬质的蕾丝装饰，显得低调而有品位。带有弧度的软钢圈似乎很牢固，由此可见这绝对不是购物中心大卖场上淘来的便宜货。

随着考察的深入进行，泷突然意识到什么。他猛地转过头去，发现房间的拉门又被拉开了十厘米左右，而四叶正从门外窥视着室内。她整个人隐藏在阴影之中，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此时她眉头紧锁，脸上写满了“可疑”二字。泷屏住呼吸，一动不动。

四叶还盯着他不放。

气氛变得紧张起来，两人就这样一言不发，任凭时间流逝。最后，泷终于忍耐不住，将手中的文胸按在眼睛上，高喊了一声“眼镜”，试图蒙混过去。就在他心想“搞砸了，好丢人，好想死”的时候，四叶突然将拉门完全拉开，走进了房间。妹妹径直走到泷（三叶）的面前，将手探向他的额头。

"你好像也没发烧呢。"

接着，四叶转身走了出去。泷长舒了一口气，仿佛要排出体内的污浊情绪。从那以后，他开始直面以前总想逃避掉的现实。总之就是把这玩意儿裹在身上再扣上挂钩，接着调整一下肩带的长度就可以了吧？我知道啦。

4

之后还有泷够受的。真受不了，这世上的女人怎么一个个都一大早就往身上穿这种东西呢？而且背后的挂钩根本扣不上，手完全够不着，就算够着了也不清楚背后的挂钩是什么情况，文胸的左端和右端在后背中间的位置来来回回，怎么也凑不到一块儿。

他的背部甚至痉挛了两次。

挂钩总算碰巧扣上了，这还是他多次尝试后的结果。每次扣好文胸，他都感动得捂住了脸。

到达学校的时候，他已经觉得肩膀酸痛。与其说是因为穿了文胸，倒不如说是因为穿上之前的一番苦战。

当天也有体育课。泷再次借用了社会科准备室。换好衣服走出来时，他一手握拳，一下一下地敲着另一只手的掌心。打篮球对缓解压力有所帮助。"老师，我想打篮球。"他不由得呢喃道。

他在体育馆的篮球场上随性肆虐了一番，无意间看向男生们所使用的那半边球场，发现还是有一半以上的人正看着他，但几乎都

是一脸失望的表情。甚至还有人一手扶额摇着头，像苦恼的哲学家。

泷瞬间忘了自己现在是三叶的事实，挥着拳怒喝道：

“你们这些家伙真的好烦啊——！”

“算了，这阵子三叶突然在男生之中人气暴涨，这又不是什么坏事。”

敕使河原将筷子插进炸鸡块中，如此说道。现在是午休时间，泷、敕使河原和早耶香正在操场一角的树荫下享用午餐。即将废弃的课桌椅堆在这个角落里。三人坐在那里，一边观看着操场上正在进行的小型足球比赛，一边吃着便当。三叶似乎每天中午都会和他们一起来这里吃便当，而泷在这方面的原则是不违背她的固有习惯。

“说起来，你最近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呃。”

被早耶香这么一说，泷吓了一跳，转而又想——

要这么说的话，也确实如此啊。

他一边挠着耳朵，一边想明白了。

看来多少还是露出了马脚。泷只有在心中强调自己现在是三叶的时候才能扮演好三叶的角色。别人会觉得三叶很奇怪也是没办法的事。

不过话说回来……

——我和这家伙交换灵魂后，在男生之中就人气暴涨了，这是为什么？

他不露声色地提出了心中的疑问。

按照敕使河原的说法，原因大致如下："非常爽快，让人觉得很舒服。""破绽多了不少。""有吐槽的价值。""感觉变得很好懂。""因为她总是很挑衅吧？"总之，最近男生们对三叶的好感度上涨得非常快。

"什么啊……"

泷撇着嘴角说道。不过，对于"感觉变得很好懂"这一点，他倒是相当释然。毕竟灵魂是一个男人，对于男生来说当然很好懂。

"不是还有人想接近你，故意找你搭话吗？"

"咦，有这回事啊？"

早耶香转过身子，看向敕使河原。

"不过，那人很快就垂头丧气地走开了。三叶你都不记得了吗？"

"啊，这么说来——"

之前确实先后有两三个人，突然走到他的座位前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因为太过唐突——

"啊？你是谁来着？"

泷的反应颇为冷淡，于是那几个人都灰溜溜地走开了。

听泷说完后，早耶香半开玩笑地说："真可怜……"语气里全然没有同情的意思。看到她如此"冷漠"，泷觉得很有趣，便被逗笑了。

他一边笑一边思考。

按照敕使河原的说法，原来的宫水三叶应该和现在的状态完全

相反吧。

相当不爽快，没准还有点阴沉，欠缺能拿来吐槽的点，让人觉得无法理解，而且从来不做带有挑衅意味的事——宫水三叶就是这样一位不受男生欢迎的女孩。

怎么说呢，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我说——”泷开口说道。

“嗯——”敕使河原回应他。

“我（ORE），不对，我（WATASHI）平时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你呀……”早耶香接过话说，“你问别人你平时是什么样的，这问题本身就挺奇怪的。”

“呃，虽是这么说——”

肩带和肌肤接触的地方好痒，真想挠挠呀。泷一边按捺住心头的欲望，一边思考着该如何解释。就在这时，早耶香突然一连说了好几声“等等”，伸出手搂住泷的腰部。

“你跟我来一下，过来一下。”

她像在命令小狗似的对敕使河原说了一句“你转过头去，别偷听”，然后拉着泷来到不远处的树荫下。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早耶香小声地问道。

“咦？”

“你没有好好扣上。”

“什么？”

“你怎么就听不懂呢？”早耶香拍了一下泷的胳膊说，“挂钩的

上下排没有挂对地方，而且肩带还扭在一起了，从衣服外头都看得清清楚楚！”

泷摆了摆手说：

“呃——这个已经无所谓了。”

“有所谓！你到底是怎么了？平时明明那么注意。”

“这样啊……”

“平时你总是拼命做好这些事。”

“拼命？”

“对呀，拼命。好了，你转过身去，我帮你整好。”

“隔着衣服？”

“没——错！”

早耶香绕到泷的身后，隔着衬衣解开了文胸的挂钩，把扭曲的部分整理好，再帮他重新扣好。她的手法堪称艺术，但他道过谢后觉得身心俱疲，于是叹了一口气。

“你最近好像总在叹气。”

泷差点就哭了出来。“真是的，这个真的好麻烦啊。”

“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可是女生啊！”

“没准我其实不是女生。”

“什么？”

两人回到堆满废旧桌椅的地方。“说起来——”敕使河原突然慢悠悠地说道，“初中时非常流行解文胸扣来着。”

早耶香反手狠狠地拍了拍敕使河原的胳膊，说道：“不是让你别

偷听吗？”

“‘解文胸扣’是什么？”泷探过身去，问道，“难道说是绕到女生的背后，然后隔着衣服解开文胸的挂扣吗？”

“没错，没错。”

“这种事我只在漫画里看过，物理上来说可行吗？”

“可行可行，熟练之后单手就能做到。”

“你有毛病啊！”早耶香说道，似乎打从心底感到惊愕。

“真的能做到吗？要怎么做？”

“为什么你这么感兴趣啊！”

当天晚上，泷突然对白天敕使河原说的话很在意。睡觉前他将文胸挂在衣架上，试着单手解挂扣。十分钟后以失败告终，他终于放弃，躺进了被窝里，但忘记将文胸收拾好放回原处了。

等到下一次灵魂交换的早上，泷看到三叶在APP里写了这么一句话——

我都听说了。

这短短的一句话让他莫名地感到恐惧。

5

太阳下山了，外面已经一片漆黑。灵魂寄宿在三叶体内的泷正正坐在宫水家内厅的榻榻米上。

泷不曾正坐超过五分钟，现在却坐得悠然自在。大概是因为三

叶的腿早已适应了正坐的姿势吧。

三叶的外婆和妹妹都穿着和服，同样正坐着。泷因为不会自己穿和服，所以还穿着一身校服。三人面前都摆放着古老的木制器具，看起来似乎是用来纺织的工具。

外婆正将各色细线以复杂的形式编组成一根粗绳，而四叶正将细线揉搓在一起。

看来她们是希望三人一起进行同样的工作，但显然泷并不知道该怎么做，只能呆呆地坐在原地。

“我全忘记了。”

“哎哟喂。”

外婆闻言睁大了双眼，但看起来并不是特别吃惊。

泷朝身边的妹妹探过身去。

“四叶妹妹，教教我——”

“妹妹？”

四叶似乎觉得有点毛骨悚然，身子朝后退了退。

虽然做出了这般反应，她还是从房间一角搬来了搓线的工具，当着泷的面组装起来。

和宫水三叶交换灵魂之后他明白了一件事，遇上现在这种情况，支支吾吾的话反倒会让人起疑，还不如态度强硬地说“忘记了”。只要摆出“忘了有什么关系嘛”这样的表情，哪怕是忘了理所当然的事，又或是做了什么奇怪的举动，身边的人都会觉得她就是这样的吧，如此一来反倒能涉险过关。

但凡泷在糸守镇遇到险情，他都是以这种态度大变的形式蒙混过去的。

发现这个诀窍后，他顿时轻松了不少，甚至有些放松警惕，心安理得地以宫水三叶的身份过着日子。

——更何况……

和还没有交换灵魂时相比，现在的泷反倒时不时能更率真地说话做事，顺从自己内心的想法。

灵魂交换的确是一种非常要命的体验，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短时间内不再是自己这种感受或许也是一种自由。

泷一边跟着四叶学习最初级的搓线方法，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思考着，就在这时——

那家伙遇上这种情况时是如何处理的呢？

他突然有点在意，此刻的三叶正以泷的身份生活在东京。

化身成名为立花泷的高中男生，想办法过完一整天——这听起来有点像某些游戏的设定。不知道在那种状况下，她能否转变态度渡过难关呢？

不过，泷马上意识到自己多心了，仔细想想她根本没什么好担心的。要知道宫水三叶可是在发生灵魂交换的第一天就若无其事地去了他打工的地方，尽管一开始捅了不少娄子，最后还是掌握了服务生的各种技能，安然无事地回家了。

——换作别人，多半会翘掉当天的工作吧……

勇气可嘉。

泷明知如此，还是有点担忧，因为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后，他发现三叶在糸守镇的表现并不那么可靠。

这种落差是怎么回事？

之前，三叶的一位学妹突然送了一些亲手做的曲奇给泷。

“我啊，觉得自己终于真正理解了宫水学姐。”

居然会被从初中——不，搞不好是从小学——就认识的女生这么说，泷实在有点困惑。

表演了《犯罪高手》后，泷和那几个观看表演的女生关系渐渐好了起来。有一次，他迎头碰上她们时，对方突然说了一句：

“《比利·简》⑦！”

听到对方的点歌需求后，泷答道：

“我可不是比利·简！”

他可不希望有人看到他后高喊大恶女的名字。不过，如果是三叶本人，这种时候又会如何回应呢？

包括她们在内还有好几个人，时常能听到他们说这样的话：

“原来宫水同学是这样的个性哪——”“之前我完全不知道——”“我还以为你是那种很老实的人。”“没想到你不是那种规规矩矩的好学生。”“感觉你和以前不大一样。”

诸如此类。

如此看来，真正的宫水三叶就是一个——

毫无特色的平凡女孩。

但不应该呀。

---

⑦ 注：迈克尔·杰克逊的名曲之一，杰克逊创作该曲的灵感来自某些自称和他有私生子的女歌迷。

只要回想一下三叶在手机APP上写下的文字，泷就能明白她绝不是那样的女孩。毕竟他隔着手机都能听见她的叫嚷声。

变成泷的宫水三叶可以毫不犹豫地前往陌生的打工场所，并且凭借隐忍的性格和自己的臆测完成了工作。即便捅了娄子，她也会笑着面对继而渡过难关，是一个非常帅气的女孩。

外界对她的评价却与她的内在之间有着明显的落差。

日式房间的墙壁上靠着一面古旧的穿衣镜。

泷手上缠着线，脑中不停地思考着，游移的视线不知不觉停留在了穿衣镜上。他和镜中的三叶目光相对。

镜中的女孩肤色白皙，一张瓜子脸完全不施粉黛。

泷目不转睛地盯着镜中的人看。

而镜中的人也目不转睛地盯着泷。

这种思考无异于钻牛角尖，他不禁有些呼吸困难。

此刻他所拥有的这张女孩的脸，似乎想诉说什么。

你到底——

你到底是怎样的人？

泷意识到自己对这个女孩充满了兴趣。

他依然没有将视线从镜中移开，呢喃着问四叶：

“你的姐姐没问题吧——”

四叶不解地歪着脑袋，满腹疑团地看着他，回答道：

“我现在倒是有点怀疑，你这个人没问题吧？”







第二章

废弃与建造



1

前往学校的路上，敕使河原克彦听到扩音器间断传出的声音后，条件反射地停下了脚步。

走过桁架桥后，前方就是镇营停车场。一辆选举车停在那里，旁边还竖着旗帜，显然是在进行竞选演讲。镇长选举将近，周围稀稀疏疏围着十来个人，并不算特别热闹。

他这才想到，早上出门的时候，在玄关那里没看见父亲的鞋子。

“咦，老爸干吗去了？”

他问母亲，接着听到厨房里传来答话：“他去帮忙竞选了。”

就是为了这件事啊。

——偏偏还是在这条路上。

敕使河原重新迈开步子，暗自在心里咂了咂舌。拜托你们能不能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做这种事啊？

他想尽量装作事不关己的样子走过去，走在他斜前方的宫水三叶想必也是同样的心情。从背影就能看出她整个人都紧绷着，想想也知道她现在是怎样的表情。她的头发编得极其复杂，用组纽系紧扎在脑后，此时也微微地晃动着。

敕使河原尽力别过脸去，仅用余光确认情况。旗帜上写着“宫水俊树”几个大字，正是那位正在演讲的大叔的名字。这位以连任为目标的现任镇长，正是三叶的父亲。

三叶父亲的身边站着一位身穿工作服的大叔。他拿着旗帜，像撑着长枪似的。敕使河原尽量不去看那张脸，毕竟在家里他也不怎么愿意见到父亲，更别提这种场合了。此时，他的父亲摆出一副“我全力支持镇长”的表情，身后还站着一群同样穿工作服的年轻人，有的举着旗帜，有的在派发传单。这人居然理所当然地动员公司里的员工来支援竞选，他实在无法理解。

一般来说，现任官员在竞选时会比较有优势，不过对于糸守镇而言，现任镇长连任早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所以这次的演讲也不过是走一下形式。手举旗帜的大叔也参与了这场形式竞选，站在那里一副很害羞的样子。

敕使河原恨不得在心里连着咂舌一百下。他想快点经过这个地方，可要是走得太快，又像是在逃跑，他只好小心地控制自己的步幅。

一大早就看见了不愉快的画面，脑袋自然会变得沉重。就在这时，有人追加了致命的一击：

“三叶，走路的时候要抬头挺胸！”

说话的人手持扩音器，那是宫水三叶的父亲。他停下了演讲，对着女儿的背影大声怒喝。三叶的肩膀明显僵住了。居然在外人的面前如此大声地呵斥女儿，更何况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句不好听的，简直是脑子有病。接下来，周围民众那些“他对家人也蛮严格的”“镇长就是镇长嘛”的感慨言论更可谓农村人的劣根性。最坏的还是宫水大叔，非要挑这种时机教训孩子。

——这样到底算什么嘛。

一大清早就遇上各种让人肩头发沉的事情，活像这座小镇扭曲面的缩影。

“啊——我真是受够这地方了——！”三叶像个孩子般耍起脾气来。

“这个地方真的是太‘黏着’了。”早耶香点头表示同意。

敕使河原没有说话，不过心里暗暗肯定了两人的说法。

压力这种东西真是可怕。

他会这么觉得，是因为昨天的三叶明显有些不对劲。怎么个不对劲呢？一头长发睡得乱七八糟，没有好好打理不说，居然连校服的缎带都忘记系上了。而且，她不知道自己鞋柜的位置，甚至连教室在哪里都不清楚，还把班上同学的名字忘得一干二净，甚至连他和早耶香的名字都记不住，这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她看起来一整天都是精神恍惚的状态，又像是心不在焉的，一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儿的表情。最要命的是，上课时老师喊“宫水同学”，她居然没有意识到那是在叫自己。

此外，她的笑声也变成了噗嘻嘻或咦嘻嘻。

其中最让敕使河原觉得惊讶的是，三叶居然连头发都不打理就来学校了。他和三叶在上小学之前就认识了，只有刚游完泳的时候她才是那副模样。三叶每一天（包括假日）都会很认真地扎头发，而且编发的方式相当复杂。她的头发总是打理得很完美，敕使河原不禁想问清楚她每天早上要花多长时间来做这件事，而且真的一个

人就能完成吗？

不把头发扎成这样就不出门，恐怕三叶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吧。

“她其实是故意的，通过这种方式来约束自己。”

过去早耶香趁三叶不在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因为她成长的环境就是那样，稍有松懈就会被身边的人指责。所以，她总是拼命保持紧绷的状态。那个发型也是，可以看作是为了让自己保持紧绷的仪式。”

原来如此。

三叶的父亲是镇长，她自己也是古老神社的继承人。但凡有祭典，身为巫女的她都得担任主角。小镇的居民基本都是神社的信徒，所以没有人不认识她。只要她稍有松懈，马上就会被人指出来。敕使河原非常理解她的苦处。不过，他觉得那正如相扑力士的发髻一样，也是巫女特有的标志，就像驱魔结界之类的东西。

如此一来，她自然会攒下不少压力。

总有一天她会爆发，怒发冲冠，忘却一切束缚，冲破全部枷锁吧。

敕使河原其实觉得三叶应该去看看心理咨询师。不过，虽然他们的关系很亲密，这种太多管闲事的话他还是说不出口。更何况这种小地方的高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心理咨询师。或许和教古文的小雪老师聊聊也不坏吧？那位老师不是本地人，所以她的视野也更开阔一些吧。

顺带一提，今天的宫水三叶很正常。不，与其说是正常，倒不如说是回到了平时的状态。

——算了，想抱怨的话，就随她去吧。

敕使河原抱着这样的心态，一直默默地听着。三叶整个午休时间都在说小镇的各种坏话。他们三个待在操场一角堆放废弃桌椅的地方。敕使河原盘腿坐在课桌上，由于三叶的抱怨没完没了，听到最后他觉得自己的尾椎骨都坐疼了。

对于敕使河原来说，上课铃声简直是他的救星。然而，放学回家的路上，三叶又继续说起了中午的话题：

“真的就如早耶香所说，这个地方太小了，太‘黏着’了。”

“我同意，非常同意。”

早耶香一边走一边回应道。一说起这个话题，两人便同仇敌忾，讨论越来越热烈。

“毕竟这小镇什么都没有嘛。”早耶香说道，“电车还要两小时才有一班。”

“巴士一天才两班。”

“便利店九点就关门。”

“而且那家便利店其实只算得上是面包店。”

“既没有书店也没有牙医。”

“小酒馆却有两家。”

“没有就业机会。”

“女孩也不愿意嫁过来。”

“日照时间还特别短。”

“啊啊——我好想赶紧毕业，永远离开这里！我想去东京，想

在那里好好地享受画一般的都市生活！”

“可不是！名古屋也不行，那地方不过是一座大农村罢了，要去就去东京。”

“早耶香，咱们一起去嘛！”

“我要离开！我们要离开这里——！”

敕使河原一直默默地听着她们的对话，但渐渐变得不耐烦了。他推着那辆女式自行车，后轮转动时发出了咕哩咕哩的声响，听起来像是他的咂舌声。

“我说你们啊！”

他不禁愤懑地喊出声来。

“……干啥？”

三叶转过头来，表情像在问他“你有什么意见吗”。敕使河原当然很有意见，不过此刻三叶已经陶醉在对自身不幸的哀叹之中，肯定听不进其他人的意见。

他探出身子，咧嘴一笑说：

“先不说那些了，要不要去咖啡厅坐坐？”

两个女生一扫原先阴沉的氛围。

“呃……咖啡厅？”

“啥？”

“那种时尚的咖啡厅吗？”

“这附近有吗？”

“真的假的？”

“什么时候开的？”

“在哪里？”

“好想去——！”

她们还真好骗。

三叶怒气冲冲地回去了，看来她对这个“露天咖啡厅”相当不满意。

“这算什么咖啡厅啊，骗人。”

早耶香吸溜吸溜地喝着罐装红茶，如此说道。显然她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才故意发出这种声音的。

“心中有咖啡厅，哪里都是咖啡厅。”

“你这种唯心主义的论调是怎么回事！”

早耶香用肩膀撞了撞他的胳膊。

这里说白了就是一个公交站。不过在这座小镇上，想坐下来喝点东西的话也只有这里了。公交站牌的后边有自动售货机。因为没有安设路灯的预算，就在那里放置自动售货机——这是乡下公交站常见的景象。到了晚上，自动售货机勉强能起到照明的作用，销售额则可以充作维护费用。

“能喝茶的地方不就是咖啡厅吗？”

“你这是欺诈。”

“怎么是欺诈了？这叫表达的艺术。”

“你好烦啊。”



自动售货机的旁边有一张褪了色的淡蓝色长椅，敕使河原和早耶香并排坐在那里。长椅的靠背上画着只能勉强辨识出文字的冰激凌广告，老旧得仿佛明治时代的遗留物。

公交站后方的民宅曾是一家零食店，自从店主老爷子过世后就成了废屋。木质墙壁上钉着速食咖喱和蚊香的马口铁招牌，上面那些广告演员脸上的微笑恐怕直到世界末日也不会改变。

这座小镇怎么可能有时尚的咖啡厅嘛。

虽然他是这么想的，嘴上却无法说出口。

敕使河原是当地建筑公司老板的儿子。公司叫作“敕使河原建设”，名称起得不过不失，毫无特色。虽说他的父亲是公司的总经理，但“老大”或“头儿”这类称呼倒更贴切。

这座小镇八成以上的建筑物都是敕使河原建设建成的，因为拥有私人的采石场，公司还承接了钢筋混凝土的业务。

也就是说，敕使河原家已经完完全全扎根于当地了。

虽然身为公司的少东家也不是特别了不起，但在这座小镇上，这种身份也并非不值一提。

要说这意味着什么，那就是这种身份决定了他永远不可能真正地离开这里。原则上说，小地方的建筑公司不太可能将业务发展到东京、名古屋或福冈那种地方，要赚钱还是得在当地。就算家里同意他去东京念大学，总有一天他还是会被无形的绳索扯回老家。

早耶香多半体会不到这种背后拴着一根弹力绳的感觉。

敕使河原也曾想过要永远地离开这座小镇。

但他无法做到。

要是真的这么做了，他没办法向公司的员工交代。对于小型企业来说，确立继承人是关乎存亡的大事。要是继承人迟迟定不下来，势必会导致人员流失，而一旦出现人员流失，公司的根基就会动摇，最后分崩离析——虽然社会的主流思想对于世袭制并无好感，但在这种偏僻地区，小规模企业很看重世袭制。说得夸张一点，公司的生死存亡就在敕使河原一人身上。

所以，他也只能老老实实地扎根于此。

既然无法离开这座小镇，那就只能想办法去改变它了。

既然不能有离开的想法，那就只能想办法让小镇变得更好。

敕使河原建设好歹能建设，有能力去改变小镇。他能建造出富有魅力的事物，为这座小镇锦上添花。对于敕使河原来说，这是他唯一能选择的道路。

他也只能这么做。

明明我已经这样下定了决心。

你们就不要再说"这座小镇一无是处"之类的话了。

这才是敕使河原的真心话。

他邀请两位女生前往"咖啡厅"，最后坦白"所谓的咖啡厅其实就是自动售货机前面"。他会这么做，既不是想开玩笑也不是抖机灵，而"心中有咖啡厅，哪里都是咖啡厅"也并非逃避性的说辞。

随遇而安吧。

先满足于现状，之后我会再想想办法。

但这种事情他也只能想想，断然说不出口。让他说出这么羞耻的话，他宁可用臼齿咬着象鼻虫咀嚼一百下。再说了，和这两个女人根本讲不了道理。

“你看，三叶都回去了。”

“她肯定是要回去的。”

可三叶你也犯不着生气嘛。这是敕使河原真实的想法。

“三叶也真不容易啊……”

“说得是……”

“毕竟那家伙是主角嘛。”敕使河原呢喃道，早耶香也随声附和。

身为当地古老神社家的孩子，三叶的身份可不一般。敕使河原从小和她一起长大，深知个中辛苦。宫水神社代代都由女性担任神主，所以大家想必都期待着三叶有朝一日能继承宫水婆婆的衣钵。

在这种神社担任巫女，要完成的工作可不是在神社办公楼里卖卖驱魔箭什么的就好了。与那种打零工的巫女不同，三叶需要继承的古老传统堆积如山，繁琐得很。

镇上所有的祭典基本都是以三叶为中心展开的，所以她必须将祭典的主要节目——神乐舞跳得烂熟。据说神乐舞的种类有十几种。

下周日会举办村里祭典的前置仪式，到时候三叶肯定又得表演舞蹈。在那之后还会有一场特别的仪式，全日本也属宫水神社独有。这仪式要是放在一千年前倒也合情合理，但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未免有点恶趣味。三叶却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仪式，当地的有线电视台还会专门进行采访。让本来就多愁善感的青春期女孩在众

人面前做那种事，简直就是虐待。

三叶说她其实非常不情愿。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毕竟这种活要是落到敕使河原的头上，他肯定也一百个不愿意。

想抛弃一切，离开神社前往都市，像傻瓜一样优哉游哉地度日——她会这么想或许也无可厚非。

如今她恐怕期望着宫水神社赶紧灭亡，不过这话要是真的说出口，怕是会引发巨大的骚乱吧。

——那家伙该怎么办？

敕使河原漫无边际地思考着，同时动了动指头，招引正睡在旁边那块空地上的野狗。他伸手过去抚摸狗的头。它也不怕生，任凭他挠着脖子后根。他本想喂它点什么，可惜身上没有带吃的。

他现在什么都拿不出来，什么也做不到，这种心情倒也合乎当下的处境。

“……喂，敕使。”

“嗯？”

“高中毕业后你有什么打算？”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你是说今后的计划吗？”

“嗯——是的。”

敕使河原能察觉到这个问题的真意，早耶香是想看看两人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这个嘛……”

他逆着毛抚摸狗，不由得低下头来。

“我嘛，打算继续在这里普普通通地过日子。”

他如此答道。

“这样啊……”

早耶香的回应听不出什么明显的情绪变化，所以他也不清楚她对此作何感想。他只是给出了早已决定好的答案，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他没有欺骗对方，但他并未提及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

——我又该怎么办？

他多少还是有些迷茫。

2

这天夜里，敕使河原不太愿意下楼，窝在二楼自己的房间里翻看*RADIO LIFE*[1]。

“吃晚饭啦。”楼下传来母亲的声音。他一时想着今晚不吃算了，但马上意识到这样不行。要是真的不吃，晚上睡觉的时候势必会受强烈的饥饿感侵袭。

他走到一楼，准备到洗手间洗手，途中必然要经过客厅。玻璃拉门内，宴会早已开始了。

里面似乎已经酒过三巡，酒喝高后特有的那种粗野笑声冲击着他的耳膜。那里是打通两个房间后拼成的日式客厅，宽敞的空间里摆满了矮桌，上面放着外卖店送来的各色菜肴。宫水俊树后援会的

① 注：日本一本无线电、通信类的月刊杂志。

人正在举行竞选前的动员宴会。

敕使河原仅仅是从门外的走廊通过，就不由得心生嫌恶。他用肥皂仔细地洗好手，然后不情不愿地按原路返回厨房，正好听见拉门的另一侧传来宫水大叔的讲话声，说什么“这次竞选也辛苦各位了，还有后援会会长……”，后援会会长——敕使河原的父亲则说了“交由我负责的门入地区和坂上地区，选票早已是囊中之物”这样的话来助兴，席间不断响起“噢噢噢”的欢呼声。

“噢噢噢”是什么鬼啊？

这种事情能这样大大咧咧地说出口吗？简直可笑。怎么就没有人吐槽呢？

敕使河原在厨房里找母亲要了菜肴，自己添好米饭和味噌汤便吃了起来。客厅那边突然传来哄堂大笑的声音，大概是谁讲了无聊的冷笑话吧。干脆请警方进来这里搜查算了。

“总觉得有一股腐败的味道。”他喃喃自语着。

“你在说什么？”母亲问。

要问他在说什么，他只是说出了内心真实的想法而已。

简而言之，就是建筑公司利用自身在当地的影响力帮忙拉票，使现任的宫水镇长得以连任。作为回报，镇政府会为公司提供各种工程项目。这实在是典型的官商勾结，敕使河原对此难以忍受。

——真是受不了……

他想，有朝一日我也得做这种事吗？

“越后屋老板，你可真够缺德的呢。”

“哪儿的话，都是代官老爷您教导有方。”

“你这厮，哇哈哈哈哈！”[②]

敕使河原突然在脑内演起独角戏来。

接下来，他的表情变得极为严肃。

无聊透顶。

隔壁房间里的那群人还在一本正经地上演这出无聊的戏码。

而这群人的中心人物便是他的亲生父亲。

敕使河原觉得这真是难以忍受。

一想到自己的生活费都是靠这种事赚来的，他就越觉得难受。

敕使河原倒也没有过于极端的洁癖，但此刻他觉得自己内心细微的洁癖被精准地刺激到了。

太污秽了。

如果这座小镇是这般运转的，那他就更无法接受了。

他并不愿意这样想，但就是越来越觉得厌恶。

虽说他比其他人更眷念这座名为糸守镇的小镇。

这份眷念并非只是因为他打算在这里生活下去。

听到别人说小镇的坏话时，他也会感到不快。

但是——

有时候——

他想彻底炸掉这座小镇。

他想把一切都夷为平地。

他家的建筑公司倒是能铲平一块土地。

② 注：本对话是日本时代剧中经常出现的经典对白，通常发生在相互勾结的贪官和黑心商人之间。

他想将一切破坏掉，然后在空地之上重建出更美好的东西。

如果继续在小镇这样待下去，他也会腐化。

到时他想必也会安之若素地奉上金黄色的点心给代官老爷品尝，就好像他父亲正在做的那样。

所以，干脆将一切彻底破坏掉算了。

不过想归想，他还是深爱着这座小镇。

他想凭一己之力改变它。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有必要继承家业。

可如此一来，他多半也会腐化。一旦继承公司，他就势必会“为了保证员工的工资和生活”“为了维持设备的运转”“为了能有稳定的业务需求”，觉得“有必要和政府打好关系”。

这些想法在敕使河原的脑中纠缠着，让他顿时有些绝望。

话语不断在他的脑海中反复回响。

所以，干脆把一切都毁掉算了。

他甚至想连餐桌都掀翻。

如果整座小镇都消失了，那些美好的记忆又能保存多久呢？

可具体要怎么做？

如果是现代的高层建筑，只需在结构的关键处安放炸药，按下按钮就能将一切炸得粉碎。可是在糸守镇他显然不能这么做。

如果附近有火山，他可以想办法让火山喷发，又或者让火山口附近的怪兽觉醒。遗憾的是附近的山就只是普通的山峦，甚至连温泉都没有。

其实只要一发核弹就能解决全部问题，遗憾的是某国及其邻国，以及其邻国的邻国估计都没兴趣朝这穷乡僻壤的地方发射核弹吧。

说起来，以前——准确地说是二十世纪末——似乎曾流行所谓的诺查丹玛斯大预言，说什么一九九九年将会是世界末日，总之就是一种超自然主义的煽动性言论。当时冷战尚未结束，全世界都笼罩在核战争的阴影之中，所以不少人对这个预言深信不疑（敕使河原是《姆》这本杂志的忠实读者，对此相当了解）。

当时怎么就没有毁灭呢？

你太让人失望了，诺查丹玛斯。你要对此负责，五岛勉[③]。

他想到这里——

什么嘛。

这才清醒过来，因为今天一直遇上烦心事，他的思绪乱作一团，感觉随时都会失控。

这么说来，在一本以放火烧寺庙为主题的小说里好像也出现过类似的剧情[④]，因为太喜欢某种东西，所以决定毁灭它。

好吧，他似乎能体会这种心情了。

厨房的门嘎啦嘎啦地拉开了，父亲走了进来。他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外面还套着工作服，是非常标准的建筑从业人员打扮。或许是出于恶其余胥的心态，敕使河原很不喜欢这身打扮。

“喂，再温两三瓶酒。”

“好，好。”

母亲朝煤气灶走去。

---

③ 注：日本作家，著有《诺查丹玛斯大预言》一书。

④ 注：这里指三岛由纪夫的小说《金阁寺》。

父亲站在敕使河原的身后，用不容拒绝的语气说道：

“克彦，周末你也来现场帮忙。到时要进行现场爆破，你在旁边跟着学。”

“嗯——”

“听到没有？”

“哦——”

敕使河原含糊地答道，露出叛逆期常有的表情。

——现场爆破吗？

父亲的意思是，到时他们会对古旧建筑进行爆破处理，让他去现场观摩一下。

作为继承人，首先要学习的居然是这个？真是讽刺。

敕使河原回到自己的房间，推开窗户，想让空气流通流通。木制窗框已经有些老旧，一动便嘎吱作响。夜晚的风清凉且带着湿意，让人倍感舒适。他侧身靠在窗台上，胳膊肘抵住了花盆的边缘。

他突然想抽根烟，但烟已经抽完了。

如果在当地买烟，消息马上就会在小镇里传开，所以他只能前往远一点的地方买。之前去岐阜市的时候他买了不少，但因为之后没什么机会再去，烟是抽一根少一根。

乡下地方的晚上一片漆黑。

听说附近的村镇在和县里商量推进安设路灯的事宜，但他觉得要等上五十年才轮得到糸守镇。

黑暗之中，唯有宫水神社的鸟居一片赤红。

神社位于沿坡道而上的山腹中，耀眼的光芒驱散了四周的黑暗。

都这么晚了，三叶和四叶恐怕还在练习舞蹈或别的什么吧。

——她真的很不容易……

敕使河原不知是第几次这么想了。

他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三叶看见她的父亲在做竞选演讲时那僵硬的身姿。

他觉得宫水三叶并不是生来就这么神经质的。每一天她都要承受自各方而来的伤害，日积月累下来，她自然变得越来越敏感。

因为要帮忙操持家业，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某种展示品，无时无刻不被众人瞩目，根本没时间喘息。虽然父亲没有和她一起住，但两人遇上时，他总是摆出凶巴巴的态度。此外，还有传言说宫水大叔贪污受贿，随之而来的各种中伤言论时不时就传进三叶的耳里。

结合各方面的因素来看——

敕使河原真的很同情三叶。

3

大约一个月后，定期考试的最后一天总算顺利到来（不过考试的结果就不太顺利了）。当天傍晚，敕使河原在公司的停车场摆弄着摩托，这时鱼住大哥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小克，又有些不错的边角余料了。”

“真的吗？”

“我骗你做什么？你来看看就知道了。”

鱼住大哥是敕使河原建设的员工，虽然只有二十七岁，但十五岁就进了公司，现在是年轻员工的领头人。

敕使河原从小就和他玩在一起，两人兴趣相投，都喜欢摆弄摩托和电子设备。鱼住大哥的家是山里的一座独栋建筑，家里摆满了自制的扩音器和播音喇叭。他本来住在大垣市[5]，却以想听震耳欲聋的前卫摇滚为由搬到了人烟稀少的糸守镇。

与其说兴趣相投，倒不如说敕使河原在无线电方面的兴趣都是受到他的影响。

他没有读过高中，据说是因为对学校和教师抱持着深切的不信任感。不信任学校这一点倒没什么奇怪的，不过能下定决心一辈子不去上学可就需要不小的魄力了。

敕使河原从小就和这样的年轻人玩在一块，多少会培养出反抗精神。

他跟着鱼住来到堆放边角余料的地方，发现果然有好货色。

那是将大树树干切成四方形长柱后剩下的侧面，一面是平面，另一面则是曲面，面积比一叠榻榻米还要小上一圈。这正是敕使河原想要的东西。

“可是，还差脚……”

敕使河原刚说完，身边的专业人士就给出建议：

“脚不要用那些没有加工过的圆木，最好使用削好的木棍。这

⑤ 注：日本岐阜县的第二大城市。

样比较容易组装，外观上也更好看一些。”

“嗯，我今天就去削。你明天能帮我把这个运过去吗？”

“你放到五号车的货架上就好，和其他工具放一起。”

“万分感谢。”

“做好之后记得涂清漆。”

“可这样的话，木头的质感就——”

“淋雨的话可是会腐烂的。”

“我从仓库里拿油漆罐合适吗？”

“我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感谢我吧。”

敕使河原对着鱼住离去的背影合掌致谢。虽说能免费获得材料和工具是沾了家族的光，但如果私底下没有和别人打好关系，人家也不会如此热心地帮忙。

敕使河原马上用液压起重机将这块巨大的木材放上卡车，接着将早就挑选好的圆木搬到加工厂，使用旋转切割机和磨砂机做了四根粗粗的圆棍。完事后，他将自己放在工具间里的木工工具全部拿了出来，和圆棍一起放上卡车。

全部弄完之后，他重新摆弄起摩托来。他更换火花塞，补充二冲程机油，用水擦洗车身，用破布擦拭座板，最后骑着湿漉漉的摩托回到家中。

走进自己的房间后，敕使河原拿出手机，打开社交软件，给早耶香和三叶发了信息：

“你们把明天放学后的时间空出来。”

大约五分钟后，早耶香回复了：

“为什么？”

接着，三叶也回复了：

“为什么？”

你这是回声吗？敕使河原笑了。

敕使河原就读的高中里，考试结束后的次日只上五节课，剩下的时间里老师会给学生们分析考试结果，讲解打分基准，有时还会因为某个答案正确与否而争执。

早上，敕使河原走进教室一瞧，今天的三叶是狐妖上身模式。

最近三叶时常会这样。说是狐妖上身吧，她也不会发出怪叫，跑到野外挖鼹鼠，把油炸食物吃得到处是碎屑，舔行灯里的油（不过，要是真的有行灯，她未必不会去舔），充其量只是衣冠不整地出现在他人的面前，或是突然忘记了身边那些人的名字以及和自己的关系。

这种情况一个月会出现七八回。

每到这个时候，三叶就会出现奇怪的言行举止，比如不穿内衣打篮球，让其他男生莫名地兴奋;坐在走道上露出大白腿，让敏感的高中男生们更加寝食难安;大大咧咧地招摇过市，把其他女生吓得够呛（不过有时她也会被其他女生团团围住）。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她的行为确实相当奇怪。

只要看看她的发型，敕使河原就知道她今天是不是狐妖上身了。

今天的三叶将一头长发扎成高高的马尾，不，与其说是马尾辫，倒不如说更像漫画或电影里佐佐木小次郎[6]的发型。总觉得要是给她一把木刀，她就能精准地将飞过的燕子啊麻雀什么的对半劈开。

这种情况下，三叶简直像换了一个人，而敕使河原也只能猜测她被什么东西（比如狐妖）上身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的宫水三叶等于卸下了无形的枷锁，或许说成从附身之物中解脱出来比较准确。基于她之前屡屡如“潮来”[7]一般被迈克尔附了身，恐怕她还是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缠上了吧。

既然这种时候她的记忆力完全靠不住，敕使河原只能开口问道：

“喂，昨晚约好的事你还记得吧？”

三叶的回答果然不出所料：

“呃——你指的是……”

“我不是说了，让你和早耶香今天把放学后的时间空出来吗？”

三叶目光迷茫，嘴里呢喃着“这种事就应该提前通知我啊”（这让敕使河原一头雾水），然后说道：

“啊——这样呀。抱歉，在下完全不记得了。不过放学以后应该也没有其他安排，听您的吩咐就是。”

“你谁啊？”

敕使河原忍不住用关西腔吐槽道。这家伙说话的语气怎么每天都不一样啊？

“你谁啊？冒牌关西人。”

旁边的早耶香随即吐槽他。

---

⑥ 注：日本战国后期的剑客，有将飞燕一切为二的绝招。

⑦ 注：日本东北地区的一种巫女，据说会通过降灵术让死者的灵魂附在自己身上。

“要说的话，您是哪位啊？”紧接着三叶又对早耶香吐槽起来，形成一个完美的循环。

放学后，敕使河原带着三叶和早耶香来到公交站前。站牌的旁边是一块空地，也就是那家老旧的零食店的对面，地面上铺着防止扬尘的碎石子。

“什么啊，我们要去哪里？”早耶香问道，似乎觉得很可疑。毕竟下一班公车要到傍晚才到站，按理说也去不了哪里。

敕使河原没有回答，而是对着道路前方挥了挥手。

“哦——来啦。这里，这里。”

敕使河原建设的轻型卡车开进了公交站旁边的空地。两边的车门打开后，鱼住和本昌走了下来。本昌也是公司的员工，年纪比鱼住小一些。他其实姓权藤，因为长得像中日龙队[8]的前棒球选手山本昌，才有了这么一个外号，不过其实中日龙队也有一位同样姓权藤的投手[9]。顺带一提，本昌是阪神队的球迷。

两人用不着敕使河原帮手，便麻利地将货物从卡车上卸了下来。对于专业人士来说，没有外行帮倒忙反而效率更高。

“就这些了吧？”

“嗯，非常感谢。”

“记得让老板给我们加薪啊。”

两人说他们接下来还有工作，搬完东西后便重新钻进卡车离开了，实在潇洒得很。

---

⑧ 注：日本的职业棒球队，主场在名古屋。

⑨ 注：指活跃于二十世纪中期的棒球选手权藤博。

“那么——”

敕使河原敲了敲堆得老高的木材和边角余料。

“成天抱怨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是改变不了什么的。对吧，三叶？”

“呃，什么？”

被他这么一点名，三叶整个人呆然若失。

“而且这些到底是什么？”

“这些东西嘛，预计之后会变成颇有原木质感的北欧风格家具。”

“咦？”

“没有的话，我们就动手去创造。别一天到晚因为附近没有时尚咖啡厅而沮丧了，我们自己建一间不就好了？从今天开始，这块地皮就是咖啡店的计划用地！”

三叶看起来有些疑惑又有些惊讶，早耶香则皱着眉头，感到纳闷。

三叶开口问道：

“那种东西我们能建出来吗？”

“不要小看建筑公司老板的儿子，有样学样我还不会？”

“墙壁啊天花板什么的怎么办？”

“那些倒是做不来。不过到时我会布置像模像样的桌椅。”

“那就是露天咖啡厅喽？”

“没错。”

早耶香有些慌乱地问道：

“你说你来建？”

“你们不会打算让我一个人来吧？你们肯定也要帮忙啊。”

"呃——"

"我来，我来！"

两人的反应大相径庭，真让人意外。

让敕使河原大感意外的还有，积极响应的人居然是三叶。他本以为三叶会双手背在身后，拿"嗯——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呀"之类的话搪塞过去。

不过，这是一种好趋势。

4

根据分工，敕使河原负责给材料量尺寸和画标线，三叶则负责用锯子按标线进行切割。

三叶拿起敕使河原的长锯，如同武术表演一般转动手腕挥了一圈，然后摆了一个静止的架势。这是男生拿到"凶器"后绝对会做的事。

"哎呀呀，我早就想尝试真正的DIY了。"

敕使河原抬起头说："别用DIY这种软趴趴的词，我们这可是正经工程。"

"是吗，那我们就是工程师喽？"

总觉得这话哪里不对。

三叶看着圆木上的标线问道："把这个一分为二就可以了吧？"

"嗯。"

“再把切割好的圆木板放上去，凳子就算做好了吧？”

“那未免太没有技术含量了，至少要加上靠背。其实我还想把凳面削成向内凹下去的形状，不过这是之后的任务了。”

“嗯——”

三叶将锯子抵上圆木，一点一点地锯了起来。慢慢地，她用一只脚踩住了圆木，开始大幅度地扯动锯子。

旁边的早耶香顿时慌了，从身后搂住三叶。

“等，等一下。不行，不行！”

被早耶香这么一抱，不知为何三叶也显得有些慌乱。

“啊啊啊名取同学，早耶香同学，不可以，不可以，别碰我，别人会生气的。啊，不过又不是我主动去碰别人，应该没关系吧？还是不太妙。到底可不可以啊？真是的。”

“你到底在说什么？”

“没什么，总之别靠我太近，这样也有点对不起敕使。”

“什么？”

早耶香拍了拍她的背。

“我是要你注意一点！之前不是才惹班上的同学发火了吗？”

“……好的。”

看来班上的女生暗地里讨论过什么，而且气氛有点可怕，所以敕使河原也没敢细问。

三叶并拢双腿跪在地上，左手按住裙摆，只用右手动起锯子来。



显然她锯得不太顺利，而且一副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

“没办法，我也帮帮忙吧。”听到早耶香这么说后，敕使河原把磨砂机交给她，告诉她怎么打磨桌面。他们从鱼住那里拿到了大木材的边角料，准备加上桌腿后做成桌子。

“这是什么？”早耶香接过工具后问道。

“磨砂机。你当它是通了电就能动的锉刀吧。”

“磨——砂——机。”

三叶若有所思地呢喃着，她的脑子里肯定在想什么毫不相干的东西。

敕使河原开始给桌面安装桌脚。其实他昨天已经做好了桌脚，现在需要在桌面下方打洞。

三人各自忙碌了一会儿后，三叶突然叫了一声“啊——烦死了”，然后站起身来。

她拖着锯子朝三人放书包的地方快步走去，然后从自己的书包里拿出手机拨了号码，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啊，喂喂？嗯，嗯，呃——我要拜托你一件事。”

她一边用锯子背面敲着自己的肩膀，一边对着手机说道：

“不不不，你可别这么说，到时我请你吃冰激凌吧？什么，哈根达斯？行。真的，不骗你。”

大约半个小时后，宫水四叶提着纸袋出现了。“这个可以吧？”她将纸袋递给三叶。

“谢啦，四叶妹妹。”

“妹妹？”四叶看向姐姐，似乎觉得很可怕。

纸袋里装着一条运动裤。三叶将运动裤从裙子下方套上，转头看向早耶香，仿佛在说“这下没问题了吧”。她掰了掰手中的锯子，发出锵锵的声响，然后一脚狠狠地踩在圆木上，从气场来看似乎随即便要脱口说出“混账东西”这种话来。接着，她一副心情舒畅的样子，重新锯了起来。

“这锯子挺锋利的嘛。”

“那还用说，这可是专业用具。”

“裙子加运动裤还真不错。之前我一直觉得这种搭配简直是笑话，不过实际体验一把后就改观了。”

“我还是觉得很可笑。”早耶香一边操作磨砂机，一边嘟囔道。

早耶香蹲在地上，一手按着裙摆一手操作磨砂机。她突然问道：“说起来，这片空地咱们能随便用吗？”

敕使河原回答：“这个嘛，应该没问题。”

“真的？我们不会挨骂吗？”

“这里是零食店老爷爷的土地吧。要是他还活着，肯定会一口答应的。”

“嗯——这倒也是。”

“真是了不得的风俗。”三叶突然事不关己似的说道。

此刻四叶正坐在那张印有冰激凌广告的淡蓝色长椅上，啜饮着姐姐请客的蜂蜜柠檬水。

眼前的画面似乎让她觉得无趣。

“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你觉得是什么？”三叶反问道。

“妇女八卦场所？”

敕使河原说道：“像这种能吃饭喝东西的地方，有没有什么更时尚的叫法呢？”

“美食广场。”

“还差点意思。”早耶香说。

这么多活当然无法在一天之内完成。

敕使河原一直埋头使着凿子，无意间抬起头来，才发现白昼与黑夜交替的时刻已经悄然降临。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他和早耶香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但三叶没有停下手头的工作。她正在测量桌子底面的平行度，整个人像是被木材束缚住了，完全没有回家的意思。

早耶香将双手交叉在身后，左右晃着身子，仰望天空。

“已经是彼谁乃之时(KATAWARE)了。”

她呢喃道。

三叶微微抬起头来，快速看了早耶香一眼，似乎想开口问些什么，又像是觉得自己听漏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很快她便放弃挣扎，放下了手中的工具。

“也别太勉强，慢慢做就好了。”

“话是这么说……”

她站起身来，只将双手的大拇指插在口袋里，碎碎念着：

“下次来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什么？”

她在说什么呢？

“真舍不得……”

三叶依依不舍地望向渐渐沉入山脊后方的血红夕阳。

这一幕如画一般。敕使河原也被三叶的情绪传染了，心中生出几分感伤。

他开口问道：

“你不是一直说想离开这里吗？”

“呃，为什么？”

三叶一脸正经地反问道，看起来全然不是在开玩笑。

“这是你自己说的嘛。”

听敕使河原这么一说，她抬头看着上空，仿佛在向天上的某人发问似的呢喃道：“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她站在暮霭时分淡淡的光芒中自言自语：“明明这座小镇什么都有。清新的空气，甘甜的水，沁人心脾的风，波光粼粼的湖，深邃的星空……”

“你啊，时不时就像变了一个人。”

“呃。”

不知为何，三叶突然僵住了。

“你不会是被宝冢[10]那些女扮男装的演员影响了吧？”

“宝冢啊……”

说着说着，宫水三叶在敕使河原心中所处的位置，如同切换开关一般有了些许转变。

这种转变经过了极为复杂的“处理”，如果诉诸言语，大致如下：

虽然三叶这家伙诸多抱怨，但她很清楚这座小镇的美好之处，也深深地认同它的价值。

什么嘛。

他顿时松了一口气。

啊啊——

这家伙人挺好的。

这家伙挺好的，值得信赖。

敕使河原心想：

她其实很明事理。

他还是第一次觉得她是这样的人。

敕使河原和三叶在念小学之前就认识了，对她的性格早已知根知底，却从未完全对她敞开内心。

倒不是因为他不喜欢三叶的性格，其实他有段时间反倒对她产生过些许朦胧的爱恋情愫。

他之所以不肯轻易地敞开内心，只是因为他是男生，而三叶是

---

⑩ 注：指日本的宝冢歌舞剧团，团员均为未婚的女性，男角由女性反串演出。

女生。

他对早耶香也是一样。

因为性别不同，所以感受上总会有隔阂。

他是这样，其实对方也是这样。

在感受这方面，彼此之间的差异太大。

因此，老实说他从未和她们真正推心置腹过，而她们多半也是如此。

可是，在这彼乃谁之时（KAWATARE）——用当地方言来说就是彼谁乃之时（KATAWARE），即光暗交替之时——敕使河原那些“反正和她们说不通”“就算问了她们肯定也不知道”的想法都烟消云散了。

“我啊……”敕使河原唐突地开口，“也曾想过要离开这里，但是办不到。毕竟我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义务，不能随便离开。而且，虽然我很不喜欢这座小镇，但也不是一切都那么讨厌。放下一切离开这里固然很爽快，但我还是想老老实实地扎根于此。我要亲手让这座小镇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我的想法。”

他一口气说完后，三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正常的女生听到这类说辞后多半会给出“你在说什么呢”“突然自说自话什么啊，有毛病吧”之类的回应吧，至少在敕使河原的世界观里是这样的。

但宫水三叶的反应并非如此。

她一脸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说啊，早耶香，敕使——”

这恐怕还是狐妖上身模式的三叶头一次这么亲昵地称呼两人。

她走上前来，先是用力抿了抿嘴。

然后开口说道：

“之后我会和你们好好谈谈。”

第三章 Earthbound



1

宫水四叶悄无声息地打开拉门，朝姐姐的房间内窥视，不由得向下撇了撇嘴角。

要上学的日子里，四叶总是起得很早。今天她也六点准时醒了过来。起身离开棉被后，四叶一把拉开玻璃内窗和古旧的木框外窗。她对明媚的天气很满意，于是将棉被挂在窗台上晾晒。

她在换衣间里用肥皂哗啦哗啦地洗完脸，只花一分钟便换好衣服，然后用发刷梳好头发，两股马尾辫扎在耳朵之上。

全部收拾停当后——

啊，肚子饿了……

四叶就读的糸守小学有一位上了年纪的男老师，据说曾经在白川村的庙里担任住持。

这位老先生的口头禅是——

“这也是人生的考验。”

因为他几乎天天都说这句话，所以学校里的每个孩子都有样学样地模仿过他的语气。

四叶突然想到：现在我的肚子咕咕直叫，明显就是饿了，可离准备早餐还有些时间，这中间的空当期……不也是一种“人生的考验”吗？

她还只是小学生，自然没办法对此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她只

能在小学生力所能及的思考范围之内，有样学样地感叹道：

“啊——这就是人生的考验哪。”

正巧外婆抱着要洗的衣服从旁经过，开口问四叶：

“你在说什么？”

四叶大致说明了一下，外婆听了后说：

“对了，你去把做早饭的人叫起来。”

要说为什么早饭还没有开始准备，是因为：1.今天轮到姐姐三叶准备早饭；2.这位三叶同学还没起床。

三叶这个人吧，就连妹妹四叶也看不透。她从不会忘记做作业，成绩似乎也挺好，但总感觉和这个世界有点不合拍。

说她文静吧，大家对她的评价也确实如此。可有时她会莫名其妙地发起呆来，仿佛在接收外星人的指示，看起来有些可怕。顺带一提，外星人之类的说法是附近高中一个名叫敕使河原的大块头男生告诉四叶的。

三叶正处于多愁善感的年纪，有时会彻夜难眠。事实上她的确对四叶说过自己“正是多愁善感的年纪，有时晚上会睡不着”。

三叶应该没有撒谎。有时四叶半夜起床去洗手间，经过她房门前时，会听到她在榻榻米上翻来覆去的动静。

姐姐这是在干吗呢？四叶一边想着一边向前走去，这时房里突然传来三叶的自言自语：

“啊啊，活着好累。”

四叶本想打开拉门说一句“行了，赶紧睡觉”，但总觉得过于

阴森，最后还是放弃了。

而且这位姐姐一旦睡着就很难被叫醒。有时她在客厅里睡午觉，四叶想弄醒她（因为妨碍到打扫），但无论是摇还是敲（真的用力敲了）都不见效，甚至拿着用于演奏神乐的铃铛和太鼓在她的耳边发出声音都没用。估计就算给她塞上耳机然后用最大音量播放死亡金属，她也不会从梦中惊醒吧。

当然，每天早上三叶也会睡懒觉，所以四叶现在才不得不去叫她起床。

试试按压她脚底板的穴位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吧？四叶一边想一边穿过走廊。就在这时，姐姐的房间里传出了窸窸窣窣的声响。

她已经醒了？那我只需喊她一声就行了。真可惜，没机会用力按她脚底板的穴道。四叶一边想着一边打开拉门，结果发现房间里的气氛有点不对劲。

——呜哇，又来了。

四叶只拉开一条门缝，朝房间内窥探，果不其然——

姐姐正瘫坐在棉被上。

她正隔着深粉色的睡衣来来回回地揉着自己的胸。

——呜呃……

这就是四叶会撇着嘴角的原因。

最近时常出现这种情况。一大早刚醒过来，三叶就一个劲地用双手揉搓自己的胸部。

而且她还一边揉一边露出有胸好棒的陶醉表情。四叶开始担心

她的脑子是不是有问题。胸部这玩意儿她不是早就有了吗？

有时三叶还会抱着自己的身子滚来滚去。

实在莫名其妙。

她是有多喜欢自己的身体呀？

四叶心想：玩弄自己的身体也就罢了，可别有一天突然从身后抱住我然后揉我的胸啊。

四叶越想越害怕。

或许早点拟定对策比较好。

用胳膊肘对准她的侧腹打下去怎么样？或者猛地用脚后跟踩她的脚？

"外婆——！"

四叶啪嗒啪嗒地跑过走廊，冲进厨房里。外婆说了一句"别跑"，她便整个人刹住了车，脑子里甚至响起了虚拟的轮胎擦地声。此时，外婆正代替三叶在准备早餐。

"外婆，姐姐今天也很奇怪。"

"是吗？"

"您怎么还这么冷静，情况真的很糟糕啊。"

"这样啊。"

"呜——都说了情况不太对劲……"

最近姐姐各方面都不太对劲，虽说以前就有些怪怪的，但这些日子仿佛切换了开关似的，有时完全变了一个人，今天也是如此。

要说非正常模式的姐姐如何奇怪——

首先，头发会乱糟糟的，这种模式下她似乎打从心底里觉得打理头发很麻烦，总是拿一根橡皮筋将头发扎起来草草了事。

其他方面也显得相当随便，坐着的时候她经常双腿大开，引来外婆一阵责骂。

而且不知为何她最近经常不洗澡。

时不时还用男性口吻说话。

有事没事就乱摸自己的身体。

——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姐姐向来最怕别人在背后说闲话，无论何时都表现得过度自律，最近却突然变得如此松懈，实在很不合理。

非正常模式和正常模式会交替出现，简直是难解之谜。

“到底为什么呢？”

四叶试着询问外婆的意见。

“天晓得……”

外婆的回答显得颇不在意。

四叶觉得情况不妙，外婆却完全不以为意，态度一如既往：

“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年幼的四叶就这样被外婆敷衍过去了，心想着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是这样吗？

或许没错，但四叶还是觉得有必要对姐姐的状态多留个心眼。

说到多留个心眼——

之前她们有过一段奇怪的对话。

当时四叶刚洗完澡，穿好了睡衣。三叶突然按住她的肩膀，慌张地说道：

“听着，如果最近我有什么可疑的言行举止，你一定要好好监视，之后再一一汇报。”

可疑的言行举止？

四叶反问道：“向谁汇报？”

“向我。”

“什么？”

2

当天下午，四叶成功截住了独自走在回家路上的名取早耶香。

“哎呀，今天敕使不在吗？”

四叶之所以会如此发问，是因为她知道每天放学后早耶香都是和敕使一起回家的。

“公司的人开着卡车来接他，不知道要上哪里去。听他们的意思，好像是有什么事情要去一趟松本。”

“松本？长野县那边？”

“没错，肯定是去玩什么不正经的了。”早耶香压低声音说道。

“咦，不正经的？比如什么？”

“呃，我也不是很清楚，应该是我们这种正经人难以想象的吧。”

“好厉害，居然难以想象，真想见识一下。”

“可不是。一群男人到底打算做什么呢？”

早耶香一边叹气一边呢喃道：“真搞不懂那些男生。”

四叶不解地问道：

“是这样吗？”

根据她对身边那些小学男生的观察，她觉得男生的世界其实挺单纯的，并不需要专门去琢磨和理解。

男生的世界只需用“笨蛋”二字来形容。在男生的世界中有越蠢越了不起这样一条简单的法则，做的事情越蠢就越容易讨其他人欢心，也会在团体里更受欢迎，于是这群人就越来越蠢，完全是恶性循环。

所以身为善良的女孩子，需要做的只是在一旁说上一句“真是傻瓜”。对男生来说，“傻瓜”二字等同于勋章。越是这么说，他们就越开心。仔细想想，这还真够扭曲的。

四叶用小学生的表达方式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早耶香听了后伸了伸懒腰，说道：

“四叶妹妹，你可真了不起。”

从早耶香的态度来看，这话并非讥讽，而是真的心生佩服。

四叶很喜欢早耶香的这种作风，她不会因为对方比自己年幼就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

早耶香心地善良，长得又可爱。

像她这样的好女孩为什么成天和敕使这样的丑角混在一起呢？

四叶怎么想都不明白。

对四叶来说，真正难懂的是姐姐们的世界。

四叶叫住早耶香，就是为了探究姐姐们那难懂的世界。

“我姐姐最近在学校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有没有做什么奇怪的事？”

“奇怪？”

“嗯。”

“嗯——她从以前开始就有点奇怪啊……”

早耶香做出了和四叶类似的评价，真不愧是姐姐的闺蜜。

“唔——”早耶香沉思了一会儿（思考的样子也很可爱），然后开口说道，“比如完全不在意他人的看法这样的吗？”

“咦？”

“最近她好像时不时会这样，可有时又和平时没什么两样。”

“咦——这是什么情况，自暴自弃吗？”

“嗯——或许可以这么说吧。或者说是破罐子破摔吧？”

和早耶香挥手道别后，四叶坐在宫水神社鸟居前的石阶上，托着腮陷入了沉思。

完全不在意他人的看法——

这种态度的确有点破罐子破摔。

为什么最近姐姐会如此自暴自弃呢？

难道她遭遇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导致她一直以来的人生观都被颠覆了？

是什么时候？在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

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人才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比如说——

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从而丧失了生存的欲念。

嗯，的确有这种可能。

不过话说回来，姐姐有重要得视如珍宝的东西吗？

她最近像被什么附身了一般，收集了很多刺猬的绒毛玩具。可是，就算把她的这些收藏全部扔掉，她充其量也就惨叫两声，肯定不至于自暴自弃。

——嗯……

总觉得还是不对。

——啊！

四叶的心脏猛地一跳，胸口感受到一股冲击。某段重要的回忆在她的脑中苏醒。

不久之前，她一不小心就吃掉了姐姐放在冰箱里的冰激凌。

当时她刚洗完澡。

——啊，有冰激凌呀，吃掉好了。

她想也没想就吃了起来，吃到一半时才留意到冰激凌的盒盖上写着“三叶”。

这一瞬间，她意识到了。

——不妙。

不过，把吃到一半的冰激凌放回冰箱也没什么意义，所以她还是全部吃完了，还处理掉盒盖以免留下证据。

这么说来，当时——

姐姐为什么没有大叫着“我的冰激凌没了！是谁吃掉了”呢？

太不正常了。

难道说她受到的打击太大，以至于根本叫不出声来？

姐姐平时表现得十分坚强，其实内心相当纤弱，随便一件小事就能让她内心受挫，所以这也并非不可能。真麻烦。

四叶不紧不慢地站起身来，沿着石阶朝家里跑去。

宫水家门前也有一段石阶。四叶跑上石阶，猛地打开玄关的拉门，踢掉鞋子后冲进家里。尽管势头太猛撞上了廊柱，但她还是没有停下脚步。

她的姐姐——三叶正站在不远处的渡廊[①]上，斜靠着扶手眺望庭院。

为什么她会一动不动地盯着自家的庭院呢？四叶的心中闪过这样的念头，紧接着扑上前去，用力抱住了她。

“姐姐！我把你的哈根达斯脆皮三明治香草冰激凌吃掉了，对不起！”

四叶的脑海中不断涌现出悲惨的想象，眼里噙满了泪水。

三叶被四叶牢牢地抱住了，看起来并不在意，表情仿佛在说“哦，这有什么嘛”。不过，她微微抬高了双手，似乎在表达“妹妹

---

① 注：日式建筑中连接房间与房间的户外走廊。

也是女孩子，不可以随便乱碰”的意思。

她的回答相当随性：

“这样啊，没关系啦。”

四叶瞪大眼睛，直勾勾地看向姐姐。

“真的不要紧吗？不是开玩笑吗？”

“你喜欢冰激凌吗？那下次我再买一些放冰箱里好了。”

“呃，真的？你要请客？不骗人？”

“骗你干吗？反正那边也在乱花我的钱，这叫有来有往。”

听三叶这么一说，四叶顿时皱起眉头，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有来有往？和谁？”

“呃，这个问题嘛……应该是和另一个自己吧？”

“什么？”

她说得好像儿童科幻小说里的剧情。四叶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姐姐是被外星人控制了。

次日晚上，四叶洗了澡，正想拿些冰块加在麦茶里喝，结果一打开冰箱冷冻室的门，就发现里面放着格力高的盒装冰激凌。

——啊，她还真是说到做到。

于是四叶也不喝麦茶了。她用茶壶泡了绿茶，从餐具架上取了一把茶匙，坐在厨房的餐桌前大快朵颐地吃起冰激凌。

她还是小学生，在喜好方面相当敏感，但对于幸福和不幸尚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这一点她自己也很清楚。

不过，四叶觉得洗完澡之后打开冰箱门，意外发现里面放着冰激凌，这种感觉或许就可以称之为幸福吧？它非常接近于世人眼中的幸福感。今后她必然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在这之中，她所体验到的幸福都是洗澡之后吃冰激凌这种感受的延伸吧。

四叶的心中隐隐浮现出这样的想法，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啊啊——好开心呀。"

她觉得这种盒装冰激凌稍微融化一些后再吃会有更好的口感。

最棒的吃法是将融化了的液体和尚未融化的固体一同送进嘴里。直接吃硬邦邦的固体尝不出味道，所以不能着急。

吃着吃着，口腔会逐渐产生冻僵的感觉，如此一来同样会尝不出味道。这时热茶已经稍稍放凉，抿一口来缓和缓和正好。

以上便是四叶从以往吃冰激凌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她一口接着一口，悠闲地吃着冰激凌。就在她吃得正欢时，身后通往浴室的门被人打开了。

"啊——！"

听到身后传来的惨叫声后，四叶本能地绷紧了后背。三叶穿着睡衣，头上裹着毛巾，从背后按住了她的双肩，整个人几乎压在了她的身上。三叶从上方探出头来，脸近得都快撞上餐桌上的东西了。

"我的冰激凌！"

"咦？"四叶回过头去。

"你干吗吃掉了？"

"咦，不是你说可以吃的吗？"

“呜哇——我活不下去了！”

三叶顿时变得萎靡，瘫坐在地上。

你生命的“燃料”还真是廉价啊。

四叶心里这么想，但嘴上自然忍着没说出口。

三叶在地板上坐了一会儿，然后用手搭着椅背站起身来。她解下头上的毛巾，如同海藻般的漆黑长发散开后轻轻地摇动着。

“四叶……”

“呃——对不起。”

“我要诅咒你。”

“好吓人！”

既然是神社的相关人员，就不要随便诅咒别人嘛！

三叶失去了生命的动力，摇摇晃晃地走向自己的房间，看来是打算直接就寝，没有继续为难四叶。四叶总算逃过一劫。

事情到此为止，四叶得以松了一口气。三叶的愤怒一般都不会持久，这次的冰激凌事件也是。赌气睡上一觉后，第二天早上醒来，她便完全忘了昨晚的不愉快，如同退烧了一般。从以前开始她就是这样了。

唯有面对爸爸的时候是例外。三叶对于父亲的怨恨持久而深刻，顽固得让人难以置信。

为什么呢？四叶感到很不可思议。

双方相互道个歉、握个手，冰释前嫌不就好了？

其实四叶也这么劝过她。



“这是大人的问题。”

但她总用这种话顶回来，话题也就无法继续。这人真是太顽固了，四叶心想。

四叶的脑子很好使，直觉也很敏锐，但终究无法跳出小学生的世界观。她不知道人与人之间一旦出现纠葛，就很难像缠在一起的耳机线那样轻易解开。从这层意义上来说，那的确是大人的问题。

总而言之，四叶很庆幸姐姐不会和她长时间怄气。

她很清楚，姐姐绝不会出于报复，做出诸如抢她的点心吃这样的事。

这方面她绝对相信姐姐。

——姐姐就是姐姐。

她是这么想的。

这么一想，她的心头顿时涌起一股暖意。

不过，当她看到睡过头又没有尽责做好早餐的姐姐睡眼惺忪地出现在起居室，一副完全不记得昨天发生了什么的模样时，她心中的感慨便随即蒸发了。

3

春日和煦，阳光透过轻薄的白色窗帘照进教室。现在是上午第三节课，四叶将自动铅笔的笔芯按得过长，一不小心就弄断了。

她按了好几下笔帽也不见笔芯伸出来，只好在笔盒中翻找替换

的笔芯。她抖了抖笔芯盒，将多余的笔芯装回去。然后她打开笔帽，正要将笔芯塞进细圆筒状的替换口时——

哎呀。

笔芯没有对准，掉在了笔记本的折痕处。

她赶忙想捡起笔芯重新塞进去，结果这次用力过猛，笔芯断成了两截。

——呃……

在那之后，她拿出的所有笔芯不是掉落就是折断了。她顿时有些不耐烦，但马上又想到了什么，不禁偷偷地抿嘴笑了。

——难道说这就是姐姐的诅咒？

也就是说，姐姐拼尽全力的诅咒不过是这种程度的使坏。她想象着姐姐用意念诅咒四叶的铅笔芯全部断掉的模样，觉得还蛮可爱的，又有些不明所以。

不过，她还是第一次连续犯这种低级错误。

——肯定是因为姐姐有点不对劲，我这边才不断掉链子，总觉得有些奇怪。

虽然感觉不甚明显，但这些天来姐姐越来越奇怪，四叶无形中也增添了不少压力。按照NHK健康节目的说法，人一旦感受到压力，原本有能力做到的事也会突然做不到。

啊，这样一来就说得通了，四叶一边看电视一边想。

四叶有一个叫花乃的朋友，到去年为止都和她同班。二年级时花乃和她们的班主任八字不合，每天进入教室时心情都格外沉重，

以至于每次老师让学生们明天带什么东西来学校，她都忘得一干二净。升入三年级后换了班主任，花乃的这种“症状”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因为见识过这种实例，四叶很清楚人在生活中一旦压力过大，就容易变得笨拙。

她好不容易想通了这件重要的事，结果一不留神又把替换的笔芯弄撒在笔记本上。

姐姐有时言行举止很奇怪，也是因为这个吗？

——她一定是压力太大了！

一定是这样。

说起来，四叶曾无意中听某些七姑六婆闲聊时提到，长女长子所需担负的东西往往是弟弟妹妹们难以想象的。

——或许是我把什么事都推给姐姐后活得太轻松了？

她不由得自责起来。

——没错，姐姐要继承神社，责任重大。到时候肯定得招赘，说不定现在已经开始相亲了。对了，不久前她还吵着要离开家去东京呢。

错不了。

四叶对此坚信不疑。

她放学后回到家，发现姐姐不在，便去问外婆。

“她刚刚回来了，换好衣服后就去神社了。”

神社是宫水家的“家族产业”。据说从神话时代开始，这座神

社便耸立在糸守镇的土地之上，自成立伊始便一直由宫水一族主管。而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宫水神社拥有宗教法人的地位，神社的土地和建筑属于法人格的所有物。当然，四叶搞不懂这么复杂的事情。在她的认知之中，宫水神社就是“我家的神社”而已。

四叶沿着参道的石阶向上走去，抵达“我家的神社”后，发现身着便服的姐姐正拿着扫帚扫地。

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后，姐姐——三叶转过头来。就在这时，四叶紧紧地搂住了她的腰。这一下来势过猛，看起来活像美式橄榄球的擒抱动作。

“姐姐！”四叶迫不得已般说道，“姐姐你可以活得更自在一点！家里的事情就交给我，以后我会招个上门女婿，继承神社！别担心，想和我结婚的男生多得是！”

三叶手里还拿着扫帚，听到这一大串话后先是有些慌乱，接着稍稍推开了四叶的脑袋。

“你突然说什么话呢？”

“呃，我搞错了？”

“什么搞错了？”

“错了啊……”

“我不清楚你在想些什么，不过我并没有为了你太委屈自己，所以四叶你也别想太多，想做什么也随你便。”

“呃，随我便吗？”

小学老师总是教导大家做事不可以太随便，突然被人告知说

“你随意就好”，对于还是小学生的四叶来说未免冲击过大。

“这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而是做不做的问题。”

“做不做？”

“嗯……不过我也不清楚自己能不能做到。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做到……”

三叶抬起头，望向环绕着神社的针叶林。她看似不经意般凝视着早已司空见惯的风景，然后突然看向妹妹。

“还有，那是怎么回事？有大把男生想和你结婚吗？”

“对呀。”

“真的假的？”

“废话，肯定是真的呀。”

三叶将扫帚头杵在地面上，像拿着长枪般握住竹柄。

接着，她猛地松开手。

扫帚随之倒下，敲中了四叶的额头。

“好痛！你做什么呀！”

“故意惹你生气。”

—

在这之后，四叶又想了很多，坚持不懈地尝试了好多次。

在理发店排队等号时，四叶为了打发时间只能拿起那里的女性杂志翻看，突然一个答案如同闪电般出现在她的脑海中。

——对了！她突然换了时尚品位，肯定是因为交了男朋友，为了迎合对方才这么做的！

——最近她时不时就会做一些颇讲究的西式餐点，肯定也是因为男朋友好这一口。

——没错，之前她还在走廊上踱着步，嘴里嘟囔着“真是受不了那家伙”。

四叶急急忙忙赶回家，冲着正在倒鲣鱼高汤的三叶大声嚷嚷：

“姐姐，到底是谁是哪里人多大岁数了人怎么样？是不是一个高高瘦瘦的圆脸帅哥？不会是丑八怪吧！”

“你又怎么了？像一条疯狗似的。”

三叶这话的意思，无非就是“你干吗气势汹汹地追问不舍”。

“你交男朋友了，对吧？”四叶不依不饶地问道。

“没有。”

“真的假的？”

“啊，不对。不是没有，是不想交。”

“你真的没有男朋友？”

“都说了没这回事，真的没有。”

“该不会是因为你男朋友是敕使，所以不好意思承认吧？”

“别开玩笑了。”

“不过姐姐是‘外貌协会’的，所以应该不是他吧。”

四叶总是这样多嘴多舌。

被三叶赶出厨房后，四叶莫名地释然了。她不经意间走到了庭院，觉得植物有点发蔫，便扯过水管洒起水来。

——姐姐刚才在倒高汤……

高汤的量很多，光是做酱汤的话绰绰有余，所以多半还会用在煮菜上。

也就是说，今天家里吃日式料理。

姐姐原本就只会做日式料理，所以今天是正常状态。

可有时她又会像变了个人似的，做起相当考究的西餐来。

之前她做过西班牙海鲜饭和小虾秋葵冻，还有放了超多花菜、西蓝花和橄榄的蔬菜锅等等。四叶有些佩服她，但首先涌上心头的是恐惧——我是不是在做梦呢？顺带一提，每道菜的调味都不会太重，吃起来没什么负担，味道还相当棒，海鲜饭底下的锅巴尤其美味。总体来说，虽然刚开始看到时有点畏缩，但吃完以后倍感满足。

——好奇怪啊，连烹饪风格都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她还说自己没有交男朋友？

四叶无法说服自己。

她越来越觉得心痒痒，左右摇晃着水管。水流如同蛇一般扭曲着，给她提供了新的思路。

——因为男人而改变了烹饪风格的话，难道她去对方家里给那人做过饭吗？

如果是这样，线索就多了一些。

能上男方家里做饭的话，对方多半就不是姐姐的同学了。这座小镇的学生基本都在家里吃饭，至少四叶没听说姐姐周围有苦于无人做饭的男生。

那就是独自生活的大学生喽？可这附近根本没有大学，也不可

能有大学生住在这里。糸守镇太偏僻了，无论读哪一所大学都不太可能住在家里。所以独自居住的大学生和地底人一样，都不可能在糸守镇上出没。当地的年轻人毕业后如果想继续念书，势必得背井离乡。

那就是社会人士喽？

——难道是大叔？

四叶默默地发出呕吐的声音。

对于小学生来说，上班的成年人和女高中生交往简直难以想象。这种事情只可能出现在漫画里，出现在现实中实在难以接受。姐姐该不会是被坏人骗了吧？

——难道是单身赴任[②]？

四叶露出厌恶的表情继续思考着。单身赴任的男人铁定会出轨，这是电视剧里不变的规律。这就如同章鱼烧要配柴鱼片，烧卖要配青豆，布丁要配焦糖汁一般，已经成了固定搭配。

其实四叶对于出轨到底是什么并没有清楚的认知，但也能猜到七七八八，觉得那应该是非常恶劣的行径吧。

——啊！

所有线索终于交汇在一起。

——所以她才遮遮掩掩的。

此时的四叶已经完全忘记姐姐有男友只是一个假设前提，自顾自地胡思乱想起来。

她关掉水龙头，扔掉水管后爬上走廊，再次冲进厨房。

② 注：因为工作需要独自前往外地长期出差。

“姐姐，那是不可以的！”

“咦？”

宫水三叶此刻正在切菜，听到声音后转过头来。

四叶顿时止住了脚步。

她几乎忘了呼吸。

阳光从窗户照进厨房，制造出逆光的效果。

从天空洒落的光芒白得耀眼。

姐姐站在光芒之中，回头时的身影一瞬间像极了母亲。

在四叶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过世了，所以并未在她的脑海中留下清晰的记忆。她甚至不记得母亲是怎样的一个人，连相貌都是看了照片才知道的。

然而——

她跑进厨房时，母亲回过头来询问怎么了。

四叶总觉得自己经历过这样的场景。

她觉得自己经历过。

在四叶的内心深处，某些东西连接在了一起。

线一般的什么东西飞向远方，前端仿佛连接到了无形的世界。

“你怎么了，四叶？”

四叶依旧处于失神的状态，没有回应姐姐的问题。她总觉得母亲也这样问过她。

“你说什么不可以？”

这时四叶才清醒过来，意识回到了现实之中。

眼前的人是姐姐——

她听见的是姐姐的声音。

“你到底怎么了？”

这种老成的口吻是三叶独有的说话方式。四叶眨了眨眼睛，这才回答道：

“啊，嗯，没事。”

“这样啊，真的没事吗？”

“嗯。”

“看你也没事做，帮我削芋头吧。来。”

三叶飞快地将装满芋头的大碗、小砧板以及菜刀放在餐桌上。

“咦，这不是最麻烦的步骤吗？”

“没错。你还能帮上姐姐的忙，可真了不起啊——哦呵呵。”

我真是自找麻烦。

不过，和有一瞬间看上去像母亲的姐姐肩并肩站在厨房里干活，其实倒也不坏。

4

这件事之后，四叶便老实了不少。可再次看到三叶起床后一脸陶醉地揉着胸时，她又陷入了沉思。

——这又是怎么回事？

四叶盘腿坐在起居室的坐垫上，胳膊肘撑着矮桌，用手托着腮

苦苦思索着。现在临近傍晚，电视上重播着时代剧，正上演到奉行大人露出樱吹雪文身的那一幕[3]。

姐姐还真是喜欢自己的胸部呢。

可一直揉胸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时代剧结束之后，电视上开始播放洗衣粉的广告。四叶拿起遥控器换到地方台，画面随之变为傍晚前的综艺节目。她的眼睛盯着电视，心却完全不在节目上。

用手托腮久了，脸颊有些生疼，于是她调整姿势，揉了揉脸。柔软的脸颊在手指的搓揉下不断变形，这一瞬间她想起了什么，猛地松开了手。

——我被姐姐的坏毛病传染了……

她顿时感到一阵恶寒，用指尖猛拍桌面。

她的姐姐——宫水三叶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但凡接近她的人都会受影响，甚至连精神都会被牵引。四叶自己也说不清具体是怎么回事，但就是有这种感觉。

——这样下去，我也会每天早上揉胸吧。

真是这样就太可怕了。

这人真是让人头痛。

为什么非要揉胸呢?

有什么合理的解释吗?

电视里，一群男不男女不女的人（即所谓的人妖艺人）正唧唧喳喳地品评着美食。四叶心不在焉地看着节目，脑中有一搭没一搭

③ 注:这是日本经典时代剧《远山金先生》系列中的经典场面。

地思考着。

模糊的意识中，一些似乎有关又似乎无关的东西被串联起来。

胸会越揉越大。

她曾听过这样的说法。

而且还不止一次听人提起过，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四叶对此难以认同。

总是乱揉胸的话，胸部会变得歪歪扭扭，怎么可能会变大？

四叶从小玩到大、每天晚上还抱着睡觉的那些绒毛玩具几乎个个都变得歪七扭八，体积似乎也有些缩水。

枕头也是，要是一直枕着睡，就会越来越平，越来越扁。

也就是说，持续的揉搓和按压应该会让胸变小才对——正常考量的话理应如此。四叶完全无法认同胸部会越揉越大这种说法，她觉得自己的想法才是合情合理的。

但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她无法判定。

要是能自行确认就好了。遗憾的是，对四叶来说，想确认这一点还得再过几年。

而且说实话，就算能确认，她也不想拿自己做实验。

那么——

姐姐到底是想让胸部变大呢，还是变小呢？

还是说她其实是在拿自己做实验？

和往常一样，四叶早就忘了姐姐揉胸是为了改变胸部大小只是

她一厢情愿的假设。

几天后，四叶和外婆正在擦拭神社前殿的扶手，碰巧看到名取早耶香迈着轻快的步伐走上石阶，看样子她刚放学回来。四叶放下抹布，踩上铺有细碎白石子的地面。

“早耶香，你怎么来了？”

“嗯——我来贡献香油钱！”

“早耶香也有想许愿的事吗？”

“我这年纪烦心事多着嘞，当然有了。”

早耶香不知为何挺着胸，像是在逞能。

对了，问她不就好了？

四叶如此作想，可一时又不知该如何开口。

“早耶香，那个——”

她有些欲言又止。

“嗯，怎么了？”

“呃——我很认真地想向您打听一件事——”

“怎么突然这么毕恭毕敬的？”

“胸部这东西，是越揉越大，还是越揉越小呢？”

“呃。”

早耶香从喉咙深处挤出一道怪声，半晌一言不发。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回答却是这样的：

“哎哟——这种事情早耶香也不清楚啊。”

早耶香面露苦笑。

“你也不知道吗？”

“我的确经常听到胸部会越揉越大这种说法——”

“会变大吗？”

“不，都说了我也不清楚——”

她说完这句话后，发出了可爱的呢喃声。

“不过也有人说，多吃鸡肉的话会变大哦。”

“哦哦。”

“也有人说多吃卷心菜就好。”

“这样啊——”

“听说做俯卧撑也有效果。”

“真的假的？”

“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早耶香我都没有试过。绝不骗人。”

“为什么？”

“总觉得这类说法都不太科学。而且人真正的价值与大小无关，至少我觉得，人的价值并不在于此。”

这倒是事实。四叶从不担心将来自己的胸部能否顺利变大，虽然并非完全不在意，但至少胸部大小这样的事在她看来没那么重要。

而且，在教室里听到男生们肆无忌惮地谈论胸部的时候，四叶往往打心底里鄙视他们。虽然她还只是小学生，但本能上非常厌恶这类话题。

她是不是该和颜悦色地劝劝姐姐，告诉她“人真正的价值并不

在胸部上”呢?

次日轮到四叶准备晚餐。

平时都是外婆和三叶轮班做饭，但如果两人都很忙，这活就落到她的肩上。宫水家的冰箱里总是放着几个常备菜，所以准备起来并不复杂。

四叶现在也能做一些简单的菜肴。具体来说，只需要烤和焯水的菜肴都没问题，但煮的东西还不太擅长，炸的话她现在还不能接触。不过，光凭这些也足够应付家常菜的需要了。

在四叶看来，做饭不过是点上火、调好味道就行了，事实上这也的确是烹饪的基础。把鱼适当地烤一烤再撒点盐，便是一道拿得出手的烤鱼。进一步说，将青花鱼块放在平底锅里煎上一会儿，加点盐后再抹上从超市买来的味噌，便成了酱味煎鱼。只需要多花一点心思，每天的菜单都能轻松地玩出花样。

要说她的这些烹饪常识是从哪儿学来的，自然是姐姐三叶教的。不过，姐姐又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呃，鸡肉和卷心菜?

家里曾经趁农业协会连锁超市A-COOP大减价的时候买了大量的鸡腿肉，全部屯在冰箱的冷冻室里。至于卷心菜嘛，附近的农家经常会送一些过来，家里根本不需要去买。

四叶用微波炉将鸡腿肉解冻后，切成一口能吃下去的大小，又随手将卷心菜撕成一小片一小片的。她在平底锅底铺上煮高汤后剩



下的海带，然后将鸡肉块放上去，适当撒了一点盐，把卷心菜铺在旁边，最后倒进少许热水。盖上盖子用中火煮上一会儿，待到汤汁煮沸后再打一个鸡蛋进去，一道卷心菜煮鸡腿肉便大功告成了。这道菜倒不是四叶的独创，她之前看到姐姐用类似的方法煮鲑鱼，便有样学样。以前她好像也在电视的烹饪节目中见过类似的做法。

调味方面就全靠市场上买来的那些调料了。四叶本想加一些芥子蛋黄酱，不过看到冰箱里有柚子醋和白芝麻酱后，蛋黄酱便被无情地抛弃了。

米饭，用奥飞骅味噌熬出来的味噌汤（里面加了豆腐），冰箱里的常备菜——煮莲藕和炒芹菜，还有番茄和腌菜（芜菁、小茄子、黄瓜）——

把这些饭菜摆放在起居室的大矮桌上后，一家人便自然而然地坐下，开始享用晚餐。姐姐给予的评价是“（以四叶来说）做得还不错嘛”，听起来既不算表扬也不是批评。四叶做这么多菜就是想看看姐姐的反应，对方的态度如此随意，她自然有些不满。

于是四叶决定小心翼翼地试探一下。

“呃——你开心吗？”

“你没头没尾地说什么呢？”

“你的身体看起来挺好啊。”

“是吗？”

姐姐不以为意，继续动着筷子。这人不管怎么吃都不会长胖。

她看起来并没有变大的欲求，但要是想变小，多少都会减少食

量吧？

难道我猜错了……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一切依然成谜。

一直这么遮遮掩掩的，四叶越来越纳闷，于是直截了当地问道：

“姐姐为什么要揉胸呢？”

三叶瞬间停止了动作，随后整个人凑近四叶，手中还握着筷子。

“告诉我具体的情况。”

命令一般的口吻令人毛骨悚然，手上握着的筷子让三叶看起来很恐怖，最要命的是，她的表情可怕至极。只要愿意，这位姐姐也能散发出极具压迫感的气场。

三叶刨根问底，四叶只好把看到的一切全盘托出。其间外婆依然若无其事地吃着饭。

四叶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审讯”完四叶之后，三叶草草地扒完饭，沿着走廊风风火火地走向浴室。

她为什么生气呢？

——不都是你自己做的事吗？

明明是自己做过的事，为什么还要特地问别人？从姐姐的言行举止来看，她应该是在一定程度上失忆了。

姐姐向来有些心不在焉，看来最近是越来越严重了。

“外婆，您觉得呢？”

四叶趁姐姐离开后，出声询问外婆。外婆不慌不忙地吃完了晚饭，现在正拿着一壶热水往小茶壶里倒。

“这个嘛——”

接着，外婆陷入了漫长的思考。电视上正在播放动物类的综艺节目，今天的专题是网络上极具人气的可爱猫咪。电视里的那只猫应该是金吉拉吧，身上有浅色的条纹，皮毛蓬松，看起来软绵绵的。它正攀着百叶窗向上爬，但很快便被百叶窗缠住动弹不得。“好可爱呀。”女解说员做出了理所当然的评价。然后，电视上开始播放其他猫的视频，就在一头巨大的缅因猫睡眼惺忪地张着嘴打哈欠时，外婆也张开嘴说话了：

“她莫不是在做梦？”

猫看起来很蓬松，而外婆的态度也轻飘飘的。

“做梦？什么意思？您是说她睡糊涂了？”

“不是睡糊涂，是做梦。”

两人说着说着又绕回去了。

“我们把神灵称为‘结（MUSUBI）’。”

听到这不知所云的回答后，四叶不由得着急起来。可外婆依然自顾自地按照自己的节奏说下去：

“所谓的‘结（MUSUBI）’，和饭团（OMUSUBI）里的‘MUSUBI’其实是一个意思。”

“外婆，饭团（ONIGIRI）[4]也是神灵吗？”

“饭团不是神灵哦。”

“咦——我搞不明白。”

---

④ 注：日语里“饭团”有“OMUSUBI”和“ONIGIRI”两种读音。

“现在的小孩可真喜欢说‘搞不明白’啊——”外婆呢喃道，继续向四叶讲述，“四叶，饭团是用什么东西做的？”

“饭团就是米饭团子吧，当然是米做的。”

“那么米又是谁种的呢？”

“像早耶香的爷爷那样的人，是农民种的。”

“老身把米捏（MUSUBI）成饭团，你再把它吃下去。如此一来，老身和你就因为这饭团联系（MUSUBI）在了一起。饭团是米做的，所以老身还有你就和种米的人联系（MUSUBI）在了一起。米是大地、水和上天赐予我们的，因而老身、你、种米的人就和土地、水还有太阳联系（MUSUBI）在了一起。饭团不是神灵，结（MUSUBI）才是。”

“等一下，等一下。”

四叶越来越搞不懂了。

看到外孙女一脸困惑，外婆换了一种更浅显的方式说明：

“神灵其实是一种关联性。人与人之间通过语言相互关联，语言本身不是神，但因语言而关联在一起的情感便是神灵。同理，饭团虽不是神，但孕育米的土地和水，播种收割的人，将米煮熟并捏成饭团的人，吃下饭团的人，将这一切关联起来的便是神灵。因饭团而产生的这一系列的关联，就是神灵。”

“呃，那和做梦又有什么关系？”

“你想想，做梦时人会去某个陌生的地方，产生一些不合理的关联性吧。这也是结（MUSUBI）的一种。”

“这么说，醒着也在做梦的姐姐是神灵吗？”

“老身可没有什么神仙外孙女。梦本身不是神灵，做梦这种行为才是。”

“唔唔——”

四叶发出梦呓般的呻吟，身体像在做体操似的弯成弓形。

她全身上下都流露出“搞不明白”的情绪。

“对你来说可能难了一点。总之要敬畏神灵。”

四叶真的一头雾水。

和外婆交谈之后，她有一种身陷镜子迷宫的感觉。

她越来越不清楚，到底是姐姐在做梦，还是自己梦见姐姐变得奇怪呢？外婆所说的话信息量太大，绝大部分她都没能记住。

5

周日，宫水四叶一大早就来到神社的前殿。宫水神社每日早晚都会向神灵献上贡品，平时这项仪式是由外婆完成的，不过在她要接待访客的时候，三叶或四叶便会代劳。

四叶捧着装有各式贡品的高座漆盘，在前殿的祭坛前按照顺序一一摆放。今天的贡品是米、酒、盐、水、海带、鸡蛋，以及信徒们供奉的小圆西瓜、红薯和梨子。从祭坛撤下后，这些贡品将由宫水家享用。在神道教的教义中，献给神的贡品最后必须被凡人吃下并消化掉，这是献祭重要的一环。

四叶站在祭坛前端正姿势，顿时气氛变得凝重起来。

她鞠了两次躬。

深呼吸之后，四叶朗诵起“申立”来：

“仰惟宫水神社圣神，诚惶诚恐，谨用祭告。大神圣心宽厚，赐我以食、衣物、居所，有求必应，心想事成。家族和睦，无一日不享合家之乐。蒙大神抚慰，凡离世之人皆能魂归安宁，入得黄泉之后亦可位列仙班，永佑子孙太平。祈大神护佑，无论人界黄泉，无悲无苦，无穷无尽。蒙大神惠爱，感激涕零，惟神昭鉴，尚飨！幸魂、奇魂⑤，佑我万民。幸魂、奇魂，佑我万民。幸魂、奇魂，佑我万民……”

宫水神社将通常所说的祝词称为“申立”。四叶朗诵的是相当基础的申立，外婆的申立更长更复杂。

她只是按照外婆的要求将这段申立像背诵九九乘法口诀一样强行记了下来，其实她并不太理解个中真意。

不过四叶凭感觉大致能猜到七七八八，这段话应该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神啊，今天大家也能过着平和富足的生活，这全是您的功劳。感谢您。哪一天要是我死了，请把我也变成神，这样我就能一直守护自己的子子孙孙啦。无论是在人世，还是在那个世界，大家都过得很快活，真是太棒了。总之请多指教啦，拜拜。”

她鞠了两躬，拍了两下手。

鞠躬时四叶的身体前倾幅度很大，姿势相当完美。这是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做到的标准鞠躬动作，需要头部上仰，身体直立保持几

---

⑤ 注：源于日本神道思想的“一灵四魂”理论，“幸魂”代表爱心，“奇魂”代表智慧。

秒钟。这一系列动作结束后，四叶放松身体，双手叉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总算完成了一项工作！

前殿附近静寂无声，空气仿佛冻结了。

她下意识看向四周，神社的每个角落都打扫得相当整洁，四处一尘不染。

祭坛上的贡品之中，唯独水果和蔬菜色彩缤纷，有种莫名的时尚感。

贡品里侧放着两座三方（四方形的白木台座），上面各放着一个竹升[6]。竹升上方盖着纸，缠上组纽封印起来了。

竹升里装着昨天丰穰祭上三叶和四叶亲口制作的口嚼酒。

在秋日祭典之前，这些口嚼酒会被带到大山深处的神体[7]前。宫水神社里并无供奉神体的正殿，自古以来真正的正殿都隐匿于神社的后山——龙神山的山顶上。整座山都是宫水神社的属地。

将米细细咀嚼后吐出，听说放置一段时间就会变成酒。丰穰祭上，四叶不断将米嚼碎再吐到竹升里，最后用纸和组纽将竹升封印起来。姐姐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所以她的面前才会有两个竹升。如果所言非虚，竹升内的东西此刻正在转化为酒。

不过，四叶对此将信将疑。

她听到的具体说法是，米和唾液混合之后，米受唾液的影响会变甜，而等上一段时间后，这种甘甜便会转化成酒精。

若真是如此，苹果汁之类的东西开封后放置一段时间不也会变

⑥ 注：一种量器。

⑦ 注：神社供奉的崇拜对象。

成酒吗？然而四叶从未听说过这种情况。

更何况如果米和唾液混合后能产生酒精，那么人把米饭吃下肚去不也会产生酒然后喝醉吗？

——我不明白……

可无论是外婆、信徒还是周围的参拜者，似乎都对此深信不疑。

既然身边的人都毫不怀疑，坚信它会变成酒——

是这样吗？

四叶自己也只能接受。

现在还采用这种方法酿造贡酒的也只有宫水神社了，不过，据说很久以前（大概一千年前吧），日本的很多神社都会这么做。

既然这传统由来已久，想必是真的能酿出酒吧。否则，在漫长的历史之中若有谁进行确认时发现根本没有变成酒，那问题就大了。

啊，就是这样吧。

四叶缓缓地绕过贡品，来到神龛前，看向放着口嚼酒的三方。

通过组纽的颜色能辨别出哪一盒是三叶的，哪一盒是四叶的。

盖纸和系组纽都是她们自己完成的，所以要解开的话并不难，重新系上也很简单，只要从自己房间的抽屉里找来备用的组纽即可。

也就是说，她可以悄悄地开封，再神不知鬼不觉地重新封印好竹升。

四叶竖起耳朵，留意着四周的情况。

不像是会有人来的样子。

她伸出小小的手指，灵巧地解开组纽的绳结，一点也不费劲。

拿开盖在竹升上的纸后，里面的液体便呈现在她的面前。白浊的液体有些黏稠，乍一看很像浊酒。

四叶用右手的小指蘸了少许液体。

然后她舔了舔自己的小指。

那一瞬间，她的面部肌肉抽搐，眉头紧锁。

——好糟糕……的味道！

她可以断言，这绝对不是给人喝的东西。

又酸又涩——四叶一时只能想到这样的形容，但还无法完整地描述那种味道。舌头的两侧有一种异样的感受，口腔上壁传来一种湿黏感。

就算是这样，她也品不出半点酒味。祭典之后她时常要帮叔叔伯伯们倒酒，所以对于酒味并不陌生。也就是说，竹升里的液体完全没有变成酒，至少现在并没有。

——嗯……

四叶很想赶紧拿什么东西漱漱口，不过理性告诉她当务之急是毁灭证据。她用纸将竹升重新盖好，小心翼翼地系上组纽。

全部弄完之后，她用手掩着口，快速通过渡殿[8]，朝办公楼的方向走去。

在水房洗过手后，四叶仔仔细细地漱了口，又塞了几颗薄荷糖在嘴里大嚼，但紧皱的眉头依旧没有舒缓。

当天早上八点，四叶开始练习神乐舞，场所是神社左侧的神乐

---

⑧ 注：日本寝殿造建筑中用以连接正殿和厢房的部分。

殿。殿内只有外婆和四叶两人，三叶得在办公楼的窗口招待访客。

举行祭典时，神乐殿三面的木墙都会移开，形成一座露天舞台，现在则用格子门围成一个封闭的空间。放下格子门后，殿内其实相当狭窄，空间只够进行一对一教学。

练习的时候，外婆非常严格，每次练完后都会补充一句“下次练习的时候要更熟练”。如果四叶做不到，她就会发火。

四叶和三叶不仅要学会跳宫水神社代代相传的各种神乐舞，还得将每个动作深深地刻在脑海里，以便今后能传给自己的儿孙辈，甚至外甥女和侄女等的后代。

如果三叶和四叶的母亲还在世，肯定是由她来教姐妹俩跳舞。不幸的是宫水神社古来的传承如今全压在外婆一人身上，要是老人家有什么万一，数量繁多的神乐舞、申立以及仪式规范就会完全失传。或许正是出于这层担忧，外婆才对孩子们如此严格吧。

神乐殿的一角放着一台爱华牌老式录音机，正在播放神乐舞的曲子。

四叶挺直腰杆，和着曲子舞动着。

舞动着。

她摇响手中的铃铛，让铃铛上系着的组纽在半空中飘动。

她转了一圈，继续舞动。

外婆一一指出不足之处。

然后示范给她看。

四叶调整后，继续摇动铃铛跳了起来。

如此反复，三个小时后她才能休息。

在练习的过程中，四叶有一瞬间走神了。因为只是转瞬之间的事，外婆也没有察觉到，甚至连四叶自己都以为是错觉，就好像电灯突然闪烁了一下。

——咦？

外婆指导她舞步时也发生了同样的事。她的意识忽有忽无，如同老旧的日光灯忽明忽灭一般。

好奇怪。

她想蹲下来，但做不到。总感觉有一根绳子悬在房梁上，另一端连着她的天灵盖，将她牢牢地扯住了。当然，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但这种感觉异常真实。她甚至无法跌倒在地，如同一条上钩的鱼儿。

外婆并未注意到四叶的异常状况。

“来，试一下。”

话音刚落，四叶的大脑后方便传来咔嚓的跳闸声，意识也随之切断。

她觉得自己像在装满温水的管道中流动，既没有不适感，也不觉得恐惧，但始终感到非常不安。突然之间，她的视野离开管道，急速上升，下方的风景随之变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开阔。若要打个比方，此时的高度所能看到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国家或者一块大陆，而是从宇宙中俯瞰整个地球。但很快地球也消失了，下方变成了一望无际、极度复杂、极度精致的斜纹织物。纤维相互交合形成细线；细线再交织成粗线，呈现出简单的雏形；粗线被编成纽，形成复杂

的纹样，最后进化成平面，形成布匹。布匹开始无限地延伸扩展，已经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它的纹样。布匹不断波动，闪耀，消弭，碎裂，变形，增殖，始终变化着，没有稳定在一定的形态。它仿佛在叙述宇宙之中的时间、历史、事实，以及每个人的情感。而构成宇宙这块挂毯的是无数细小到几不可见、仿佛稍加触碰就会崩断的细线。她意识到刚才那温暖的管道便是这亿万细线中的一条，此时视野再度回归，她的身体被某种耀眼刺目的白光包覆着，意识变得愈发朦胧。她觉得本就渐行渐远的意识即将彻底消散。接着，她甚至连这一点都意识不到了，就像意识被掩埋了一般。

不知不觉中，她摆脱了这种状态。

四叶意识到自己站在铺着地板的宽敞房间里，室内有些昏暗。

这里不是刚才她身处的神乐殿，但她莫名地清楚，这里是别的什么地方的神乐殿。空间相当宽敞，足以容纳十个人同时跳舞。三面墙壁都是上开式的格子门，不过现在全部关闭着，但也不是完全封闭，下方留出了些许缝隙，户外的阳光化作明艳的白线从那里照射进来。

她的面前站着一名女子。

那人正盯着这边看。

女子身着白色小袖[⑨]和鲜红的袴[⑩]，还罩着一件紫色的袿[⑪]。头发又黑又长，披散在背后。

女子肌肤雪白，五官既像姐姐，又像照片中的母亲。她比姐姐

⑨ 注：一种窄袖便装和服。

⑩ 注：和服裙裤，一般套在和服外侧。

⑪ 注：袿，一种和服外套。

年长，又比母亲年轻。

咦，我有这样的表姐或阿姨吗？好像没有吧。不过想归想，四叶脑中的疑惑并不强烈。

不知为何，她并不觉得眼前的一切有什么不对劲，或许就和平时自己站在神乐殿里与老师面对面没有什么不同吧。

突然间，她意识到自己的视线高度和平时有些不同，转动脖子时也觉得脑袋比往常沉重。那是因为她的头发变长了许多，简直难以置信。

她垂下视线，看着自己的手。不对，那不是她的手。这双手不如平日那般柔软，手指很纤细，没有半点伤痕。好美的手啊，这绝不是成天爬树、打球、做菜切到手指的小学生所应该拥有的手。手从黄绿色的袿衣袖口里伸了出来，看来她此刻的打扮和面前的女子相仿。

她再往下看去。

发现胸口有两块隆起。

哎呀。

我居然有胸部？

咦？

虽然胸部不算丰满，但已经足够让四叶产生“哎呀，居然有胸部”的感叹。

她抬起纤细的双手，如同要将什么东西捧在胸前似的。

手缓缓地靠近胸口。

然后按住。

啊啊。

她揉了一下胸。

胸部比她想象中的还要柔软，软乎乎的，触碰一下就会变形。四叶本以为胸部是更硬更坚挺的东西，其实并非如此。用手按压胸部时，胸会突然变形，一旦松开手，便又会恢复成原状。恢复原状的同时，胸部还会轻微抖动，着实可爱。她现在穿着的小袖是丝绸质地的，薄如蝉翼，所以隔着衣服也能清晰地感受到胸部的触感和动态。

女子略显惊讶，用扇子抵住自己的嘴唇说：

“汝这么喜欢自己的乳房吗？”

四叶的意识忽明忽暗，仿佛在重复着昏迷与苏醒的体验。

“来吧，照我教汝的试试看。”

女子递过来一个铃铛，催促道。四叶牵动不属于自己的手，接过了铃铛。女子抿嘴，然后哼起神乐曲。那正是刚才外婆教授她舞蹈时的曲子。

四叶听话地动起陌生的身体，跳起舞来。

她无意忤逆这种状况，就好像人做梦时不会想忤逆梦境的发展一样。

四叶舞动着。

有一瞬间她停下了动作——

又接着舞动起来。

舞蹈结束后，四叶摆出放松的姿态，而铃铛的声响仿佛还在宽敞的室内回荡着。她自己觉得跳得不错，女子却缓缓地、用力地摇了摇头。

“怎么回事？和之前我教汝的完全不同。”

女子开始一一指出四叶的不足，正如外婆之前那样。有些动作她只是向下挥了挥手，如果同时翻转手腕，铃铛就会连响两声，在声音的配合之下，舞姿也会华丽很多。

女子对四叶的舞蹈一一进行指导，而与此同时，四叶的意识依旧忽明忽灭。

女子似乎注意到了这一点，突然问道：

“哦呀，莫非汝在做梦？”

她继续说道：

“这是因为你喝了自己酿的口嚼酒，灵魂自然会回寰了。至于会连接（MUSUBI）到哪里，那就无从知晓了。”

女子的口吻略带责备的意思，显得颇为无奈，但随即又愣住了，继续说道：

“不过，此刻汝已经和某人交换了灵魂，所以我说这话也没有意义了。”

四叶想对她说点什么，却无法开口，只能保持沉默。她似乎已经无法通过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女子晃了晃半开的折扇，若有所思地睁大双眼，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既然汝会跳宫水家的神乐舞，那么无论来自何时，



想必汝都是宫水家的人吧。看来，汝多半也是出于好奇，尝了口嚼酒吧？”

女子微微一笑，似乎觉得十分有趣。

四叶依旧没有答话的欲念，而女子看来并不指望她给予回应。或许某些想法的传达并不需要语言这一媒介吧。

阳光从格子门的夹缝间照射进来，忽明忽暗，或许有一瞬间太阳被云层遮蔽了吧。这座四四方方的神乐殿没有窗户，室内的昏暗反倒给人一种通透的明净感，唯有几缕阳光贯穿其中。

四叶的心头有些发痒，涌上一种感怀的情愫。

啊，我明白了。

这和彼谁乃（KATAWARE）之时很相似。

在古日语中，这个时段被称为彼乃谁（KAWATARE）之时，在糸守镇的方言中则念作彼谁乃（KATAWARE）之时。四叶不知道“彼乃谁（KAWATARE）之时”这种比较复杂的词，但经常听别人谈话时提到“彼谁乃（KATAWARE）之时”。每到这个时间，她就必须回家，总觉得胸口有些发堵。到那时，残阳的光芒将逐渐被黑暗吞噬。

她的胸口突然一阵揪痛。

四叶迈步向前走去，脚踩在木地板上发出声响，如同远方传来的敲门声般朦胧。

她走到墙边，伸手抚摸格子门。

干燥而轻快的触感，让她倍感舒适，倍感安心。

她按住格子门的下沿，用手肘抵住猛地推开。

瞬间，室外的光线如洪水般涌入。

她沐浴在强光之中，整个人仿佛快融化了。

四叶努力睁开双眼，不对，她始终不曾闭眼，只是片刻之后才适应了眼前的一片光明。前方的景致如同全景照一般展开，铺陈在她的面前。

那是——

远方起伏的山峦清晰可见，山下糸守湖的湖岸线也一如往常，这里无疑就是糸守，景致却和她印象中的大相径庭。

这里的地形大致和印象中的一致，有些许不同的是田地少了许多，树林显得更加繁茂，星星点点多有分布。民宅显得相当稀疏，而且大都是小屋，全部没有瓦顶。

炊烟从民宅的烟囱冒出，形成烟柱直冲云霄，融入青空之中，如同细柱子般支撑着上方的穹庐。

四叶如今身处神社之内，但不是她所熟悉的宫水神社。视角和以往有些许不同。

要说面积，这座神社恐怕是宫水神社的五倍。拥有大社造[12]屋顶的前殿面积宽广，不远处则是有些厚重的平房宅邸。切妻造[13]的屋顶上铺有桧皮葺[14]，唯有屋脊处是瓦当。

当然，四叶所在的神乐殿也位于神社境内。

前殿门前是一片广阔的庭院，参道绵延其中。庭院里长满青苔，还有岩石之类的景观，流水潺潺。

十来名男男女女在庭院之中，正忙于打扫。

---

⑫ 注：日本神社的一种建筑样式，特点是建筑平面呈正方形，正面侧面各有两间。

⑬ 注：类似中式建筑的悬山屋顶，即屋顶由两块斜面组成。

⑭ 注：日本传统的装饰屋顶手法，即用日本扁柏的树皮来铺设屋顶。

男人们有的身着水干[15]，裹着头巾；有的身着直垂[16]；还有人穿得像把一块开了洞的布套在身上，再缝上两边然后扎上腰带似的[17]。

女人们有的留着及腰长发，有的理了一头整整齐齐的齐肩短发。所有人都穿着长至脚踝的素色小袖，个别还在腰间缠着一块布。有的人蹬着草鞋，有的人则打着赤脚。

四叶至少知道这不是江户时代的打扮，和时代剧里看到的完全不同。

应该是更久远的时代。

到底有多久远呢？

四叶还太年幼，知识储备不足。

如果此时她已经长大成人，拥有基本的历史常识——

或许她就会发出这样的感慨："经过千年的开发之后，眼前的这片风景便会演变成我熟悉的糸守镇啊。"

或许她会心想：眼前这些人的打扮和千年前的古代绘卷中庶民的打扮如出一辙呢。

四叶没有这类知识的储备，但还是自然而然有所感慨。她莫名地明白了什么，理解了什么，运转着不属于自己的大脑，意识开始有意无意地快速计算起来。

这是——

这里是——

四叶此刻——

感到异常地目眩神迷。

---

⑮ 注：日本平安时代的一种男子装束。

⑯ 注：日本古代武家男子的一种装束。

⑰ 注：指神道教中的礼仪性服饰千早，是上古时期贯头衣的衍生产物。

视野的焦点怪异地扭曲了。

她的身体缓缓地向后方倒去。

女子快步走上前来，托住了四叶的脊背。

后背传来的触感让四叶觉得心安，意识又开始变得模糊。

视野落下了帷幕，渐渐变得漆黑。

从她的身后，严格来说是她的耳朵后方，传来了某人的话语声：

“记住，人和故乡之间有某种纽带。扫帚星曾在此落下，给这片土地带来不幸，系守的人们为何不肯放弃这里呢？当然是因为这种纽带，因为他们的心已经扎根于这片土地之中，紧密相连（MUSUBI）。正因为人心无法离开这片土地，我们宫水一族才得以存在。

“宫水一族乃是倭文神的后裔。我们向结（MUSUBI）祈祷，编织时间的纹路，操心过往和将来。汝要牢记，时间洪流之中发生的一切，都是宫水一族的女人默默努力的结果。”

在她耳朵后方说话的人似乎露出了苦笑。

“即便我这么说，汝也会忘记吧。”

最后，四叶被某种漩涡般的东西吸了进去，就好像有一根无形的绳索牵引着她。

6

回归自己的身体后，四叶将刚才所发生的一切忘得干干净净，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忘了什么。待到恢复意识后，她已经身处宫水神

社的神乐殿中，面前站着外婆，天花板上的LED灯闪着光芒。

外婆正惊讶地看着四叶。

“怎么了？”四叶问道。

“你是从哪里学到的？”

“学什么？”

“舞蹈，你刚刚跳的舞。”

四叶发出了一道介于“呃”和“嗯”之间的惊呼声。

“没错，这段神乐舞就该这样跳。老身像四叶你这么大的时候，太姥姥，也就是老身外婆的母亲，就是这样教老身的……啊啊，就是这样跳的。”

“呃，外婆小的时候，您外婆的妈妈还健在吗？”

四叶在意的点有些偏离主要话题。

“是啊，看到四叶跳的舞，老身顿时想起了当年的太姥姥……”

外婆一脸惊讶地看着她，但很快便露出喜悦的笑容。只是这笑意之中混杂着几分惆怅。

“那时候可热闹了——”

外婆的表情仿佛在说“如今可就冷清了”。四叶看到后，心头顿时浮现出一句不吐不快的话。那不像是她会说出口的话，完完全全是成年人的台词，可为什么会猛然浮现在她的心头呢？简直就像不知从何处传来的谜之短信。

四叶靠近外婆，开口说道：

“不是还有我在吗？”

当晚四叶做了一个梦，梦里她身处时间的奔流之中。

四叶既没有奋力挣扎，也不曾随波逐流，只是兀自彷徨。她似乎既想乘势朝着下游前进，又想向着上游逆流而上。大多数时间她都身处水面之下，不知不觉中就来到了某个地方。

这道奔流难道就是所谓的银河吗？就在四叶这么想的时候，她突然看见一颗坠落的星星被组纽编成的网牢牢地兜住了。不知为何，她觉得这个画面非常合理。

四叶觉得自己也会被那张网兜住。就在她如此作想的瞬间，她便随着奔流一起落到了地面之上。她看到父亲比现在年轻几分，母亲的形象则接近最后留下的照片上的模样，姐姐和如今的她年纪相仿，而刚刚出生的她正躺在母亲的怀里。

"愿这孩子一辈子永远幸福，愿她远离一切苦闷与烦恼。"

父亲似乎在念祝词。按理说祝词这种东西应该是由父亲先行写好底稿，之后照本宣科才对。之所以会变成这样毫无修饰的现代日语表述，多半是因为父亲在不知不觉中说出了真心话吧。

母亲温柔地笑了，笑靥像消融积雪的阳光般灿烂。

"这孩子、老公你和我还有三叶，都被结（MUSUBI）的线牵连着。宫水家的巫女永远不会寂寞。"

姐姐看着刚刚降临人世的我。

眼前的风景、人、襁褓中的我以及看着这一切的我，全部被卷入了漩涡之中，消失在时间的奔流里。

清晨四叶醒来。睁开双眼的瞬间，她的睡意便飞到了九霄云外。

晨光透过纸窗照了进来，让人感觉分外舒适。

她摇摇晃晃地走到更衣室，在洗脸台前用肥皂仔细地洗了脸。她脱掉睡衣扔进洗衣机里，然后换上便服。除了去神社帮忙的时间，四叶总是穿一身能去踢足球的运动服。她用吹风机吹干濡湿的刘海，梳顺头发之后扎成两股马尾辫。四叶觉得自己的双马尾辫像兔耳朵般可爱，但那些笨蛋男生总说那更像吸尘器刷头之类的配件。

三叶身着睡衣，摇头晃脑地走过来，拉开了更衣室的门。四叶给她腾出空间后，她便慢悠悠地钻进来，显然一副还没睡醒的样子。

姐姐今天会不会揉胸呢？四叶一边想一边观察着，但三叶似乎完全没有这么做的意思。

相反的是，四叶看到了令她惊讶的画面。

刚刚还昏昏欲睡的姐姐用冷水洗了脸，虽然还没吃早饭，但她还是仔仔细细地刷好牙，整个人的气场顿时大为不同。她脱去睡衣，快速换上校服，吹干濡湿的头发，手法娴熟地编好头发。于是，宫水家的大小姐就这样出现在四叶的眼前。

她整个人都闪闪发光。

真了不起。

四叶心想，这人真漂亮。

等她长到姐姐这个岁数，也能变成这样的美女吗？

胸部大小倒是无所谓，但四叶还是想变漂亮。

就在这时，四叶突然觉得——

我最喜欢这样的姐姐了。

她从未意识到自己会有这样的想法。

或许她早就知道，只是一直不曾正视这种想法。

四叶突然想将这份情感表达出来，便靠近姐姐。

“姐姐。”

“怎么了？”

“我们并不孤独啊。”

宫水三叶一边对着镜子调整头发，一边疑惑地看向四叶。

“哦……‘孤独’这个词可不是普通的小学生说得出来的。你从哪里学到的？”

“咦？呃……”

被姐姐这么一问后，四叶顿时语塞。

“是谁教你的？在哪里学到的？嗯？”

四叶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会说出那句话。

她努力回想着，于是抬起头，拼命摇晃脑袋。她觉得只要不停地摇晃脑袋，答案就会哗啦啦地滚落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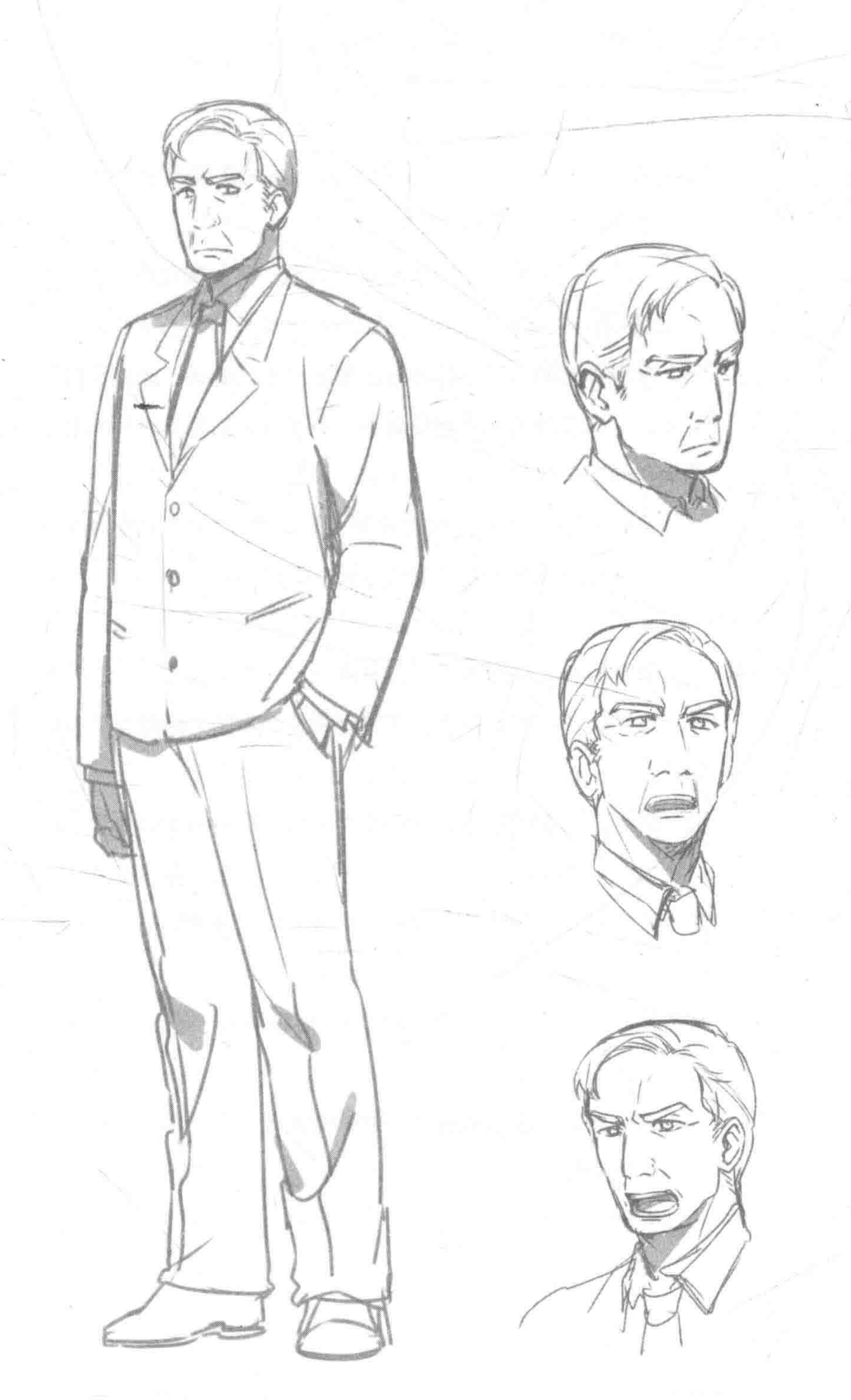
四叶伸出手，仿佛在摸索不知位于何处的什么答案，三叶则一边对着镜子修眉毛，一边用余光瞅着镜中的四叶。四叶很快便放弃了，脱力般垂下胳膊，瞬间一种遗憾的情绪涌上心头，但那或许是错觉吧。她看向镜中的三叶，露出天真无邪的孩子气笑容，说道：

“我忘啦。”



第四章

你所联结之物



1

“你是……谁？”

宫水俊树问出了一句连自己都难以置信的话。此刻他被人扯住了领带，而最让他无法相信的是，扯着领带的是只有外表看上去像他女儿的人。

这真的是三叶吗？毋庸置疑，直觉告诉俊树面前的人绝不是三叶。这种直觉让他后背发寒，面色惨白。

此人不是三叶。

那是拥有三叶形体的什么东西。

这不是什么修辞手法，完完全全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俊树并不觉得这只是眼前的人变了。

而是坚信来找他的人假冒成了他的女儿——宫水三叶。

怎么会这样？不可能。因为太疲劳，整个人犯迷糊了吗？诸如此类的常识性判断都从他的意识中消失了。难道是错觉？然而，这种想法也如细微的泡沫一般无力地沉入了意识的汪洋之中。因为宫水俊树已经得出了毋庸置疑的结论：眼前的并不是我的女儿，而是化身为她的什么东西。

这种直觉让他感到战栗，精神机能几乎完全停止。他正因为恐惧而浑身颤抖。

宫水俊树在镇政府的镇长办公室里浏览道路铺设项目的相关文件时，秘书突然走进来，说“您的女儿三叶小姐想见您”。那时窗外一片明亮，离傍晚还有一些时间。

据秘书所说，三叶似乎相当焦急，看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俊树没办法，只好空出五分钟的会面时间。三叶真是胡来，没有事先打招呼就突然闯进镇政府，秘书居然也这么由着她。

在这种事上，俊树再次感受到宫水一族在这片土地上根深蒂固的影响力，不由得有些不快。

敲门声再度响起。三叶走进来后，秘书便离开了办公室。

不知何时她剪短了自己的一头长发，现在是波波头的发型。

难道是过来让我称赞新发型的吗?

俊树本想如此出言讽刺，但这样未免太缺乏大人的气度，于是他还是忍住了。

不知为何，每次面对三叶，他都会产生一种犯孩子气的冲动，容易说出真心话来。

宫水家的女人总有这样的魔性，让他感到不安。

他想成为政治家，就是为了将这座小镇从这份不安中解放出来，所以他才会离开两个女儿，努力爬到这个位置。

三叶的到来让他觉得不快。

她应该又会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吧，俊树心想。而事实也证实了他的猜测。

三叶说再过几个小时，彗星就会一分为二，其中一半会落在这

座小镇上。她希望俊树赶紧安排附近的居民避难。如果不赶快采取措施，将会有五百人死于非命。

真有趣，但俊树笑不出来。

他对天文并无兴趣，不过听到手下的职员提及过，说是某颗周期为一千二百年的彗星今天会抵达近地点。

恐怕这丫头是在电视上看到了相关报道，凭借丰富的想象力联想到了那些好莱坞电影里的情节，结果连自己都信以为真了吧。

一想到自己的女儿明明醒着却梦话连篇，俊树不由得有些毛骨悚然。

他受不了宫水家的女人这种做白日梦的毛病。

“胡言乱语难道也是宫水家的遗传吗？”

俊树将这句话说出了口。

“你生病了。”他如此断言道，准备拨打某家熟识医院的急救电话。就在他拿起听筒按电话号码的时候，三叶迅速逼近而来。他下意识地抬起头时，对方已经隔着桌子用力扯住了他的领带。女儿那盛满怒火的眼眸近在眼前，他瞬间意识到自己发出了“咦”的一声。冲击感从他的大脑传到心脏，随后他才理解到这股冲击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此之前，他丝毫没有怀疑眼前的人不是自己的女儿。

眼前的这位不速之客迅速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无论是行为模式还是走路的姿势，都和三叶大相径庭。

俊树靠在皮椅上，松开领带。

他用手指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大脑依旧有些麻痹。

我到底看见了什么？

他闭上眼睛。

面对恐惧的时候，我居然这么脆弱？

刚才的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面对这些问题，他的大脑完全理不出头绪。

那一瞬间他几乎无法呼吸，浑身的肌肉变得僵硬。

直到现在，他都没能完全缓过来。

这就是所谓的撞邪吗？

宫水俊树以前是一位民俗学者，也就是研究此类现象的专家。之前涉及某些研究课题时，他也曾查阅过相关文献，收集过经历撞邪的人的内容讲述。他还有同行是专门研究这一领域的。

但他从未想过自己也会亲身体会到这样的事。

闭目养神的时候，有一瞬间他似乎陷入沉睡。

曾经的民俗学者，后来的神职人员，如今成为一个偏远小镇自治体的一把手。他的人生轨迹还真是充满意外。

头一回遇见妻子时，他还是一个研究人员。

他并不觉得怀念，也生不出什么感慨。

感慨这种东西太过廉价，所以俊树将它冰封在体内，绝不轻易示人。

——不妙。

我得赶紧睁开眼睛。

要是我继续紧闭双眼，回忆便会苏醒。

可他的眼睑一动不动，就这样跌进了记忆的深渊之中。

2

大约二十年前。

爬上鸟居前的石阶后，沟口俊树来到前殿前方的庭院之中，看见一群参拜者正在咏颂祝词，架势像模像样。

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五分钟。

他在神社境内绕了一圈。这不是一座值得大书特书的大神社，但规模也不算小。地方小城镇常有这种神社，可以视作当地的地标。只是这座糸守镇的人口未免过稀，别说城镇了，这里算不算镇都要打个问号。硬要说的话，糸守镇更像一座稍大的村落。如此偏远的地方居然会有这么一座气派的神社，这让俊树感到好奇。

此外，还有一点让他十分在意：这里的神社似乎没有正殿。

几乎所有的神社都会在供人参拜的前殿后边建一座规模稍小的正殿，用来供奉神体。不设正殿的话，难道这座神社也和三轮山一样，将整座后山视作神体吗？当然也有将沙洲或岛视作神体的例子，但糸守湖位于鸟居的另一侧，应该不是这种情况。

宫水神社在半山腰上，回头望去便能鸟瞰糸守湖。

刚才俊树绕着湖转了一圈，觉得耐人寻味。整个糸守镇环绕湖

泊而建，要是和建筑学院研究村落发展的朋友提及此事，对方一定会很感兴趣。

不知这个湖里能不能钓到西太公鱼呢？

如果这里有出租渔具的店，还真想试试看呢。

他看了看表，朝神社的办公楼走去。奉请护身符的窗口旁边便是办公楼气派的玄关，此时大门正敞开着。

一跨过门槛，温度便骤然降低。

从玄关口向内看去，里面的走廊打扫得一尘不染，打过蜡的地板异常光洁。想必整个室内都是这种感觉吧，得花费多少精力才能收拾得如此干净呢？俊树潜意识里有些畏缩。

鞋柜上有一个老式按铃，陈旧得让人怀疑是否还能使用。他按了按，结果室内真的传来了令人怀念的蜂鸣器声响。

从走廊的拐弯处走出一名年轻女子。二十来岁的年纪，头发很长，身着白色上衣和黑色长裙，外边还披着一件灰色的长开衫。打扮虽不时髦，倒也显得十分优雅。

女子走到玄关前，露出稍显吃惊的表情，但马上说了一句“哎呀”，随即莞尔一笑。她笑得像是见到了久别的旧友一般，俊树以为身后还有其他访客，便转头向后看去。女子依旧含笑看着他，仿佛发现了一直寻觅的重要之物。

——怎么回事？

就在俊树不明就里的时候，女子开口说道：

“您是那位从京都过来的学者吗？”

“我是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沟口，非常感谢您这边能腾出时间。”

“您太客气了，还请多多指教。快进来吧，能麻烦您在那边的房间里稍等片刻吗？我现在就去叫家母过来，她也是本社的宫司。”

女子带着俊树来到一间十来平方米的西式房间里。室内铺着地毯，设有茶几和沙发等用于会客的家具。茶几和沙发都铺着洁白的布，墙上挂着时钟，还有一幅稍不留神就会忽略掉的静物画。从大大的飘窗向外望去，能看见神社宽敞的院落。阳光从外面照射进来，薄薄的蕾丝窗帘整齐地收拢在飘窗两侧。

俊树一时有些犹豫，不知该坐上座还是下座，但很快发现茶几朝向上座的方向放着一张塑料卡片，上面写着“请往这边坐”几个字，便安心地选择了上座。这座神社接待客人还真有一套呢。

没等多久，玻璃拉门便打开来。

首先进来的是刚刚见过的年轻女子。她在墙边站定之后，一位年过六旬、身着和服的女士才走了进来。那人身材矮小，脊背却挺得笔直，眼镜后方的双眼目光锐利，无论是年龄还是外貌都和老妇人有一段距离。两人的年龄差距略大，但想必她就是年轻女子的母亲，这座宫水神社的宫司吧。

老宫司缓缓地走进房里，居高临下地看着已经落座的俊树。

“百忙之际前来打扰……”

“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还是宗教学？”

俊树本想站起身来打招呼，但话说到一半就被老宫司打断了。

“我专攻历史文化学，大体上和民俗学相近。”



俊树几乎是半蹲着回答问题的。老宫司随即弯下身子，稍稍弓着背，打量着他的全身上下。如此一来，他只好重新坐回沙发，继续说道：

“我正在调查各地遗存的古老信仰和仪式，想了解一下糸守当地的古老传承。贵社乃是这一带的信仰中心，我便想着前来拜访，听听贵社神职人员的见解……”

“你们这些学者什么都不懂。”

老宫司高高在上地说道，俊树一时无法理解她的意思。

“你也是从老人家那里打听一些乡野传说，汇总后不管对错，煞有介事地写成书便完事了，对吧？之前也有和你一样的人来过，并没有整出什么正经的成果。强行把难以描述的东西变成文字，根本就是胡闹。”

俊树大致猜到她所说的人是谁了。最近他读了那人十五年前的著作，才来到了这里。虽说那本著作的内容确实乏善可陈，但依旧勾起了他对宫水神社的兴趣。如此看来，他或许真的和那名学者是同类吧。

不过——

在老宫司喋喋不休之际，站在墙边的那名年轻女子有一瞬间似乎忍俊不禁，但很快就面无表情地移开了视线。俊树还是用余光捕捉到了这个小动作。

这一瞬间她的抿嘴笑包含了丰富的信息——既觉得母亲的倔脾气让人为难，又觉得这种倔强不甚可爱，倒也不惹人讨厌。俊树也

觉得老宫司是一位挺可爱的人。为了表示赞同，他是不是该竖起大拇指或者比个V字回应她呢?

俊树开口说道：

“呃，关于这一点请容我详加说明。”

“啊，不听，不听。”

老宫司的回答不容置喙，完全不给他解释的余地。

俊树不由得哑然，只得在腹中搜刮应对的词句。一时间谁都没有说话，场面变得有些尴尬。

“当然，老身也不至于让你空手而归。”老宫司轻抚着藏在和服袖口中的手腕说道，“老身是不会说什么，不过家里这位——”她瞥了一眼站在墙边的年轻女子，“她和老身不同，向来对来访者的问题有求必应。她说时代不同了，有必要让别人将神社的一切记录下来。虽说老身不这么认为，但这座神社今后终归要交到她的手上。所以有什么问题，你就问二叶吧。”

听母亲这么一说，年轻女子看向俊树。

“抱歉，我还没有自我介绍。这位是（她一边说一边指向母亲）本神社的现任宫司宫水一叶，我是她的女儿宫水二叶，负责神社的各类杂务。还请多多指教。”

她的介绍彬彬有礼。

俊树也赶忙起身，说道：

“啊，我是K大学的沟口俊树。您太客气了……”

他犹豫着要不要递上名片，手悬在了半空中。

"呃，非常感谢，不过总觉得这种事情还是问老人家比较……"

"老身知道的事情这孩子也都清楚。"

老宫司说完后拍了拍女儿的背，头也不回地离开房间，还反手将房门带上了。虽然她离开时有些不耐烦，但关门的动作还是轻缓而优雅。

房间里只剩下沟口俊树和宫水二叶两人。两人自然而然就面对面地坐在了沙发上。

"真的很抱歉，别看家母那个样子，其实她平时人挺好的。"

名为宫水二叶的年轻女子笑容满面，说话时夹杂着笑声。

"只是一旦涉及某些事情，她就会变得格外顽固。"

俊树也笑了。两人相视一笑，尴尬的气氛也随之化解。宫水二叶浅坐在沙发上，腰杆挺得笔直，双膝并拢在裙子底下，美丽的形状依稀可见。

"那么从哪里说起呢？"眼前的女子问道。

"贵社祭祀的神灵是哪一位呢？"俊树提出第一个问题。

"倭文神建叶槌命，我社没有摄社或末社[①]。"

"贵社和奈良县的葛城倭文坐天羽雷命神社[②]是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我们和大甕神社[③]之间也无交流。"

她的回答简明扼要，两人沟通起来十分顺畅。

其实俊树早就知道宫水神社祭祀的是哪路神灵。他走访了日本国内的多家倭文神社，目的就是确认这些祭祀倭文神的神社之中是

① 注：神社分社的形式，摄社祭祀的是与本社所祭祀之神有深厚关系的神，而末社祭祀的是没有深厚关系的其他神。

② 注：位于奈良县葛城市，主祭神为天羽雷命，即倭文神，是全日本倭文神社的本社。

③ 注：位于茨城县日立市，同样祭祀倭文神。

否有比较特殊的祭祀形式，从中归纳古代日本人的思维模式，从而解开历史上残存的一些谜题。

倭文神的身上有诸多谜团，相关记载仅见于《日本书纪》[④]和《古语拾遗》[⑤]。

传说他是传授人类纺织技术的神。据《日本书纪》记载，天津神系的武神经津主神与武甕槌命一同讨伐作乱的土著国津神[⑥]等，唯有上天的星之恶神天香香背男不肯臣服，直到倭文神建叶槌命出马方才降服了这名星之恶神。天香香背男这名恶神就连武甕槌命这样的神界英雄都对之束手无策，为什么会被纺织之神打败呢？这是历史上残留的谜题，对此众说纷纭，未有定论。

"贵社如何传颂所祭神灵的功绩呢？"

"传说建叶槌命制服了当地的恶龙。"

这种传说又和纺织之神的身份不太相符。

"'当地'指的是这一带吗？"

"没错。"

"会不会是将天香香背男视作恶龙了？"

"在我社的传承中，天香香背男就是恶龙，难道不对吗？不过，说起来也确实如此，毕竟在《日本书纪》中他是星之恶神。"

有意思。

俊树觉得心里有了眉目，只要在这里继续调查，必然能发现一些什么。这座神社一定有其他地方不具备的远古资料。他只要顺藤摸瓜，肯定就能揭开历史上的谜题。这实在有趣，完全不逊于八岐

④ 注：日本现存最为古老的正史史籍，编撰于奈良时代，全书用汉文写成。

⑤ 注：日本平安时代的神道教史料。

⑥ 注：天津神、国津神是日本神话中诸神的一种分类。天津神指居于高天原的诸神，国津神则是天津神降临日本本土之前统治该地的土著神。

大蛇[7]的诸多传说。

“贵社祭祀的神灵是如何制服恶龙的呢？是否有详细的记载？”

“这方面的记载没有传承下来，我猜想多半是编织了大量绳子将恶龙绑了起来。”

“绳子吗？”俊树微微调整坐姿，说道，“不是使用倭文织[8]的布匹裹住，而是用绳子捆绑吗？”

“我是这么觉得的。”

“为什么？”

“我社的祭祀流程中，编织组纽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糸守镇是组纽的生产地，追根溯源，应该是因为神社有这样的祭祀传统，之后才逐渐在民间传开。时至今日，神乐舞中依旧会用到组纽，参拜者常常会奉请组纽回去保平安，我们也会教授信徒们编织组纽的方法。编好的组纽既可以供奉在神龛前，也可以戴在身上作为护身符。”

“您所说的组纽，是那种色彩鲜艳、编织方式看起来相当复杂的粗绳，对吧？”

“是的，您的判断应该没错。”

“为什么不是布匹呢？我从未在其他倭文神社中听说过有关编织组纽的话题。我认为就算调查了全国所有的倭文神社，也只有贵社有这项传统。这是贵社独一无二的文化。为什么贵社重视的是手工编织的组纽，而不是织布机织出的布匹呢？”

“这一点我也不清楚。”

“贵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编织组纽的呢？这方面有记录吗？”

---

⑦ 注：日本神话中的怪兽，八头八尾，体型巨大，后被素盏呜尊所杀。

⑧ 注：日本古代的一种纺织品，由麻和构树的汁液染成，多为蓝色或红色。

“没有记录。说来不怕您笑话，这方面我几乎都不清楚。”

“咦？”

“享和三年，也就是公元一八零三年，距今快两百年了吧，神社附近的一家草鞋店失火，进而引发了严重的山火。糸守镇受灾惨重，宫水神社也几乎付之一炬。宫水家的神职人员中也有多人遇难，当时保留着的文字资料全烧成了灰。那家草鞋店的店主名叫茧五郎，所以这场灾难也被称作‘茧五郎大火’。”

居然以肇事人的名字来给灾难命名，如此说来那人也挺可怜的。

“太遗憾了……对于日本的历史来说也是损失。”

“是的，我也这么认为。也就是说，我社两百年前的记录完全失传，如今神社的位置也和当年略有不同，规模也小了许多。”

“而且贵社又是代代单传，对吗？”

“没错，以前很多神社都是这样，现在就有所不同了。”

原来如此，代代单传确实会造成记忆缺失。

过去神社往往会将祭祀仪式的程序和神社固有的祝词（或者行文的格式）仅传授给一名继承人，这就是所谓的代代单传。

这么做的原因相当复杂。一方面是为了保密，以防本社的秘密泄露出去，传到同行的耳里；另一方面是因为，如果有些重要事项只有该家族的族人知晓，当权者就会投鼠忌器，不敢轻易加害，也算是一种防御手段。

但这种方法同时也有着极大的隐患。万一因为某种原因没来得及传给下一代，自古以来的秘传便会就此断绝。

最常见的就是教授秘传仪式之前，上一代神主就突然过世了。以宫水神社为例，当代神主和继承人就是在事故中一同死亡，导致过往的记忆完全丢失，千年来的传承也就此断掉。

在千年甚至一千五百年的时间跨度之中，这种事故恐怕为数不少。每发生一次，记忆就会断代，古代传承下来的祭祀形式便会千疮百孔。

神道教大体在平安时代初期成形，在那段时期前后，设立代代单传规矩的人们恐怕没有想到他们的祭祀传统会延续千年之久吧。虽然这种事怪不得当时的人，俊树还是对这些活在假设里的人物深怀愤恨。

全国各地的神社原本各有独特的祝词形式和仪式。

然而这些传承基本都在历史的洪流中消亡了。现如今各神社咏颂的祝词和仪式形式大都是日本近世[9]乃至近代以后重新整理的。与拥有佛经这种文字信息的佛教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道教或许是一种并没有继承古志的宗教。

"如此一来倒是解决了我的一个疑问。"俊树说道，"刚才我在神社里听到参拜者在咏颂祝词，从祝词的内容来看，应该是出云系[10]。"

"是的，我社目前使用的申立——我们将祝词称之为申立——和出云大社的祝词有好些部分是相同的。"

"恐怕是大火之后，为了重构失去的祝词，不得已参考了出云大社的文本吧。然而倭文神是天孙系[11]的神格，贵社既然是天孙系，为何采用出云系的祝词呢？"

⑨ 注：日本史的一种划分，指安土桃山时代到江户时代，为封建时代后期，在近代之前。

⑩ 注：指出云大社教，日本神道教十三教派之一。

⑪ 注：是日本神话中建立大和王权一族的总称。

“这个嘛，我只能猜想是当时太过随性了，让人不禁想苦笑……”

宫水二叶的双唇间绽放出温柔的笑意，继续说道：

“被焚毁的古文书中想必记载了倭文神制服恶龙的事迹以及申立的范文。其实我也经常想，要是那些东西能保留下来就好了。”

俊树对此感同身受，回应道：“那么，是否有可能从残存的祝词中提炼特征，然后设法复原损失掉的部分呢？”

“可以的话，能请您来尝试一下吗？”

宫水二叶直勾勾地盯着他。

“我给您一份祝词手抄本的复印件吧，那是大火之后幸存的神职人员凭借记忆写下来的。您能收邮件吗？”

“当然。”

“我还有文本文档，到时发给您。”

“那再好不过了，感激不尽。”

“哪里的话，为了避免失传，我们也希望让尽可能多的人保有这些资料。”

俊树微微睁大眼睛。

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和无数神职人员打过交道，还是头一回见到态度如此开放的人。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和眼前的这名女子有些趣味相投。除了学术上的话题，他多少还想交流别的问题。

“话说……龙这种东西，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吧？”

“是的，应该是这样。龙无非是某些东西的隐喻。”

“这种隐喻的原型又是什么呢？要是能弄清这个，就能解开一道历史谜题了，至少也能作为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我的本职就是专门研究这类问题的，您这边要是有什么头绪，请务必告知。”

“我在这方面完全是门外汉……”

“不，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更想听听门外汉的看法。对于贵社的传承您有切身的体会，就算没有书面资料留存，您应该也感受到了传承中的文脉。”

听俊树这么一说，宫水二叶将双手放在膝盖上，调整了一下双腿的姿势。

“在我看来……那应该是代表暴虐的统治者，或是侵略者、征服者吧。人们齐心协力打败了这样的人物——或许这就是传说的原型吧？”

暴君是恶龙，而人们齐心协力——

俊树说道：

“那么织布、编织组纽，都是在暗喻众人的意识形成一种网络，或者说众志成城吧？”

宫水二叶点了点头。

这样的猜想中规中矩，倒也不失为一种新思路。

俊树将双手放在膝盖上，十指交叉，陷入了思考。见他久久不说话，宫水二叶有些好奇地问道：

“看您的表情，似乎不太认同我的话？”

“呃，也不是……”

俊树本想搪塞过去，但她面露微笑，表情仿佛在说“真的是这样吗”。他放弃了抵抗，老老实实地答道：“是的。”她便用右手拨了拨缠在左肩上的头发，问道：

“那么，能给我讲讲您的想法吗？”

柔美的声音仿若呢喃。

——不妙啊。

沟口俊树的表情有些僵硬。

“讲讲您的想法”这句话直击他的软肋。

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对这句话分外饥渴。

俊树自己也不例外。

不过，向受访者过多陈述自身的看法是采访的禁忌，因为这样会导致获得的信息有偏差。

受访者会根据走访者的喜好选择性地回答问题，如此一来就无法获取最客观的资料。

俊树对宫水二叶说明了自己的顾虑，她却只是歪了歪脑袋，说：

“或许确实会这样，但我还是想听听您的看法。”

这已经不是被击中软肋的问题了。

而是彻底被打败了。

“两百年前贵社的神职人员之所以理所当然地引入出云系的祝词，或许是因为两者本来就非常匹配。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线索。贵社的某些信仰形式和国津神系统颇有共鸣，而出云正是国津神系统的源头。”

俊树终究还是屈服于内心的欲望，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他继续说道：

“倭文神建叶槌命隶属于天津神系统，所以信仰倭文神的宫水神社按理说不会和出云系扯上关系。但如果考虑到与倭文神相对应的天香香背男，情况就不一样了。天香香背男是星神，所以被归为天津神系，但他乃是不服从之神、反抗之神，故而也具备国津神的特征。所以我猜想，以前的宫水神社会不会是信仰天香香背男的星神社呢？”

宫水神社的巫女探了探身。

她的意思是，请继续说下去。

“我今天上午去了一趟县政府，查阅了糸守的相关资料。糸守湖似乎是陨石湖，由陨石落地后形成，对吧？”

“确实如此。”她回答道。

“在古日语中，蛇念作‘KAGASHI’。即便是现在，虎斑颈槽蛇依旧读作‘YAMAKAGASHI’。而天香香背男读作‘AMENOKAGASEO’，其中‘香背男（KAGASEO）’是‘KAGASHI’的音转，‘天香（AMENO）’也作‘天之（AMENO）’，所以天香香背男其实是‘天之蛇’。也有人说古人是将流星当成了蛇，才有了这样的名字。古代龙蛇互通，所以天香香背男既是星神，也可以说是‘龙’。容我大胆猜测一下，组纽最初也是象征着蛇，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宫水神社不织布只编织组纽了。”

宫水二叶点了点头。

俊树完全停不下来。

“陨石曾经在此坠落。”

他继续说道：

“我不清楚陨石落下的具体时间，可以肯定的是，一座信仰星神的村落因为陨石坠落死伤惨重。死亡与毁灭都是污秽，信仰星星的人因为星星坠落而不得不承受这种污秽，或许会让他们觉得被神背叛了。说不定为了净化这种污秽，他们改变了信仰的对象。也就是说，他们抛弃了天香香背男，转而投向其天敌——倭文神的怀抱。原本象征蛇的组纽也被重新解释成捆绑蛇的绳索。我在想，或许能根据今天获取的相关信息重构这个古老的故事。”

“有什么问题吗？”他像上完课的老师般提问道。

宫水二叶扬起嘴角，然后说道：

“这里一开始是一座信仰天香香背男的神社，他们崇拜流星，并将编织组纽视作祭祀形式的一种。然而，陨石坠落摧毁了村落，于是他们抛弃了原有的信仰，转而崇拜战胜过星星的倭文神，而编织组纽的行为也适用于倭文神的信仰体系，便保留了下来。”

这正是俊树所要表达的意思。他意识到眼前这名年轻女子已经完全理解了自己的话，对此感到满意。

宫水二叶垂下视线，静静地思考着。俊树看向她长长的睫毛。睫毛形成阴影，投射在她的眼眸之上。她很快便抬起头来，说道：

“您已经将既有信息完美地整合起来了，我认为您的说法是成立的。”

巫女看着俊树，指尖轻抚着自己的手指甲。

“只是……根据我长久以来对宫水一族的直观感受，您的这一假说在方向上似乎有些偏离。在我们所从事的宗教活动当中，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视诸如布和组纽这样的成品，我们更重视编织这个过程。如此看来，从古至今，甚至在陨石坠落之前，我们的信仰对象就是编织这一行为本身，而将编好的东西供奉给神灵不过是祭祀的一种形式罢了……”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他们的信仰对象就是纺织之神？

太有意思了。

俊树感到愉快至极。

他已经敞开内心，不怕冒任何风险。

“您的这一论点有什么论据吗？”他问道，“也就是能够证明这种说法的事实。”

“直觉而已。”

宫水二叶不以为意，轻松地回答道。她带着楚楚动人的微笑接着说：

“虽然只是我的直觉，但宫水一族的直觉可不容小觑。”

接下来，沟口俊树和宫水二叶又继续聊了很久，当话题重新回到“龙果然还是某种东西的隐喻吧”时，俊树突然看向身后的飘窗。从这里看不见糸守湖，但他的心绪仿佛已经飞到了湖面之上。

“难不成那汪湖水中如今仍有龙蛰伏？”

他自言自语般说道。

“要真是这样，这里会不会像尼斯湖那样变成观光景点呢？”宫水二叶非常自然地接过话头，“既然是糸守湖……”

“湖怪的名字就是‘糸斯’吧。”

“发音有点可爱[12]呢。”

两人相视而笑。

俊树离开的时候，宫水二叶面带笑容将他送到了玄关。

“欢迎再来。”

“咦？”

“您还会再过来吧？”

“嗯，应该会吧。”

俊树正视自己的心情，诚实地回答了对方的问题。接着，他提出了从一开始就有些在意的问题：

“刚刚我上门叨扰时，您看到我的脸之后似乎吃了一惊，但很快又露出笑容。请问那是怎么一回事呢？”

宫水二叶依旧面带笑容，看起来却有些难为情。

她的回答相当惊人：

“我也说不上是为什么，但第一眼看见您的时候，我就觉得您会成为我的丈夫。到底是为什么呢？真是不可思议。”

她若无其事地说完，然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话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含义。

“哎呀，我……”

---

⑫ 注：“糸斯”的日文发音为“ITOSSHI”，和日语中的“可爱（ITOSHII）”一词发音接近。

她用手托着腮，别开脸去。“好奇怪呀……是不是很奇怪啊？”

3

在那之后，俊树又和宫水二叶见了好几次面。每次见面的时候，俊树都不断向自己强调这只是为了学术研究而进行的走访。

他对宫水一族传承下来的神乐舞大感兴趣。历经了“茧五郎大火”的浩劫，神乐舞还是基本完完整整地保留了下来。这是因为学习舞蹈要花费较长时间，所以神社很早就对好几名女子进行传授。毕竟部分神乐舞是群舞，所以不只是巫女，就连村民家的女子也有一些加入了习舞的行列。虽然舞蹈本身不难还原呈现出来，但舞蹈到底要表达什么就无人知晓了，这方面的资料似乎在大火之前就已经失传。

聊到这个话题时，宫水二叶说：

“要不我给您演示看看？”

“咦？”

“我给您跳一段神乐舞吧。”

话音刚落，宫水二叶便站起身来。“请移步神乐殿。现在格子门没有打开，里面可能有点暗。”

除了祭典以外的时间，神乐殿的三面墙壁都是封闭起来的，外人很少有机会一探内部究竟。唯一的照明装置是天花板上的淡橙色灯泡，投射出的光线仿若黄昏时分。这个四四方方的房间没有窗户，

只有一个小小的入口。俊树身处其中，脑海中浮现出“密室”二字。

宫水二叶随后也钻入密室之中，二人独处一室。

她从前殿取来了用组纽做装饰的金色铃铛。

“我能录像吗？”俊树取出数码相机，问道。

“可以的，请便。”

时至今日，俊树时不时还会播放这段视频。

每当俊树想起宫水二叶，脑海中都会浮现出洁白这一印象。

他总觉得她的周围洋溢着某种淡淡的白光。这当然是错觉。因为她无论何时何地都身着白衣，才给他留下了这种深刻的印象吧。

虽说那只是他的错觉，但每一次他闭上双眼，都能在黑暗之中感受到某处发光的地方，他很快意识到那正是宫水二叶所在的位置。

不妙。

沟口俊树一直以为自己不会轻易对他人动心。

虽然在某些场合，他也能表现出亲昵的态度，但那不过是演戏罢了。

俊树并不想和他人扯上太深的关系。

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种生活方式轻松自在。

这种幼稚的自我防御却开始土崩瓦解，每见一次宫水二叶，就崩塌得更厉害了。

经年累月堆积的心灵屏障被一点一点地推开了。

他一直告诉自己这只是为了工作而进行的走访。

但就在某个瞬间，这种自我说服失去了效力。俊树的意识被颠覆了。自我意识朝着与以往相反的方向渐行渐远，这种感觉相当奇妙，如同仰面朝天跌入悬崖。

坠落的过程中，俊树意识到前方会有不少障碍，而自己将付出不小的代价。

他恐怕会失去长久以来积蓄的一切。

也好，这也没什么。

与接下来他将得到的东西相比，这根本不算什么。

沟口俊树终于释然了。

没错，我要娶她为妻。

糸守湖畔，俊树对二叶说出了他的想法。二叶牵住他的双手，靠在他的怀中轻吻他的脖颈。他觉得怀中的二叶要比看上去娇小许多,不由得感到意外。或许是因为对他来说,她的存在感太过强烈吧。

风儿吹拂而过，阳光下的湖面波光粼粼。风穿过湖面轻抚两人的身体，从这里仿佛能闻到山间绿意的味道。周围是一片大好的景致，两人的表情却并不轻松。他们思考着今后可能会失去的东西，以及肯定会失去的东西。

二叶的母亲——宫水神社的宫司宫水一叶，露出明显不快的表情，表示反对两人结婚。独生女要和最近刚认识的男人结婚，她会反对也是人之常情。但最让她吃惊的是，女儿居然如此顽固，如此

不听劝。一直以来，这对母女从未发生过这么激烈的争执。

二叶没有一点妥协，对于要和俊树结婚一事毫不退让。在沟通的过程中，母亲好几次露出困惑不已的表情。

母女之间的争执持续了数日，状况异常胶着，令人觉得后背发寒。俊树始终插不上嘴，如果他插嘴了，事态可能会变得更复杂，所以只能靠二叶来突破难关了。

宫水一叶显然不想让一个她并不熟悉的人载入宫水家的家谱，在这件事上她有着强烈的抗拒，但没过多久就屈服了。

这可说是二叶凭借体力优势获得的胜利，也是因为一叶冷静地考虑了一下事态，发现自己已经别无选择。“亏老身还花了这么多心力帮你物色夫婿。”宫水神社的宫司如此念叨。

不过，宫水一叶向俊树开出了条件：想和二叶结婚，就得入赘到宫水家，辞掉现在的工作，在宫水神社里干活。二叶想再行商量，但无法让母亲继续妥协。

辞职然后入赘？求之不得。“没问题。”俊树一口就答应了，因为他其实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沟口家是奈良当地的望族，而俊树是家中的长子。由于家中持有土地，尽管他现在就职于大学，住在京都的公寓里，但家里人还是希望有朝一日他能回去。此外，家里还帮他物色了未婚妻，也是奈良当地人。

俊树对于婚姻并无太大兴趣，所以对于家里的安排一直爱理不理，但也没有明确地拒绝。无巧不成书，那位未婚妻正是他工作上

的恩师的孙女。

俊树和家里人谈了很多次，每一次他的内心都很激动，只是解释事情的时候看上去很平静，这种态度反而屡屡激怒对方。他们极为愤怒，愤怒的人往往会无视自己勃然大怒时的丑态，潜意识里希望对方也和自己一样陷入极端的情绪之中。他们看到俊树的态度后，觉得自己的期望遭到了背叛，故而愈发愤怒，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俊树一边在脑内如此分析，一边耐心地进行说明。双方的沟通经常陷入死循环，相同的提问得到相同的回答。其间他始终不曾流露出激动的情绪，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即便是带有侮辱性的责骂他也毫不在意，毕竟无论对方如何诋毁他的人格，他自身的价值都不会产生变化。他就一直这样，毫不退让地进行着没有商量余地的谈判，无论对方恫吓、恳求、落泪、威胁还是说服他，无论对方是循循善诱还是陷入沉默。

俊树的内心不曾动摇。

因为这些人无法让他的心有所波动。

他并非有意而为之，但从结果上说，和家人的交涉让他确认了一件事。

太棒了。

我终于找到了不一样的人。

我找到了那个能让我心动的人，并马上得到了她。

和家人的交涉不过是对这一点的反向确认。

如同收获了扭曲的祝福。

这是逆向的祝福。

家里人最终吼出了一句经典台词:“滚出去，别再回来了！”从此除了丧事以外双方再无瓜葛，他对此并不在乎。

大学的工作也辞掉了。在这所历史悠久的大学里，当时的研究室依然残留着传统的师徒制度（尤其是俊树所在的专业）。和恩师及其孙女撕破脸皮后，他在大学里便很难立足。不过这也没什么，他的研究方向本来就不是非得在校园中进行。

如此一来，沟口俊树便再无退路。他搬到了糸守镇宫水神社边上的宫水家，改名为宫水俊树。他从公寓里带过来的东西有:一台Technics牌唱片机、马兰士牌音箱、天朗牌扬声器、整整一百张LP唱片（其中三十五张是加拿大钢琴家格连·古尔德的作品），除此之外就只有衣服、百利金牌钢笔以及老式电脑。由于书的数量实在太多，他无法寄送，只好暂时寄放在大学里。他养的猫则被强行托付给了熟人。

榻榻米上放着一张折叠木椅，他坐在上面整理行李。这时，二叶走了进来。

“老公。”

两人还没有登记入籍，但二叶已经开始这么叫俊树了。对于他来说，被人叫“老公”着实是一种新鲜的体验。

二叶的表情有些悲伤，显然在心疼他，对于这种事她似乎也感同身受。看见未来的妻子露出这样的表情后，他也不由得悲从中来。

他想伸手触碰那长长的睫毛。

“没事的。”

俊树将二叶搂在怀中。

“除了你，我什么都不要。”

他的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但是这实在不像是清醒的人会说的台词。

俊树本以为二叶会笑话自己，但她的表情相当认真。

“谢谢你……”

两人就这样成了夫妻。

4

二叶的母亲一度无法释然，但最后还是接受了俊树。

于是，俊树在糸守镇那战战兢兢的生活就此展开。

他们没有摆婚宴，但仪式还是必须有，而且自然是神前式⑬，前前后后都由宫水一叶操持。

糸守镇位置偏远，交通不便。俊树呼朋唤友，但来到糸守参加婚礼的只有五个人，他们能过来已经相当不易了。至于新娘这边，总觉得整座小镇的人都出动了。

这件事可以视作某种征兆。

“母亲所做的事，今后你也要掌握。我们会教你的。”

“你是说由我来担任神前式的主祭？”

“没错，主持婚礼这种事还是男性神职人员来做比较合适。家

⑬ 注：即通常所说的日式婚礼，一般在神社举行。

父在世的时候，这可都是他的工作。”

“岳父也真是不容易。”

俊树轻描淡写地答道，心里却想着：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神职人员的各种行为细节都有定规。行礼的方式，持笏的姿势，甚至走路先迈哪一只脚，脚尖的动作都要做到一丝不乱。

这些俊树当然早就知道了，但他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也得将这些规矩记在脑中，更没想到会有人要求他担任婚礼仪式的主持。

俊树头一天在宫水神社“上班”的时候，岳母从身后走来，对他说道：

“不懂就去问二叶。”

这个男人真的靠得住吗？她对此依然心存疑虑，但说话时并不是在敷衍了事。

“二叶比老身、比其他人都更像宫水家的人。你只要听她的，就错不了。”

那时岳母还没有弄坏身体，性格也比较强硬。不过，“更像宫水家的人”这句话到底指什么呢？俊树到现在也不甚了了。

俊树的神职人员培训开始了，也不知道这能否算作修行。从蓝袴和白狩衣⑭的穿脱与叠放开始，到仪式动作、器具使用、思考逻辑等等，二叶将各方面的知识都教给了他。

宫水神社并不隶属于神社本厅⑮，不少规矩和寻常的神社不太相同，所以也没有人要求俊树去听有关神职知识的讲座，或是去国学院之类的地方学习。

---

⑭ 注：日本平安时代以后的贵族服装，现为神道教神职人员的正装之一。

⑮ 注：日本神道教最大的宗教法人，全国八万余座神社中有七万九千多座隶属于该组织。

不过，或许去那种地方学习还轻松一些。

——二叶的教学方法实在是……

她是在教自己的丈夫，所以没有什么顾虑。

俊树等于是每天从早到晚都和老师生活在一起。或许是因为他完全不能偷懒，在不知不觉中，他慢慢向着神主转变，甚至能听到体内的构成要素被不断替换时发出的咔嚓咔嚓声。

唯一比较轻松的部分是祝词。因为以前工作性质的关系，对俊树来说读写古文都不成问题，所以记诵祝词时相当轻松。这是他唯一学起来得心应手的领域。不过每次他说“祝词”的时候，都会被纠正为“申立”。

他逐渐习惯了在糸守镇以及宫水神社的生活，但越是熟悉，他觉得吃惊的事就越多。

其中一件事就是，宫水二叶在糸守镇的影响力超乎寻常。

宫水二叶成为他的妻子时还不到二十五岁，两人的年龄足足差了一轮。他偶尔也会被人当成年轻人，却从未有人将二叶当成小女生看待。

相反的是——

二叶在这座小镇极受尊重，尽管她还只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女子。

俊树暗中观察过，二叶的身上似乎散发着某种神秘的灵气，唯有糸守镇的居民能看见。尤其是老人，看着二叶时简直就像看着自己的信仰对象似的。虽然一叶也很受尊敬，但程度上远不及二叶。

以前进行调查研究的时候，俊树曾多方走访糸守镇的老人，得知历史上的宫水神社不仅是当地的信仰中心，同时也是地方豪族。在势力最强盛的时期，宫水一族的女子但凡下什么命令，村民们都不得违抗。

战后社会体制发生剧变，这种强烈的阶级意识也变得不合时宜，但或多或少还残留在年长一辈的脑海之中。

二叶那种超凡脱俗的独特气场，或许唤醒了潜藏在人们脑海里的那些与过去统治体制相关的记忆吧。

当初他走访的时候，当地曾有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说："总觉得神灵就附身在二叶小姐的身上。"

俊树手边还有当时的记录。

被采访的那个人已经上了年纪，说起话来有些颠三倒四，但大体内容如下：

老头子我啊——啊——对了，我们家祖祖代代都是宫水神社的信徒。

所以啊，我们家和那家（宫水家）人相熟。

丰子夫人，节子夫人，言子夫人，言叶夫人，一叶夫人和二叶小姐，我都是见过的。

当然，丰子夫人我只是小时候在祭典上瞄过一眼，不过言叶夫人我就特别熟悉了，毕竟我们是同学。

说起来，现在的二叶小姐真是了不得啊。

真是败给她了，该怎么形容呢？真是了不得，简直光芒四射。

其实我也说不清楚，就是觉得她身上附着神灵。

人长得好看，但又不只是好看。

我的屋头也摆着神龛，不过参加祭典更多是出于习惯，谈不上有多虔诚。

但每一次见到二叶小姐，我都觉得信奉神灵是一件好事。

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虽然毫无道理，可就是这么觉得。

或许是因为居民中有这种潜在意识，镇上的人但凡有什么困难或烦心事，都会前来咨询二叶，对于她提供的意见也极为尊重。

但在俊树看来，这种咨询的行为同样有些滑稽。

诸如人际关系的烦恼啊上了年纪提不起劲这样的烦心事虽说琐碎，但确实与生活息息相关，所以俊树还能理解，可是——

因为关节痛所以想去医院看看，可不知道该去A医院还是B医院好。

饲养的牛没有精神，该如何是好。

这种事你们要么去咨询专业人士，要么去找算命的，或者干脆抽个签、卜个卦啊。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无论遇上什么问题都先去咨询村子里最有智慧的长者——这可是大正时代前村落制度尚存时的旧习，进入昭和时代后应该早已绝迹了才对。

二叶扮演的角色活像是落语时常提及的那种江户时代隐居在小镇之中的智者。

更让俊树吃惊的还在后头，二叶每次提供的建议都能派上用场。

她每次都是灵光一闪般快速地说明自己的想法，并归纳结论。事实证明她的结论总是正确的。

仿佛她的手里有一本书籍，写着“这世上一切疑问的正确答案”，她只需参考那本书来回答即可。

二叶说，在她还是高中生时，各种各样的咨询就已纷至沓来。

俊树问她为什么能如此精准地找到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但她自己似乎也不太清楚。

有一天晚上，俊树独自待在专门用作书房的日式房间里。宫水家的房间非常多，足够他尽情使用。

房里用来照明的只有一盏白炽灯色的台灯。他坐在日式靠椅上，一边听着莫扎特的钢琴独奏一边看延喜式祝词的研究书籍（平安时代宫中的祝词文集）。这时二叶轻轻地打开拉门，走进房里。

她一言不发地闯入钢琴声制造的音场，如同一个寂寞的小女生般弯下身子抱住他。

她坐在俊树的膝盖上，抱住了他的脑袋。

俊树放下手中的书，伸手环抱住二叶，轻抚着她的后背。

衬衣的触感很顺滑。他的手指隔着衬衣感受着二叶的肌肤，光滑的布料和细腻的肌肤相得益彰，让他愈发觉得安心。他将脸埋进二叶身上最为柔软的部分，想倾听她的心跳。

二叶为什么时常露出这般寂寞的表情呢?

她不是有很多朋友吗?

然而，在她如此寂寞的时候，糸守镇却没有人能给她一个这样的拥抱吧。正因为这里是糸守镇，所以才不会有这样的人。

二叶换了一个姿势，她用双手搂住了俊树的脖子，仿佛要咬他的耳垂一般。她似乎相当喜欢他的耳朵。触碰到耳垂的瞬间，窸窸窣窣的声音开始刺激鼓膜。

或许，二叶是想将什么无法诉诸言语的东西传达给他吧。

5

“世间万物都有其应处的位置。”

早上俊树将贡品供奉在神龛前时，突然觉得自己很不自然。

经过这段时间的培训后，他的身体动作和脑内的储备知识都达到了标准，咏颂申立时的架势已经像模像样，称得上是一名专业的神职人员，但唯有意识仍然有些脱节。

当天晚上，俊树回到家中，看到二叶正坐在客厅里悠闲地叠着洗好的衣物（她现在已经大幅减少了去神社“工作”的时间）。他一边帮忙，一边和二叶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其间他表示:“真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在宫水神社过着这样的生活。”二叶则回答:“世间万物都有其应处的位置，你也是如此。”

这句话真是意味深长，如同上天的启示。

她似乎是在暗示，俊树之所以会来到这座小镇，住进宫水家，都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这孩子会诞生于此，肯定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二叶轻抚着明显隆起的腹部。她垂下视线，一脸放松，接着牵过俊树的手放在自己的小腹上。

俊树不觉得自己诞生于世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虽说他无法选择出身，但降生之后的道路都是他自己决定的。对于自己如今在糸守镇从事着神职工作，他也觉得不可思议，但并不觉得这不是自主选择的结果。所有的选择都由自己做出，而正是这些选择造就了自我——这便是俊树那存在主义般的思维回路。

他甚至不觉得自己正是为了妻子腹中的孩子才来到世上的，因为这种想法未免太不尊重人的自由意识了。无论是结婚还是在糸守镇生活，都是他自己的意志，生儿育女也是一样。

即便如此——

“一条新的生命即将诞生，而我是它一半的创造者。”

他一想到这件事，一种不明的情绪就涌上心头。

如果以具象化的画面来比喻，那就像身处时间隧道之中眺望着远方的宇宙一般。

连绵不绝。

生第一胎的时候，预产期还远远未到，二叶便阵痛连连。当时俊树正在青森县一家宾馆里出席文化人类学的相关会议。会议过后自然少不了似乎没什么意义的酒宴。就在他摆出职业性笑容与人攀

谈时，手机突然响了，那是二叶发来了短信。

“我好像快生了，先上救护车了。”

短信读起来毫无紧张感，当他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后，大脑顿时一片空白。

由于航班买不到票，他只能改乘东北新干线，结果中途列车因为台风而停运了。他在东京时错过了东海道新干线的末班车，匆忙之际便租了一辆汽车，风驰电掣地开上了东名高速公路。他一路向西，经由爱知县进入岐阜县，最后抵达糸守镇所在的Z郡，这一路的旅途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一到综合医院的门口，他便冲向正门，结果发现已经过了正常的营业时间。大门紧锁着，挡住了他的去路，他只好往后门跑去。

推开病房那厚重的门后，他发现二叶正躺在床上。床边有一台早产保温箱，里面躺着一个婴儿。

俊树扫视着病房内部这个奶油色的方形空间，看向房间的中央，停下了脚步。某种温暖的感觉呈放射状从房间的中心向四周发散。刚才他一推开门便感受到了这种温暖，就像身体被包裹住了一般。

俊树走上前去，二叶没有睡着，但看起来异常疲乏。

“怎么样？”他问道。

“吓了一跳。”

俊树轻轻地笑出声来。这个人生完孩子的感想居然是“吓了一跳”啊。

他握住二叶伸过来的手，同时看向一旁的早产保温箱。

躺在里面的婴儿浑身湿黏黏的，红色的皮肤上满是褶皱。

婴儿果然是红色的，难怪古人称之为“赤子”。

俊树伸出小指，碰了碰婴儿娇弱的小手。要是用成年男人的手一把握住，总觉得那只小手马上会受伤，所以他只敢轻轻地触碰。

真是不可思议。

这个婴儿现在还看不出长相，但有朝一日会长成二叶的模样。

这不是愿望也并非预测，而是现在就能断定的事实。为什么他能如此肯定呢？真是不可思议。

“老公，关于这孩子的名字……”二叶说道。

俊树早就知道孩子的性别了。在这之前，他已经在纸上写下又擦去几十个女孩的名字，此刻他的脑中还有十个候补选项，然而——

“三叶。”

这个名字并不在他的备选之中。

二叶略显惊讶，不解地问道：“你确定吗？”

“她只能是这个名字。”

他并不清楚宫水家的规矩，只是觉得这孩子是二叶的“分身”，必须继承二叶的名字。在他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也不知道为什么……”二叶说道，“生下这个孩子的时候，我也觉得她注定要取名为三叶。”

触碰三叶的小手时，俊树有些犹豫不定，三叶却用力地回握住他的手指。这一瞬间，他觉得自己的心仿佛也被抓获了。时至今日，他依旧忘不了那时的感受。

三叶从小就很懂事，完全不用大人操心。

在俊树看来，五岁之前的三叶一直长得不太像二叶，等到快上小学的时候，她才渐渐有些母亲的韵味。

“不过，她和老公你也很像啊。”

“是吗？”

“固执这一点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这评价和俊树的看法不太一致。

他问道：

“三叶很固执吗？”

“非常固执。”

俊树只是觉得，比起其他孩子来，三叶并不怎么爱笑。仔细想想，他自己也不是爱笑的人，而且从小就是如此。三叶在这方面倒是挺像他的。

三叶很亲近这位不苟言笑的父亲。休息日俊树坐在走廊上，晒着阳光读着柳田国男[16]的著作。三叶就抱着图画书，哒哒哒地从后边跑过来，叫了一声“爸爸”。

俊树本以为三叶是想让他读故事，但她只是扑通一下坐在他的面前，认认真真地看起书来。俊树在一旁观察了一会儿，发现她已经完全沉浸在书本的世界里，这才重新看向自己手中的书。

长长的走廊上光线充足，父亲和年幼的女儿就这么面对面坐在地板上，各自看着书。二叶看着这一幕笑了，连忙叫母亲过来看看，结果连一叶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

⑯ 注：日本著名民俗学家。

到那时为止，三叶并未展露出二叶身上那种天赋异禀的才气，但俊树真心觉得这样就好。如果她的才能超乎常人，反倒会一辈子被束缚在糸守镇里，二叶就是最好的例子。可能的话，俊树还是希望三叶今后能出去读大学，通过就职积累社会经验，然后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

三叶才上小学没多久，次女四叶便出生了。这一次也比预产期早了不少。很不巧的是，当天俊树人在冈山。当地有一户糸守镇出身的人家要建新房，执意让宫水神社的神职人员来做地镇祭[17]。

这次俊树总算赶上了。他和一叶待在分娩室前的走廊上，来来回回踱着步，心里焦虑不安。

分娩室与走廊之间隔着一扇厚重的树脂拉门。门一打开，俊树就冲了进去。和上次一样，他还没看到婴儿就沉浸在莫名的感动中。

他不理解这种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之后他才明白，因为这世上又多了一个比自己更重要的人，他的心才有所触动。

不可思议的事情真是一件接着一件。

到昨天为止，这孩子都还没有诞生。

如今她就在这里。

这个浑身褶皱的婴儿有朝一日也会出落得和二叶一样吧。真是不可思议。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对此深信不疑。二叶做产检后他才得知胎儿的性别，但在那之前他便有预感，这一胎也会是女孩。

“叫什么名字好呢？”俊树问道。

筋疲力尽的二叶躺在床上，笑着说道：“如果不叫她四叶，等她

[17] 注：修建房屋前进行的法事，祈求土地神保佑施工的安全。

们长大了，总有一个会不高兴吧。”

“到底谁会不高兴呢？”

“应该都会吧。”

6

“那么，我来教你怎么给芋头削皮。因为要用到刀，所以你一定要小心，要是觉得有危险就赶紧松手。”

厨房里，三叶戴着厚厚的白手套，还系着围裙，认真地听二叶“讲课”。餐桌上还摆放着砧板和供儿童使用的小型水果刀。

与此同时，俊树一手抱着刚满一岁的四叶，一手拿着岐阜县的民谣集翻看。俊树觉得现在让三叶碰菜刀还为时尚早，二叶却说：

“我研究出一种小朋友也能安全削好皮的技巧。”她扬起嘴角，一脸得意地说道，“我想尽早教会她们做各种各样的事。”

当时俊树对这句话不以为意。

三叶皱着眉头，按照母亲的讲解削起皮来。她目不转睛地盯着砧板上的芋头，说道：

“妈妈……”

“怎么啦？”

“这个好麻烦哦……”

“没错呀，所以我才需要你来帮忙。三叶真了不起——”

俊树假装不在意，暗地里观看着母女之间的互动。

真是太可爱了。

他的嘴角始终带着笑意。

四叶睡着了，睡得安逸而香甜。俊树看着她的睡脸，嘴角的笑意依然不见退散。

—

两年后，二叶去世了。

听医生说，二叶得了一种病，身体的免疫细胞失控了。俊树始终无法记住病名，或许是因为他潜意识里很排斥吧。

一开始的症状是头晕目眩、身体虚脱，此时她的病情其实已经相当严重，只是一直处于潜伏期。很快她就无法工作了。他们请医生来看过，但连病名都弄不清楚。

尽管如此，二叶还是坚持不肯住院检查。

她的理由是这个家少了她就无法运转。她继续教三叶各种各样的技能，并对三叶说："今后就要由你来教四叶了。"

俊树觉得这话太不吉利了，一直劝她赶紧住院检查，但她就是不听。

直到有一天她晕倒不起，俊树才用担架将她抬进了医院。又过了一段时间，医生总算查明了病因。

在意识还清醒的时候，二叶躺在病房里，对两个女儿说道：

"对不起。"

她什么都没有对俊树说，因为两人之间的交流早就无需诉诸语

言。而且，俊树完全不想听到她的道歉，他对此心存抗拒。

说到抗拒，二叶也是一样。她始终不肯转到大城市的专科医院接受治疗，理由不得而知。二叶说她自己也想不明白。

夫妻两人还是头一次产生如此严重的意见分歧。俊树本认为是疾病让二叶的想法发生了畸变，但他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别的念头。

二叶仿佛放弃了求生的欲望。

在小地方的普通医院里，二叶痛苦地与病魔抗争着。病情日益恶化，很快她连和两个女儿见上一面都难以做到。此时此刻，俊树意识到某种不祥的预感即将成真。

病入膏肓的二叶感怀地说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归宿。”

所以她才会如此平静地面对死亡吗？

俊树并未就此放弃，他不断寻找并接触日本国内在治疗免疫系统疾病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医院，最后联系到千叶县一家大型医院。正准备强行为二叶办理转院手续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一个陌生的声音通知他二叶的死亡时间。

护士将二叶的遗言传达给俊树：

“这并不是永别。”

一向言出必中的她，这次终于说错了。

所谓的死亡，不就是永别吗？

俊树很吃惊，原来放声痛哭时喉咙会发出嘶嘶的声响。

他以泪洗面，就这样过了好几天。他的胳膊拄在矮桌上一动不动，既不看书也不听人说话，更不和人交谈。女儿则完全交给外婆照顾。

两个女儿时不时蹑手蹑脚地过来看看父亲的情况。看到俊树的状态后，她们明显有些害怕。他心里清楚这样会吓到女儿，但实在无能为力。

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绪。能不能用两个女儿的性命换回二叶呢？有一瞬间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这样的想法。尽管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他还是觉得可怕并因此颤抖。此刻他满脑子都在想，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才能让二叶起死回生。

人们将这种无法醒来的长眠称为死亡，但很长一段时间里，俊树都刻意回避这一事实。

他甚至无法出席在神社里举行的葬礼。

好长一段时间过去后，俊树总算能走出家门。这时他才发现，糸守镇的其他居民早已从悲痛中解脱了。他觉得思绪有些混乱，明明他们认识二叶的时间比他更长，为什么能如此若无其事？

“为什么？”

俊树觉得很奇怪，他们表现得过于平静了。

宫水一叶或许也曾痛哭过，但俊树并不曾目睹。等到他重新走出家门时，她已经恢复成往日镇定自若的态度，心灵似乎没有一丝纷乱。

而一叶所说的话更是激怒了俊树：

“既然二叶说这是她的归宿，那就随她去吧。”

开什么玩笑？

俊树其实隐约察觉到了，这座小镇的部分居民潜意识里将二叶的每句话都视作神谕。

俊树想对一叶怒喝道：“可您不能也随波逐流啊！”

哪怕一叶只是聊以自慰才勉强着说出这句话来，他也无法接受。

他无法原谅宫水一叶居然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二叶的死。

二叶不是什么神的使者，是活生生的人类。

死去的可是您的亲女儿啊。

为什么能表现得事不关己一般，仿佛死去的不过是一个路人？

“为什么？”

俊树觉得自己好像身在一个背离现实的世界里，在这里常识完全派不上用场。

镇上的人，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人都说“二叶小姐就是人太好，太优秀了，所以才早早就蒙神恩召了”。他受不了这种说法。

这都是什么蠢话。

在俊树的面前，二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普通人。

然而，每个人的说法都很类似，他不由得心生恐惧。

镇上有一个人去世了，却没有一个人如常人般流露出悲伤。

太奇怪了。

他们一定都疯了。

俊树怒不可遏。

直到最后，他都无法完全接受二叶已病逝的事实，总觉得是什么人蛮横地从他的身边夺走了二叶。

他想找一个人为这种蛮横负责。

如果没有一个人为此付出代价，他内心的愤怒就无法平复。

俊树暗自寻找着对象。

最后他找到的是在糸守镇“水面”之下的漩涡——以宫水神社为中心形成的统治力量。

这座小镇形成了一张无形的大网，每个人都处于网格之中，而坐标的零点便是宫水神社。正是这张网将二叶束缚住了。

二叶弥留之际出现了异常的举动，正是因为身处这张大网的人们朝她投来了异样的眼光。

宫水神社将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称为神（MUSUBI）。

也就是说，她被神背叛了。

二叶从未因此获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反倒是杀害二叶的凶手。

俊树再也无法信任这种通过信仰构建而成的集合体。

他想将其摧毁。

摧毁这种结构。

他对神这一概念心存愤恨，更厌恶那些被神洗脑的愚民。

都是因为这种东西，二叶甚至无法像普通人那样正常死去。

她的死没有带来悲伤。

这一切都太不正常了。

他希望二叶至少能在死后变成平平凡凡的普通人。

可为什么连这都无法实现呢？

这座小镇以宫水神社为中心所形成的内部意识已陷入几近疯狂的状态。

很难想象这座小镇存在于现代。

名为宫水神社的怪物控制了小镇居民的意识，难道不应该铲除它吗？

看来有必要改变这座小镇的构造。这里的中心不应该是宫水神社，应该是某种更为现代化的东西。

他在脑中反复思考着，甚至渐渐对二叶萌生出些许恨意。

7

俊树离开了宫水家。不过在一叶看来，他算是被逐出了家门吧。

关于离家一事，他和一叶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而且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

俊树看到三叶和四叶堵起了耳朵，但依然无法降低自己的音量。

最后，宫水一叶怒喝道：“滚出去！”

俊树听到后随即笑了，毕竟从一开始他就说了要离开这里。

现在让我滚出去，岂不是正合我意？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一叶已经年过七旬，怒喝起来倒还中气十足。

但俊树的算盘打错了。他原本打算带上三叶和四叶一起离开，

但孩子们的外婆显然不会答应，如此一来又免不了一番口水战。

俊树向女儿们伸出手，说："和爸爸一起走吧。"

三叶后退了几步，摇了摇头。

四叶则从头到尾都躲在外婆的身后。

三叶的恐惧全写在脸上了。

俊树心想：至少要带走三叶，要将她从这黑暗的神社中解放出来。然而——

那时他的心中依旧扎着一根刺，总是隐隐作痛，让他无法忘怀。

——你果然也是宫水家的女人啊。

俊树收回手，转身就走。这些事就先搁置着，之后再处理就是了。他现在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

他要让这座人人梦游的小镇醒过来。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步入了城镇的政坛。

这座小镇的精神结构需要进行现代化改造，一切事务应该以地方行政机构为中心，那种莫名其妙的旧时代遗物就该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

这座小镇已经不需要那座神社了，从一开始就不需要那种东西。

因此，这里需要的不是例行公事的傀儡政府，而是更强势更积极的自治体。

他要靠自己的手来实现这一切。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俊树对神的背叛其实只是信仰上的改宗——从日本近世前的权力构造转移到近现代的统治机构上。

他租了一间与宫水神社隔湖相望的钢筋混凝土公寓，兼作住宅和办公室，开始研究小镇的政治和议会结构。

他先去了一趟镇政府，将议会的相关资料全部复印了一份。

回家之后，他开始归纳构想。

他罗列出小镇的种种问题，并思考要怎样才能最为巧妙地控诉现任镇长的不作为。

他收集系守镇各类从业人员的种种不满，设想自己当政后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俊树开始接触小镇里那些说话有分量但和宫水神社关系淡薄的人。他向那些人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并暗示一旦当选就会给予对方不少好处。一开始有些人用怀疑的眼神看着他，但当他明确地画出一张大饼后，这些人无一例外都上了钩。毕竟政治的本质就是控制金钱流动的方向，只要让那些人相信今后金钱会流进他们的口袋，一切就好说了。

如此一来，他暗地里便有了坚实的后台。

想尽办法拉拢敕使河原建设是一着妙棋。

敕使河原建设在宫水神社的信徒协会中地位崇高，是与宫水一族关系匪浅的企业。但从清单来看，宫水神社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敕使河原建设支付的地镇祭供神费用。也就是说，敕使河原建设是宫水神社的财神爷。出于这层原因，宫水一族在敕使河原建设的面前很难摆出高姿态，而俊树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事实证明他的确赌对了。

建筑行业需要雇用很多人，固定开销也不小，所以特别希望能有稳定的工程项目来源。敕使河原建设对俊树的提案表现出了最积极的态度，还承担了帮他刷票和打压现任镇长票数的任务。他们热心地参与了他的事业，他也打算今后给予他们足够的回报。

在实际的参选中，宫水这一姓氏也是他强大的武器，自然要物尽其用。他并不打算因为志气之类的坚持而放弃这个巨大的优势。

宫水家原本是这座小镇的领主，这一点已经牢牢地印刻在居民的潜意识中。

说来也是有趣，以宫水为踏脚石来改变民众的意识这种事不是很讽刺吗？

8

经过两年的准备，俊树以新人的身份参与竞选，并一举当选为糸守镇镇长。

他一上任便制订了多项新计划，并一一实行，确保背后的支持者都能获得足够的利益。

就算有风言风语也无所谓，倒不如说这样更好。

和不作为的前镇长不同，俊树雷厉风行的作风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正面评价。

他的目标是至少连任三届，所以自然需要获得广泛好评。

俊树时不时会去见三叶和四叶。

三叶似乎觉得自己被父亲抛弃了。

她这样想或许也没错。

他看到三叶长得越来越像二叶，心里有些恐慌。

光是看着她——

某些冰封着的东西似乎就会被强行拉扯出来。

有朝一日，四叶也会如此吧。

9

不知不觉中，六年过去了，俊树第一个四年任期即将结束。就在某一天傍晚，看上去和长女一模一样的“生物”袭击了他，随后转身离去。

10

俊树听到一些动静，从追忆中回过神来。他睁开双眼，发现突然停电了，同时隐约听到远处传来混杂着重低音的爆破声。

切换为应急电源后，镇政府的办公楼马上重现光明，但常规电源始终没有恢复的迹象。听说只有糸守镇内部停了电，邻近村镇的供电一切正常。随后又有人汇报说，山中那座覆盖了糸守镇的变电

站发生了爆炸事故，连电线塔都倒了。

俊树走出办公室，下达了几项指示：

“让消防队去看看变电站的情况；联系各大医院，以防有人受伤；将事态告知邻近各镇的消防局，让他们随时待命；赶紧和中电[⑱]取得联系。还有，把县警察局的号码告诉我，我来打电话。”

他的话音刚落，小镇上空突然就响起了警报声。有人按下了防灾警报的按钮，咔锵一声过后，遍布小镇的扩音喇叭中传出了陌生的女声，胡乱地播报起避难指示。警报里说山上着火了，让指定区域的居民全部去糸守高中避难。避难指示重复着，全无停顿，镇上的所有居民都听得清清楚楚。防灾科的职员飞速跑了出去，很快就回来报告，说镇政府的播音室里空无一人。

“我们的无线电被人黑了。”有人说道。

“赶紧让她停下。查明播音地点。”

职员们纷纷行动起来。

检测局很快就发来了追踪结果，电波的源头是糸守高中。

俊树马上联系校长，让老师前往播音室阻止这场闹剧。

夺回无线电的控制权后，政府的播音室进行了补救播报。根据消防队的调查结果，变电站的爆炸并无山火之虞。

听说播报虚假避难信息的是一名就读于糸守高中的女生。

“把她扣下来严加查问，之后向我报告。”

事情总算告一段落，宫水俊树喘了一口气，瘫坐在镇长办公室的皮革座椅上。

---

⑱ 注：指中部电力公司，一家以日本中部地区九县为主要经营区域的大型电力公司。

紧张感一旦退去，本已麻痹的想象力顿时就占了上风。

播报虚假的避难信息究竟是打算做什么呢？

他站起身来，拨通了内线电话：

“让片警去一趟学校，防灾科也派几个人一起过去。对方想把人聚集到学校里，说不定是有什么危险的企图。”

这句话一说完，俊树便猛地抬起头来。以刚才自己所说的话为契机，他进行了诸多联想。之前我怎么就没有注意到呢？

把人们聚集起来，让他们避难……

就在俊树张开嘴打算说什么的时候，内线电话那头的职员说有人想见他。来客是宫水一叶和宫水四叶。岳母居然会来镇政府找他，这件事本身就极不寻常。

如今的宫水一叶性格不像往年那般有棱有角，而四叶不知为何完全被当成男孩子抚养。两人向俊树说明了大致的情况。

从今天早晨开始，三叶的举动就有些异常。

她坚持说彗星会坠落在糸守镇，并且极力阻止打算参加祭典的小学生，还让一叶和四叶尽可能逃得远远的。

岳母说出“如果三叶来找你，你就多听她说两句吧”这句话时，俊树已经什么都听不进去了。

他推开窗，望着划过夜空的彗星。

他甚至无需定睛凝视，那闪耀的扫帚尾巴清晰可见。

彗星一分为二。

看见这一幕时——

他潜意识中似乎明白了什么：很快它便要与什么东西相会了。

星星从天而降。

拖曳着长尾坠落的星星，被人们视为龙。

而这条龙被编织物制服了。

编织物，也就是组纽，寓意着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啊，没错。

这正是第一次见到二叶时两人聊到的话题。

所有的意象——

早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在他的脑中成形。

现在缺少的只是能将这些意象有机地结合起来的钥匙。

只要有那把钥匙，他就能理解一切。

虽然潜意识中他逐渐明白了这一点，但意识的表层仍被常识占据着，他本能地想开口否定。他的表层意识已经做好准备，面对接下来的来访者他要出声怒吼："别用这些蠢话污染我的耳朵！"

他仿佛也一分为二了。

紧接着——

那东西门也不敲就闯了进来。

俊树发出怒吼，但吼声只在体内空虚地回荡着。

三叶推开了镇长办公室的门，此刻的她灰头土脸，遍体鳞伤。

俊树突然意识到自己并没有问出“你是谁”，因为他一眼便看出那人是如假包换的三叶。

就算他闭上眼睛堵住耳朵，恐怕只凭气息也能判断出那就是三叶吧。

他知道三叶来这里是要说什么。

星星在他的心中坠落。

出现了星星的画面。

然后是流星划过的图景。

流星与组纽的画面重叠在一起。

组纽散开后，将流星团团裹住。

世界万物皆有其归宿。

俊树心中的纠葛此刻全数化解，合理地归到原位。

然后，他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理解态度。

难道说——

如今我以这样的身份立足于此，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我拥有动员全镇居民的权力，也能听进三叶讲述的超现实故事。

三叶恳求俊树让全镇居民都去避难，而此刻的他的确能做到这一点。

他曾经极度渴求这样强大的权力，那是他在自主意志下产生的强烈欲求。

而如今他身处此地。

这一切难道都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吗？

他会来到这里，也是命运的安排吗?

宫水俊树心中的枷锁封闭了六年，他一直不知道如何解锁，此刻却突然打开了。

而带来那把钥匙的人——

有一张让他感怀不已的脸。

虽然并非一模一样，但这张脸上明显有她的影子。

他本以为再也无法见到了，此刻那张脸却出现在他的眼前。

是的，二叶说得没错。那并不是永别。她永远是对的。